

旧参
I 246.5 8
DYH-2

I 246.5
DYH-2

散言
三小
說

雙 魚 集

董
蔭
狐
氏
著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天台山人題

1258342



旧參
I 246.5
D Y H-2

双

自序

太史公常謂怨毒於人實甚嗚呼斯言也實處世之大戒而吾人所宜三復者也良以人與人相接事與事相牽睚眦之生勢所難免然苟能存一忠恕之心則戾氣化為祥雲而爭端泯矣倘爾虞我詐務逞其競勝之念以快其報復之私則輾轉相尋將不知伊於胡底世有以纖芥之事而至蕩其家喪其軀者蓋無慮千百豈果其胸中涇渭不分乎毋亦好勝之一念累之也如書中所紀以養馬之舉結莫解之讐此等愚頑至堪憫嘆所幸者迷途知返悔悟旋生最後惻隱之心已足解兩姓無窮之冤憤否則狹路逢讐短刃相接其事殆有不堪設想者矣回憶前塵果孰得而孰失耶嗟嗟茫茫當世擾擾斯人其有圖快一時之意氣而不顧及後此無窮之怨毒者乎吾望其一覽是書而引爲炯鑑也夫

書
馬
氏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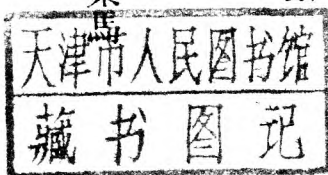
序



七

目錄

- 第一章 筵前縱談賽馬
- 第二章 臨時加入賽馬會
- 第三章 奪得第三組之錦標
- 第四章 納交後之嫌隙
- 第五章 客邸購馬
- 第六章 愛妾妒馬與盟弟索馬
- 第七章 秋季之賽馬會
- 第八章 當場報復
- 第九章 良友之箴言與愛妾之規勸
- 第十章 擲萬金而購一馬
- 第十一章 龍駒變爲驥鼎



第十二章

報復而出辣手

第十三章

蹇運後之再登宦場

第十四章

一裘釋怨



警世
小說
馬恩裘

(天津益世報刊)

陰狐著

第一章 筵前縱談賽馬

著者曰。從來人有所嗜。至於成癖。匪惟喪志。抑且召禍。禍之既深。則其求得之也必愈切。苟有可以遂我之欲者。將無所不用其極。天良泯沒。悍然爲之。究其怨之所結。遂可以召傾家殺身之禍。而有憤激而行殘忍。天良泯沒。悍然爲之。究其怨之所結。遂可以召傾家殺身之禍。而有餘。及溯其啓釁之始。則非有不戴天之恨。不反兵之讐也。特基於一念競勝之心。不能自遏。遂至以身外之物。大肆其意氣之爭。勝者僅取快於一時。敗者且啣恨於無極。貽害之烈。直以身家性命殉之。謂非喪心病狂。當不若是。著者紀述此事。以諗當世之人。竊願嗜物成癖好爲互競者。覽此宜引爲殷鑒者也。

著者又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然其解之也。則又未常不易。昔范雎以須賈之譖。而受辱於魏齊也。折脅摺齒。箠捲而置於廁中。虎口餘生。卒握強秦之政。腐心之恨。豈



能一日忘懷也乎。後乃以一縹袍之故而貸賈以不死。縹袍何足重。重其戀戀有故人之情耳。是則一念之慈祥。即可解除前此無窮之冤隙。人又何憚而不回心向善耶。嗟乎。緬往事以知非。不堪回首。釋前嫌於一旦。相與言歡。當此憬然大悟之時。再憶曩昔傾軋之事。殆有背芒面赤。踣跼無以自容者矣。

夫今日洋場十里。駿足結隊。絕塵而奔。士女往觀。一時若狂。咸以奪得錦標。爲第一無上之榮譽。謂非賽馬之盛會乎。孰知此等風氣。並不始於今日。前清之際。蓋已有行之者。惟此等強悍尙武之舉。不見於南方。而僅見於北地。蓋亦南人善舟。北人善騎之故耳。且在燕趙諸行省。亦不數數覩。惟以清室發祥之遼瀋。此風特盛。蓋因入關之始。八旗勁旅。蹂躪中原。多恃鐵騎爲戰勝之具。因之父兄誥誡其子弟。猶之無忘祖烈。勉其後昆。以故雖年湮代遠。而六轡在手。控縱如飛。較前仍無遜色。彼賽馬者。殆亦一種獎勵之良法也。試視瀋陽之南。興京之西。有巍然巨鎮。名爲賽馬集者。其繁華實非他處所能頡頏。則推此得名之故。當時風尙。由此已可以窺見其大凡。

矣。

賽馬雖非盛德之事。然較諸鬪雞走狗。猶屬大相逕庭。蓋藉此可以強健其筋骨。活潑其血脈。於身體頗爲有益也。無如一事之興。即有弊害存乎其內。賽馬之舉。寓尙武於游戲之內。其立意原未可厚非。迨習之既久。人乃視此爲賭博之一途。以多量金錢用爲孤注。勝負之數。則於馬足之遲速決之。以故喪家蕩產。累累而是。此事固已流毒無窮。不足爲訓。至若吾書之所述。則尤離奇詭誕。而足發人深省者也。

前清叔季之世。滿洲顯族。有名貴綬者。曾任正紅旗之副都統。固一赫赫之顯宦也。累葉貴盛。交游滿朝。扶搖而上。前途正未可量。乃彼當中年之後。即懷人貴適志之念。不欲久爲宦海浮沉。託病辭職。歸其奉天之故居。用享家庭之樂。彼時僚案多非之。而貴綬不顧也。但彼之即安林下者。初非淡泊明志。有契於古人之言。亦非持盈保泰。喻知足不辱之意。特以職守在身。動受羈絆。視衣冠若桎梏。畏禮法如桁楊。因之敝屣功名。飄然以去。從此游鱗翔翮。凡事均可自如。無須束縛自苦。守此迂拘之

面目矣。以故歸家之後。結賓客。置姬妾。闢園林。恣游醺。凡可以怡情快志者。皆孳孳行之。若不暇給。良以貴綬饒於資。雖未足與鄧氏銅山郭家金穴。後先輝映。但其財力之厚。固足雄視一時。罔有能與之抗顏者矣。

貴綬既恣情於各種之娛樂。而復挾有多金。揮霍不少吝。以故擅有一長之人。咸奔走於門下。仰其顏色。承其唾涕。川期依附。末光沾溉。餘瀝善楸枰者。則進之以奕。習弓矢者。則說之以射。精於絲竹者。則盡之以管絃。明於金石者。則黜之以考證。下及種種陶情之事。罔不各獻厥技。期博其歡。貴綬此時。乃如入山陰道上。應接弗暇矣。雖然。諸客各炫其所能。在己以爲嘔盡心肝矣。而貴綬少嘗輒止。初無一事焉。鏗而不舍。爲之沉浸其間。

雖曰富貴之人。其性意無恒者居多。要亦諸客所進者。與其性質。不相水乳故也。爲日既久。所能漸窮。諸客將有束手之嘆。蓋乏新奇可喜之事。足以娛貴綬者矣。久鬱之機。待觸而發。貴綬居恒不樂。幾覺無以自娛。忽焉天假之緣。一日有總角時

之友人。自遠道過此來視。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此情此景。髣髴似之。貴綬爲之。置酒洗塵。共話舊事。席間談讌甚歡。友人曰。君甫奮鵬程。忽停驥足。園林伏處。甘自頽唐。屬在知交。未免爲之可惜也。貴綬曰。人各有志。不容強同。且以地位之關係。其志趣亦因之而異。彼酸腐者流。潛心章句之中。低首短屋之下。枯腸索盡。神氣爲昏。惟冀一旦釋褐登庸。不啻青雲得路。彼得之。既若是其難。則割捨亦當然不易。若吾輩者。富貴本所固有。初無假於外求。苟能循分安行。即可漸躋通顯。且一覽親戚故舊。則紆青拖紫。印纓綬若者。比比而是。故他人對於所謂官者。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自吾輩視之。則司空見慣。了不足異。因而對於作官之興味。無復醞郁之情。弟在少年之際。業經勘破此關。憶前此同游共處。似曾向兄言之。徒以門第之相承。先人之敦迫。不得不向仕宦之途。一行溷跡。今則名登於朝。未貽覆餗之羞。差幸可告無罪。又何必效駑馬之戀棧豆。慕此無謂虛榮。而不行其心之所安也哉。

友人頷首曰。君之所論。誠屬有味乎其言之。且以強仕之年。一旦芻狗功名。浩然歸

里。雅量深致。亦屬迴越凡庸。但恐林泉之福。未容久享。有時朝廷念及。同列交推。則富貴逼人而來。君亦不能不作東山之再起也。賁綬大笑曰。君可謂善於頌禱者矣。雖然。余志殊不在此。良以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而幼小耄老。復去其半。耳目聰明。精神壯盛者。能有幾時。於此短少之期間。而不能善用之。以作消遣法者。痴人也。故余之所期。惟在及時行樂耳。彼樹旗旂。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他人視爲大丈夫。得意於時之所爲者。在吾眼中觀之。則殊覺其索然無味耳。言已。引觴作鯨吸。豪放之氣。頗若有不可一世之概焉。

於時侍從之人。奔走給事於前。或進佳肴。或酌旨酒。以仰承主賓之意旨。客乃徐徐言曰。君真遠觀一切者哉。以君處境之豐。固將求無弗遂。試就余之蒞止而言。下陳蕃之榻。而擾郇公之厨。供給豐腆。咄嗟立辦。在宦場之鉅公。或將自遜弗及。待客若此。則主人平夙之養尊處優可知。處此境遇。直神仙耳。宜乎功名以埃壘視之。而不樂受在官之拘攣也。雖然。君之消遣法維何。尙望有以語我。余雖不能亦步亦趨。遂

君之後塵。但聞之可以娛耳。味之可以飫心。譬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而亦大可以自豪也。

貴綬慨然而嘆曰。君根詢至此。乃令我索然意盡。於是停杯俯首。不復有言。一若抑鬱於心。而未能遽宣於口者。友人見之。頗爲疑詫。曰。君之心理。既以招簪解佩爲高。今則如願以償。無復維繫矣。兼之黃金萬兩。廣廈千間。堂上一呼。階前百諾。入於耳者。無違言。接於目者。無忤色。苟朝有所欲者。夕即可見。諸實行。環觀當世之人。能如此者。有幾。倘於此而尙有不怡。是猶登泰山而嫌其低。泛滄海而憎其淺。誠非旁觀之人。所能驟解者矣。

友人言畢。目視貴綬。蓋以索解不得。用待其答覆。以期消釋胸中之疑團焉者。貴綬至是。始向友人言曰。君之所疑。誠屬不爲無理。但此中之義蘊。則殊有難言者矣。良以人類之慣性。無論對於於何種快意之事。當其未得之也。懸想殷殷。覺其事之醜然有味。逮其既得之也。則以爲不過爾爾。無復新奇可喜之處。余今日之落寞寡歡。

殊苦乏消遣之法者。蓋亦猶是矣。當夫棄官之始也。方自爲一身無碍。爲樂孔多。逮至家居日久。漸覺樂趣逐次而減。興味日即蕭然。昔之引以爲娛者。今乃轉形厭棄。是非余性之無恒也。凡事數見則不鮮。古人已先我言之。彼奔走吾之門下者。日以習見習聞之事。聒於吾耳。殆無異講稼穡於農夫之前。論烹調於庖人之側。又安能鼓舞吾之興趣乎。此所以聞君叩消遣之法於我。而我殊苦難於置對也。

此一片之言辭。貴綬乃將其近日無聊之心理。曲曲描出。友人聞之。首肯至再。待其辭畢。始謂之曰。吾今乃恍然於君不遽置答之故矣。但以世界之大。消遣之法儘多。何至賦歸與之未幾。而即惆悵若是乎。君試舉前此消遣之法。盡以語我。我或能觸類旁通。爲君覓得一嶄新之途徑也。貴綬聞之。蹶然而笑曰。君叩消遣之法於我。而不得。乃轉以消遣之法貽我耶。苟能如是。則爲惠滋大。吾且將拜君之賜也。於是遂舉往昔消遣之法。歷歷言之。如數家珍。無復遺漏焉。

友人傾聽惟謹。待貴綬陳述既畢。始搖首示不滿之意曰。消遣之法若是。無怪乎未

能饜君之意也。蓋此等之事。率多迂拘呆板。無復活潑之趣。是蓋酸丁腐子之所爲。與吾輩性質。殊不相習。中惟弓矢一事。比較略優。然亦必壹氣凝神。始能引滿中的。以吾輩之跡弛不羈。則亦嫌其不耐。良以消遣之道。必有賭賽之意。寓於其中。而其
事復與吾儕性質相近。始能步步引人入勝。否則勉強周旋。而心殊不在。尙何消遣
之足云哉。貴綬曰。君之所論。列批卻導窾。痛快無倫。但不知適問所謂觸類旁通。將
爲我覓一嶄新之途徑者。其言尙能克踐否耶。倘其徒託空談。無補實際。亦何貴有
此批評也乎。

貴綬既發此詰問之言。乃曰友人作微笑。一若以此相難。自鳴得意者然。友人曰。君
其以倉猝之間。決難有何新奇思想。兜上心來。因藉足以窘我。謂將貽食言之誚耶。
不知吾靈機感觸。已有所得。正足以報君之命矣。蓋吾之所以得當者。實由弓矢一
事。啓其端倪。因射而思及於騎。因騎而涉想至於賽馬。連類以及妙境驟開。遂將以
此一得之見。貢之於君。川圖塞責。不意吾言未抽其緒。而君已詰責先來。是真余之

所不及料也。但未卜此項建議。尙有採納之價值否耶。

言尙未終。貴綬忽以手擊案曰。有是哉。余之夢夢也。口求消遣之法。有如披砂以覓金。轉將前所醉心者。付諸記憶之外。年來耄耄。何至健忘若是。詎官事之耗人腦力。較諸其他爲劇。遂使人有隔世之感耶。吾今聞君之言。不禁心花怒放。恍然若大寐之初覺也。蓋吾當年未弱冠之時。觀於他人之賽馬。即復見獵心喜。嗜之若性命。彼時先父母。約束綦嚴。不令嘗試。非懼負也。懼或戕賊其身體。傷毀其筋骨。而將貽堂上以莫大之戚也。吾爾時既受老人之誥誡。復有人從旁監視。當然不敢縱恣。惟每屆賽馬之時。則必婉轉陳情。得一往觀爲快。老人不欲過違余意。則亦許之。每當鐵蹄蹴踏。塵土簸揚。數騎並馳。其激如矢之際。余神魂似已脫軀殼而飛。附於心營目注之驥尾。與之一同馳騁。逮乎勝負既判。優劣斯分。余雖處於旁觀之地位。其心中感想。乃無殊於當局也。

此時之貴綬。談笑風生。興高采烈。引杯以潤其喉。仍復繼續言曰。吾自筮仕之後。對

於賽馬一事。猶復縈思寤寐。莫之或忘。以故居常好御劣馬。用爲實地練習之具。蓋心之所繫。殊不能忽然而遽置也。逮至爲日既久。諸事倥偬。前此濃摯之情。深印於腦海中者。遂漸爲他事所排擠。日推日遠。無復容留之餘地。迨乎經悠久之時間。竟同霧散雲消。痕跡悉泯。今聞君陡然提及。使我中心忤忤。不啻客游他鄉之人。忽爾逢知交於一旦也。其中心快慰。爲如何耶。雖然。吾竊有疑問焉。溯自吾歸鄉之後。何以賽馬之舉。從未曾接觸於吾耳。而戚族之往還。賓朋之宴聚。亦未有言及之者。詎風氣變遷。新陳代謝。曩昔之豪情盛舉。今已漸歸沉寂耶。不然。何衆人之緘口不談。竟乃一至於是也。君既以此相告。定當知其本源。尙希舉其所知。明以相喻。庶可一祛我胸中之所惑也。友人曰。前此賽馬之舉。盛極一時。彰彰在人耳目。今則街談巷議。已不復置諸齒頰。流風遽泯。往躅難尋。如火如荼。頓歸消歇。無怪君之大惑而不解也。雖然。此中有故焉。君以宦遊既久。歸日無多。焉能驟悉此中委曲。吾今將舉彼往事。用以告君。亦屬絕妙下酒之物。君得此解釋。藉可恍然於賽馬沉寂之故矣。

當今十年前。有以賽馬爭鬪之故。彼此械鬪。死傷甚多。私鬪既終。遂興大獄。其事之是非曲直。姑爲不言。惟兩造均爲勳貴子弟。勢力薰灼。彼此頡頏。當事者既不能爲左右之袒。亦復不敢上下其手。僅有躬爲和事老。出於調停之一途。然互爲詆讐。競相要素。其事之棘手萬分。乃不啻處理兩國之和約。待幸和平告成。當事者已心力交瘁矣。鑿前車之已覆。斯不得不防來軫之重適。因請於大吏。禁止賽馬。以爲懲前。懲後之計。於是煌煌示諭。遍貼通衢。犯者科罰。決不姑息。昔之明目張膽以行者。至是皆搔首踟躕。無人敢干禁令矣。

時序變遷。防維漸弛。官吏亦經更迭。非復前此之人。一般習於賽馬之徒。懷技莫逞。幾有髀肉復生之嘆。至是雖不敢請於當道。取消前此之禁令。但亦賄賂胥役。稍爲嘗試。但期上游不加詰問。當無難遂。漸公開。當此舊觀漸復之時。不圖又生波折。遂使賽馬之舉。再行受一打擊。一縷生機。驟焉中斷。不能不令人扼腕而嘆息也。

蓋此時之潛行賽馬。雖不如前此赫赫舉國若狂。然圍而觀者。當無慮千百人。適盛

京將軍之幼孫。亦駕車携僕。參預盛典。至勝負既判之際。呼聲雷動。人衆亦傾側轉徙。洶湧如潮。至此輿馬忽驚。絕塵而奔。將軍之幼孫。顛自車中。傷其右臂。所幸傷痕不劇。然當時已面容如土。皆不知人矣。將軍知其事大怒。於是重申禁令。較前尤爲嚴酷。人皆震懾莫敢或犯。今之居高位握大權者。猶是此重申禁令之將軍。孰敢觸其宿怒。以罹刑網。是則賽馬一事。有如廣陵散絕跡人間。君亦可洞明其故。無事乎惶惑不解矣。

此一席之談。乃將賽馬沉寂之原因。闡明無復遺漏。賞綬聞之愀然曰。謝君原始要終。告我以故。雖然。君旣以賽馬爲消遣之良法。用以貽我。我亦深表同情。拜君之賜。乃君復媿媿告我。謂此事形格勢禁。不復能行。似此等自相矛盾之舉。何異惠饜饜者以美餌。而禁止其食。贈沉湎者以佳釀。而不許其飲哉。故人睽隔。若是其久。一朝握手。言歡之餘。竟爾欺我戲我。至於如是其極。是誠余之所不及料。而亦君之所不宜出也。

貴綬言時。沉鬱不怡之色。一一見諸顏面。似以賽馬爲其所至嗜。一旦舊事重提。喜慰乃不可言狀。繼聞上峯禁止之耗。不啻行沙漠中。驟得甘酪。方將舉以入口。忽爲他人終臂而奪者。一時懊惱之情。匪可言喻。遂不禁遷怒於告者之人。謂其有意以己爲戲。情既鬱勃於中。因而口不擇言若是也。友人似亦深諒其情。不復與較。莞爾而對曰。君勿盛氣相向。遽加責讓。蓋吾言尙有未盡。彼賽馬之事。雖格於禁令。不能舉行於此。然固未常絕跡於天壤之間。君姑少安勿躁。吾且將以佳消息貺君。君苟知之。當可轉怒爲喜。不復相責也。

此言既發。彼熱中賽馬之貴綬。不禁喜上眉梢。前席而請。友人曰。以君之僅屬渴慕。未常躬行。猶復對於此事。忽喜忽怒。變態無恒。感情之衝動。至於若是其甚。而謂彼終歲疲其精神。以冀一朝之勝者。遂能置諸度外。默爾而息乎。無如己之所嗜。雖不能釋然於懷。而當道之禁。復不敢抗然相犯。於此萬不得已之中。而欲覓一兩全之法。則惟有出於遷地爲良之一途。蓋地方遼闊。耳目難周。離當道駐節之地既遠。則

禁令自所不及。於是經多數之商榷。咸以爲愈遠愈妙。最後所定賽馬之場所。乃於西南極端之興城舉行之。至是當不虞將軍之察及矣。但道路既脩。旅費亦夥。四方抱賽馬之癖。能如期躬至此地。一試其身手者。率皆富有之人。彼中人之家。均不易追隨其後。該地得此意外之挹注。遂以冷寂之區。頓呈繁富氣象。近年以來。驟改舊觀。亦足徵賽馬者之勢力矣。

貴綬聞之。色然以喜曰。地遠何害。興城尙屬奉天所轄。並非地角天涯。苟有良騎。數日即至耳。吾則初不慮此。惟不知彼處賽馬。亦有定期否。友人曰。每年舉行二次。於春秋兩季行之。春季則舉行於三月。秋季則舉行於八月。蓋一則日暖風和。一則天高氣爽。正所謂春秋佳日。一年最好之時。於賽馬之舉。尤屬相宜也。

該地立有賽馬之會。凡與會之會員。皆先期而至。簽名於簿上。其本季賭賽之馬。亦向會中聲明。用備鑒定。會中有會長。有董事。皆具有賽馬經驗。以筋力既衰。難於馳騁。則退而就斯職。凡入會者。均納會費。以供一切開支。每季定期賽馬前。皆先開一

預備會。將各員與賽之馬。一一由會中鑒核審查。擇其才力相等者。別爲若干組。倘鑒定之後。會員有認爲配置失當時。亦可請求另爲配置。若會員有指名挑戰者。則僅甲乙二馬互賽。他人均作壁上觀。其有先期未曾報名。臨時欲行加入者。則須納特別之會費。至所賭之采。會中所訂普通之規律。大約不過數十金。其有欲作巨額之輸贏。以求當場一逞者。則由會員之同意。彼此商定。會中亦復不加拘束。其規約之梗概。大凡不過若是。至其語焉而不詳。當亦在所難免也。

貴綬曰。吾聞君之言。此一片心旌。似已馳於賽馬之地矣。今者時常二月。距春季賽馬之期。已屬不遠。吾將略事預備。往作觀光之舉。庶近日無聊之感。藉以少抒。君如有暇者。儘可在此盤桓。屆時伴我同往。友人曰。謝君盛意。奈余乏此清閒之福。何。蓋以有事擱擋。來日即將首途也。雖然。君苦無消遣之法。而余乃以此一得之愚。貢之於君。則此行亦不爲虛。將來君如賽馬得采。尙希勿忘所自。予以分潤也。於是彼此相與大笑。嗟乎。此一席賽馬之談。亦屬尋常之事耳。孰知後來竟引起無窮之轆轤。

要亦當時所未能及料者也。

第二章 臨時加入賽馬會

春風駘蕩。時值豔陽。關外雖曰苦寒。然當三月中旬。則已漸呈明媚之象。郊垌之外。草芽遍地。似鋪一濃綠之氈。遊人履其上。舒適乃不可狀。兼之宿雨初晴。長空雲歛。天光乃似一蔚藍之紙。嬌嫩欲滴。俯仰之間。不期使人生一種美快之感。蓋天然之景物。足以醉人。實有不期而然者。兼之平原莽莽。一望無垠。對此大好河山。有志者。且將百端交集。詠唐人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倦眼開之句。當有慷慨激昂。雄心勃勃。不能自己者矣。

在此風日晴美之日中。則見紅男綠女。白叟黃童。結伴挈侶。談笑而來。面目之下。咸呈一種愉悅之色。且足上似皆傳以電力。其行也。迅捷異常。而其所趨之點。則又成一直綫。儼若羣流之赴大壑。是必挾有同一之目的而始然者。但其目的伊何。殊使人愴慨。莫能驟解。雖然。使能留意於彼輩之談話。則亦不難聞而知之。蓋此蠅趨蟻

附之人口中所談。固非賽馬事。是則此塊圯之原野。必爲奉天之興城。而人之結隊以來。興高采烈者。則必爲往觀賽馬之盛會也。

賽馬場之佈置。極爲簡單。蓋在此荒曠之區。理無取乎繁飾。惟在賽馬時。出發之點與終結之點。各搭厝棚一兼。備茶酒果餌之屬。川供會員飲饌之需。兩端之距離。相隔約五里許。各由會中董事。監視照料。將賽時。由第一組舉行。以次順序而下。每組大概均在十數以內。當馬主人以身據鞍。勒轡待發之際。則由監視人。發示口號。賽者乃同時並馳。比至終結之點。已由會中立有木架。上插小紅旗若干面。其上綉有第一第二等字樣。先至者則取其一。立即返轡而馳。次至者亦如之。仍至出發之點。繳旗示信。其奪得第一而旋者。由會長敬酒三杯。如行郊勞。飲至之禮。以次者則無此異數。間有出發時。奪得第一旗。及至凱旋之頃。反爲他人捷足而先者。則由會長各敬酒一杯。以示兩雄不能相下之意。然此等之事。殊不數數觀。良以時間既短。道路非修。一去之優劣既分。回時之遲速自異。欲使後者突過前者。其事蓋難能而罕。

見者矣。

此次春季賽馬。要亦與往昔無異。惟賽者與觀者。乃較曩日爲夥。蓋亦事因觀感。興趣彌長。故能前後相較。益形踴躍也。於時觀者續續而集。幾將此五里廣袤之地。環繞成一雙行之直綫。而小販之商。至此趕趁。以期博蠅頭之微利者。亦皆霧集雲屯。不可勝數。一片喧闐紛呶之中。惟見萬頭蠕動而已。

彼賽馬之會員。亦已先後畢至。惟以去賭賽之時尙早。則皆集棚中。彼此笑語。用爲破悶之地。自表面觀之。似乎和平坦易。無殊至好之朋儕。但以有少時勝負之關係。橫亘於胸。皆難免懷一互相嫉視之意。隱存於內。以故賢哲之人。皆謂凡賭無益。斯言豈不諒哉。

至棚之以外。則羣馬環立。皆有僕圍管領之。以色澤之不同。燦然有若雲錦。若者爲驪。若者爲騮。若者爲騾。若者爲驢。若者爲黃驃。若者爲赤兔。一一皆映日嘶風。以示其馳驅千里之概。兼以鞍轡鮮明。爭妍鬪麗。自遠望之。耀日生輝。幾

令人疑空冀北之羣。而抱良馬觀止之嘆。斯時之各組。業經光期配好。指顧之間。即將當場一試也。

日影漸高。人聲愈雜。距舉行賭賽之時。已不遠矣。斯時衆人之視線。皆睽睽集於棚中。儼成一聚光之點。頗似觀劇之人。不耐久坐。致怨於此沉沉之幕。不肯驟然遽開者。當衆人精神專一盼望殷切之時。忽突有意外之耗。足以驚衆人之迷夢者。則蹄聲得得。自遠而來。其聲非常迅疾也。轉瞬之間。則已入於場綫之內。觀者趨避恐後。有如波開浪裂。來者約十餘騎。均至棚前下馬。中有一人。年約四旬內外。廣頰豐頤。白面微髭。衣服麗都。舉止亦形闊綽。若爲衆中之主者。下馬之後。即行徑入棚內。向衆環拱。詢問孰爲會長。於時有一年約六旬之老人。起而承迎之。叩其來意何屬。其人謂將臨時加入賽馬之會。納費若干。在所不惜。會長延之就坐。詢其姓名。其人即舉以對。吾知閱者諸君。當早喻此人爲貴綬矣。

前此貴綬聞友人之言。賽馬之雄心。既已勃發而不可遏。逮友人去後。即從事於賽

馬之籌備。彼貴綬即以大員世其家。廐中不慮無良馬。但其所稱上駟者。以之供尋常之乘坐。則綽乎有餘。倘與他人並轡而馳。以競一時之勝負。則究嫌不足。故此時入手之方法。即以選馬爲第一要義。於是遠近諸大馬肆之中。無不有貴綬之足跡者。顧良驥之不易驟得。乃與搜羅賢俊。無分軒輊。欲求黃金擲去。好馬牽來。其事之難。乃有不啻登天之嘆也。

倉猝選擇之餘。雖以貴綬雄於賞。亦不能得逐電絕塵之選。流光若駛。時則賽馬之期近矣。彼貴綬之所得。僅屬中材以上。殊未能使之躊躇滿志也。但彼門下之客。則皆鼓其如簧之舌。大進諛辭。謂以此最短之時間。竟能獲無上之良馬。非公之福澤不及此。將來此次賽馬之時。戴勝利之冠。而爲羣中領袖者。吾輩知非公莫屬也。貴綬聞此悅耳之言。亦不期拈髭微笑。於是將所得之馬。更番試之。擇一比較最佳者。用備親乘預賽之選。諸客中有擅控御之術者。則鎮日陪貴綬馳騁練習。以期博主人之歡心。其有不諳此道者。見他人之貢媚邀寵。則不爲陰懷妒嫉之念。相形見

細事所難甘。遂亦皆從事演習。以期爲迎合主人意旨之具。縱有時墮馬傷股。亦所不惜矣。

貴綬於鄉里之中。刺探賽馬會舉行之期。苦不能得其確耗。模糊影響。知於三月中旬舉行耳。時則已當暮春之初。無復猶豫之期。則整飭一切起行之事。尅日而備。預計達於興城。報名入會。當不至虞其偏促。遂携門下客數人。及得力之僕從同往。時貴綬有愛妾。名曰美娘。在粥粥羣雌之中。獨擅專房寵幸。近因貴綬疲其精神於賽馬之一事。房帷晏樂。日見稀疏。中心已頗抱不怡。茲更離家遠行。射親賭賽。欲與多數之健兒。一較身手之高下。意大不以爲然。因乘機婉言進諫曰。君之辭職家居。非欲求一身之安適乎。天下之樂事儘多。何必獨縈情於賽馬。妾前欲進言者屢。以君意興方濃。故均輟而未發。今則不得緘口不言矣。蓋閒居苦寂。縱轡郊原。以求精神之活潑。於事尙屬可行。若與人作無謂之爭。勝僅取快於一時。敗且懊懣於無極。此等消遣之法。於計良左。

况有一競勝之心。存於胸臆。勢必將努力而馳。性命皆在所弗恤。倘有蹉跌。後悔何及。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妾望君熟思審處。而勿以冒險爲戲也。貴綬笑曰。謝卿關垂。良深感荷。但以纖纖弱質之心。來測觥觥男子之事。無怪其過於畏葸也。惟余御馬之術至精。卿亦知之有夙。茲特從事游戲。大可勿抱杞憂。余去去即歸。決不勞卿久待也。蓋此時貴綬急於賽馬之心。熱烈如火。雖以愛妾之委婉陳辭。亦等諸過耳飄風。決不能少回其聽。翌日曙色朦朧中。彼已偕其賓客僕從。一鞭直指興城道矣。

人事無常。休咎莫測。貴綬抱一團興會之心。兼程以進。恨不得古人縮地之法。昕夕至其所欲之地。孰意造化小兒。故與爲祟。行至中途。忽爾犯其宿疾。幸有夙儲之藥。挾以俱行。始不至抱束手之嘆。蓋貴綬此疾。觸發不時。有良醫爲之酌合此藥。投之輒愈。以故旅行之際。亦必携之於身。卅也。進藥之後。病勢略間。然已委頓床褥。不復能躬行前邁。此時賓客僕從。咸進言於貴綬之前。勸其專心調攝。不可懸懸於賽馬。

之事。以致自勞其神。而使病情增劇。貴綬見彼輩之忠告。亦復諒解善意。唯諾從事。但彼之心頭。殊不能一刻忘情於賽馬也。所幸病魔漸退。日有起色。貴綬遂欲按轡徐行。以免過於濡滯。

諸人皆力諫。以爲病後之軀。不可過於勞頓。倘以急於就道之故。而致病勢返復者。吾輩隨行。所司何事。家中詰責紛來。其將何辭以解。竊願自重。亦所以爲吾輩地也。貴綬曰。汝等所言。未常無理。但安居雖足以息吾之身。而不免擾吾之心。起行雖勞。吾心轉逸。故與其求身體上之安適。無寧求心理上之安適也。衆聞此言。仍堅執以爲不可。無奈貴綬欲去之心。至此已不能復遏。衆雖舌敝唇焦。其意卒不可挽。最後則決定一折衷辦法。請其安車就道。庶可少節乘馬之勞也。

夫貴綬一人安車就道。餘人雖乘善行之馬。亦必須款段以隨之。費時失事。不言可喻。以故此項辦法。貴綬亦覺不能愜意。但鑒於衆人之苦口瘡音。其意屬於愛己兼之反躬自問。精神體氣。亦迥不如未病之前。故不得不密慎遲迴。勉徇衆議也。但有

病之時。既行耽擱。起程之後。復屢迂緩。比抵興城之際。已在三月中旬。此時貴綬之心。至焦煩不可耐。憩於逆旅之後。即詢本處賽馬之會。曾否舉行。詢得之結果。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恰於蒞止之日。即爲舉行之期。貴綬聞之。載驚載喜。征塵甫拂。草草進食物。問明道之所出。即率賓客僕從。連鑣而往。比至會場。則已人聲鼎沸。將行賭賽矣。貴綬率衆至棚前。下馬而入。即與會長商權。欲行臨時加入。此時旁觀之人。罔不爲之屬目也。

貴綬既爲著名之富室。復爲仕宦之大員。其聲名之烜赫。早已震動遐邇。會長及各董事聞之。早已耳熟能詳。以爲此等有名之人物。惠然肯來。大足以爲會中生色。遂皆極端表示歡迎之意。但以時間迫促。無復周旋之餘暇。因之略行酬酢數語。即請貴綬引導。往觀預賽之馬。用預臨時審定。可以加入某組之內。於是貴綬躬引諸人。至棚外觀之。會長及諸董事。略行審視。即指貴綬自身所乘之馬。爲羣中翹楚。然就其才力而論。亦僅能加入第三組之內。餘馬更等而下之。無甚高論。貴綬聞之。頗滋

不悅。蓋其預審之始。縱不敢抱壓倒一切之心。然亦不料己之所苦心經營。糜多金以求之者。其結果竟至卑劣若此。或者因吾入會伊始。有意加之凌巖耶。不然。吾馬雖非上選。何至並第二組。亦不能入乎。貴綬既懷此忿激之念。怫然之色。不期立見於顏面矣。

會長及董事諸人。辨貴綬之色。亦已默喻其意。則請其往觀第一組及第二組之馬。用釋其疑。貴綬週覽之後。始知他人之馬。率皆神駿異常。不惟第一組之馬。爲己所右者。望塵弗及。即第二組之馬。亦實出於己上。至此始恍然若失。知會中欲請將己馬加入第三組者。實出於評騭之公。非巖己也。但前此所抱之奢望。不免頓形沮喪。惟致嘆於聞耗之晚。不能廣事搜羅。爲可惜也。會長曰。爲時已促。君意決否。倘不以爲忤者。吾將遍徵第三組會員之同意也。貴綬曰。請惟君命是從。余之來此。初並無若何成見。實觀光之意居多。既會中品評吾馬。以爲宜入第三組者。吾亦只能遵率而已。會長曰。君能屈己以從衆議。吾輩殊深感荷。於是遂延第三組之會員至前。而

宣示之曰。刻有貴君自遠而來。欲行臨時加入。經會中鑒定貴君之馬。可以加入第三組之中。茲特徵求諸君同意云云。衆會員聞言。則進而相賞綬之馬。審視既畢。率多發言報可。中有一人曰。貴君之馬。置於此組之內。似較優良。但既經會中評定。吾亦不欲再有違言。况貴君勞瘁弗辭。自遠而至。以理而言。亦當有以鼓舞其興趣。彼雖據勝着。吾亦無恚矣。至是其議遂定。會長復詢貴綬。其餘諸馬。尙欲預賽與否。貴綬以餘馬碌碌。更無賭賽價值。遂行謝絕。當場監視之人。更以一切矩矱相視。至此蓋距實行賭賽之時。已不遠矣。

未幾笳聲大作。銅鈺亦鳴。其聲激壯。幾於上徹雲漢。似宣示預會及參觀之人。告以此絕大賽馬之場。瞬息即將開幕者然。此時匪獨會員。從事預備一切。即各老於賭賽之馬。亦多聞聲興奮。昂首長嘶。頗如嗜戰之人。將赴沙場。中懷激越慷慨。不能自己者。同時數里之外。隱隱約約。亦聞笳聲及銅鈺之聲。遙爲呼應。大似彼此之間。借此聲浪。以爲傳遞消息之用。庶可免致貽誤。於時場外之人。羣思攘臂而前。一皆

延頸跂足。思以先覩爲快矣。

第一組賽馬之人。此時已經以身據鞍。勒轡待發。顧手中用力至嚴重。不敢少逸。否則跨下之馬。即將自由馳去。不復稟承主人之號令。蓋此時笳聲。鉦聲較前尤爲洪烈。不獨沁人心脾。抑且深入馬之腠理。故皆煩擾弗寧。躍躍欲試。急於一顯其千里之足者。貴綬在旁。以全副之精神注視。則見第一組僅有三騎。亦足見其入選之綦難矣。三馬之中。二白而一黑。白者分峙左右。皎潔若霜雪。黑者兀然居中。體純若墨。映日愜慴生輝。即世所稱烏騷者也。彼此相映。亦復色澤嶄然。再視馬上之人。跨白者爲二青年。年事均僅在弱冠以上。面如傅粉。顧盼多姿。所御之衣。均屬淡雅絕倫。與其白馬相稱。跨黑者即年近知命。短鬚鬢髮。繞頰而生。面作紫棠之色。濃眉圓目。隆準豐頤。據坐雕鞍。頗有英姿颯爽之概。幾令人邈然懷古。疑當年蜀漢之桓侯。有唐之鄂公。其神情頗堪髣髴也。

兩少年神采飛揚。咸有洋洋自得之色。揣其意旨。似各有何等把握。他人莫之或先。

者。至居中之人。則神宇凝重。意不外馳。眉峯緊蹙。目光注射馬耳。挺然有若石像。似乎宇宙之大。舉無一事一物。足樂其心。精力之所寄。盡在於此馬者。貴綬觀之。不禁然興嘆。暗思古人所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斯人近之矣。吾知今日壓倒一切。爲全場之巨擘者。定非斯人莫屬。

此時鉦笳之聲。益復沸天震地。發口號之監視員。已舉步而前。觀者知出發在即。最行接近之人。則稍稍向後而退。蓋懼馬馳突之時。或虞波及也。當此紛紜擾攘之中。監視員忽然以手上向。鉦笳之聲立息。全場寂寂。肅穆無譁。陡爲清脆之音。接於衆人之耳。則監視員所發一字之口號也。馬上之三人。則皆左手挽繮。右手舉鞭。目眈眈作光。預備疾馳以去。各馬亦鬚鬣飛揚。昂首以待。逮至二字之口號。甫脫自監視員之口中。三馬已似箭之離弦。瞥然超塵而逝。於時鉦笳之聲。再行大作。似一面爲之歡送。一面爲之助威者然。全場人之目光。均送此三騎於百步之外。但在塵土蕩起之中。轉瞬已杳。未能遽辨其孰先而孰後也。

伺侍之人。此際至形忙碌。安置桌椅者。預備酒肴者。往返幾無停趾。蓋以第一組賽馬者。俄頃即回。誰人奪得錦標。照例於公衆之前。舉行慶賀之典也。此時旁觀之人。衆口囂然。互發議論。凡其所言。不過以藻鑑自詡。評騭此三騎之中。孰優孰劣。勝利將歸諸於何人者。貴綬留心以聽。率多右白而黜黑。不禁發爲冷哂。悄語回來之賓客曰。此輩有目如盲。發爲謬論。殊覺可笑人也。賓客唯唯。斯時會長立近貴綬。已聞其語。則頷首謂之曰。君誠知言哉。

貴綬含笑謂會長曰。君亦以余之臆逆。爲有當耶。會長低聲曰。余之所見。正與君同。但中心藏之。未常掬以示人。令聞衆論。厖雜。意亦不以爲然。及聞君卓見獨標。不作人云亦云之語。不禁慨表同情。不復能再行自秘也。蓋馬之良者。亦必得善御之人。而後其能始著。即所謂相得益彰者也。彼御黑馬之人。固於此道三折肱者。會中儕輩仰之。不啻山斗。至彼二少年。則同爲執矜子弟。今歲始經入會者耳。彼馬雖神駿不凡。可與烏騮一爭先後。但恐御之不得其道。結果終歸於相形見絀也。貴綬曰。君

所論實獲我心。可稱具有真知灼見。但未悉御黑馬者。其人爲誰。尙望君有以告我。會長未及有言。陡聞人聲騷動異常。鉦笛之聲。又復大作。於是談鋒中斷。知第一組之賽者歸矣。但見塵沙滾滾中。黑馬已如飛而至。儼似一朵烏雲。自天際飛墜而下。其人坐於馬上。凜然大將之凱旋而歸。手中所執之紅旗。迎風招展。在正剎那之頃。已蒞棚前。此時全場喝采之聲。轟然有如雷動矣。

第三章 奪得第三組之錦標

此時貴綬見黑馬果越白馬而歸。頗以先見之明自詡。則顧其同來之賓客曰。吾之所言何如。頗中肯否。賓客皆鞠躬致其諛辭。貴綬殊覺怡然自得。繼思勝利屬之他人。於己無與。則不免油然而生其舛望之念。復思己不憚遠道而來。並且中途抱疾。結果之所得。僅聽加入第三組。勝亦不足爲榮。負則其辱益甚。烏得不令人短氣。早知如此者。胡不待至下屆賽馬之期。再行參預。何必遑遑然急於一試爲哉。興念至此。益復懊喪不能自己。陡一回首。則見會長方執壺把盞。爲彼御黑馬者舉

行慶祝之禮。多人亦圍繞兩旁。羣致賀辭。貴綬視之。不覺如念爲之益熾矣。

飲至之禮未終。第二騎之白馬亦已闖然而至。有與此少年夙稔者。則亦前而迎之。致其慰勞之辭。少年汗流被面。意氣頹敗。無復前此神色之舒。以較彼御黑馬者之好整以暇。相去多矣。斯時全場之人。亦無喝采以歡迎之者。鉦筦之聲。至是已息。遲至僅數分鐘。形狀至爲落寞。殊令當之者。難以爲情。少年下馬之後。以巾拭其面之汗。喘息而言曰。余雖忝居第二。尙屬邀天之幸。至彼人者。則歸自中途。顛於馬下。馬逸而人傷矣。少年言此。聲至洪大。似欲彰他人之短。用以自掩其後。至之羞者。諸人聞此。始曉然於第三騎之久久不至。職是故也。於是此受傷少年之僕。圍得此警告。乃皆紛紛疾馳。救護其主人去矣。

貴綬對此奪得錦標之人。頗欲晉接其丰采。親聆其警歎。因之越衆而前。與之近隔咫尺。會長見之。已喻其意。則躬爲二人介紹曰。此爲貴君綬。曾任副都統者也。此爲裕君恒。現任綬中之佐領也。二君同爲旗籍之世家。同爲宦場之人物。今又具同一

之嗜好。共集於本會。有此數種之契合。以後定非泛泛之交。老夫今日得任介紹之責。亦殊覺與有榮施矣。會長言時。辭意藹然。孰料此後。二人將以賽馬之故引起無窮之波折。是亦會長當時所萬不及料者也。

於時貴綬裕恒二人。彼此各致其仰慕之意。大有傾蓋言歡。一見如故之概。貴綬力讚其馬。並讚其御馬之能。始得爲羣中冠冕。裕恒曰。君勿謬加推許。致人慚赧。無以爲地。余前有一栗色之馬。足力尙稱迅捷。近年預會。多恃彼以獲勝。此固本會之人所熟知者。不幸客歲之冬。此馬暴斃。余爲之惋惜累日。恍如失一良伴。懸想將來。頗有後難爲繼之慨。旋以盡心物色。僅能得此烏騮。雖材力亦不爲劣。但持此以較前者。則固已瞠乎後矣。此次預會。余胸襟頗紛擾弗寧。蓋以己馬僅屬中材。難免爲捷足者所絀也。

會長在旁屢言曰。吾固知君爲由衷之言也。吾觀其一之白馬。其材力似較君馬略優。與之同驅。正未知鹿死誰手。特彼馬主人之伎倆。與君相較。正如小巫之見大巫。

不可同日而語。馬之材力雖相敵。而御馬者之技能。則懸絕過甚。吾固知終局之勝利。仍將非君莫屬也。貴綬曰。吾亦觀破此點。故當出發之先。已料君終據勝著。適曾與會長言之。非俟成敗之後。而始加論斷也。其時尙有會員數人。競述其事先之意見。但其所陳。要不外誇裕恆控御得法。早爲同人所心折。蠢彼二少年。烏能望其肩背。與競勝也哉。

裕恆曰。此亦會有天幸。故能副諸君之望。否則勝負之局。殊不可必。蓋其一之白馬。實較余之烏騮爲良。會長之言。誠哉其有見也。特以彼鹵莽少年。不嫻御馬之術。遂致材美弗彰。終於蹉跌也。蓋彼以兩腿夾馬至緊。使馬如被桎梏。出發之始。馬氣即咻咻然。儼似來自遠道。疲憊不勝者。且彼勒纏之手力。過於喫重。馬口既經護痛。而馳騁又復不靈。此往返數里之中。馬已憤不可耐。所以馬性驟發。終於顛蹶也。是則此等之失敗。於馬何尤。果使吾兩人。易馬而乘。吾知烏騮亦將奔逸以去。不幸被傷主之惡名。而白馬且將奮迅而歸。博得當場之讚賞也。

衆聞此言。無不服裕恒宅心之平。持論之公。莫然爲不可及。於是衆口一辭。羣加推許。當此之際。已屆第二組登場之時矣。監視員復前。鉦笛再作。儀式與前無異。此組與賽者。共爲六騎。一霎之中。馳去有如剽風。歸來乃同疾電。獲得勝利者。乃爲一駁色之馬。全場亦皆喝采以歡迎之。所幸餘馬亦續續而歸。此次乃幸無傷逸之事也。貴綬性夙驕倨。無論何事。皆欲掩出人上。倘有時見屈於人者。心即爲之愠然弗怡。惟此次乘興賽馬而來。雖知己所得之馬。俾屬中材。未必有壓倒一切之資格。然私心所竊望者。則欲他人之馬。且較己之所有爲庸。或傲倖而據勝着。亦未可知。縱令事與意反。未能如其所期。但貶居第三。初未常稍涉此想。今則會中之評論已定矣。己身之希望全消矣。才力較然。莫能爲諱。倘退而不肯預賽。將貽負氣之譏。兼之來自臨時。衆人屬目。苟不賽而去。不益將貽人以非笑乎。此所以遏其懊懣之懷。故示闡達之度。允將己馬加入第三組之內也。

然此只出於一時之矯情。非果能心平而氣利也。以故第二組既經罷賽。第三組瞬

息登場。貴綬初不欲躬親試馬。與衆人一爭其先後。蓋一則由於意興闌珊。無復振作之氣。一則恐賽而不勝。益將難以爲情。故斟酌其間。洵不如斂手之爲得也。因即當衆宣言。謂己不幸中途邁病。茲雖獲愈。孱弱已極。馳驟之事。實屬不勝。當命人躬代。以竟此役。言畢。遂指客中一善御者。命其代己預賽。客受寵若驚。唯唯應命。會中職員及本組與賽之人。見貴綬面貌清癯。病容猶有存者。知其並非託辭。亦皆承認。無復異言也。

此次與賽者。共爲十五騎。蓋材力愈下。則其數目亦愈多。此自然之理也。各馬色澤不同。望之有如雲錦。此時諸人已皆據鞍。旁觀者又復私語囁囁。品評高下。彼此互抒所見。各詡其識力之精。

於時裕恒悄語貴綬曰。吾敢與君賭。苟君之客亦擅長御馬之術者。吾知必將奪得第一之紅旗以歸矣。蓋君馬處於衆中。矯然不啻雞羣之鶴。眞之數。儘可一望而決。彼輩妄肆雌黃。莫衷一是者。亦適見其鼠目寸光而已。貴綬曰。吾不敢信吾之馬。

然又不敢不信君之言。以故對君之議。殊不能妄贊一辭矣。但余中心之所期。則深願君之識馬。較吾爲優也。裕恒聞言。莞爾而笑曰。君可謂善於辭令者矣。於是鉦笳第三次大作矣。監視員復前。宣其口號如初。同時十五騎。盡皆奮迅而去。全場之人。咸竭其目力以望。至於不見始止。裕恒復語貴綬曰。吾於塵土簸揚之中。恍忽見君馬。已越諸騎而先。勝利之歸。似乎可操左券。君與會之始。即得此意外之采。吾敬預爲君賀矣。貴綬曰。微論去而未返。事不足憑。即令君見事於先。所言信而可據。但奪得第一者。亦僅屬第三組耳。尙何可賀之有。言際。不滿之意。見於顏色。裕恒笑曰。雖云第三組。亦屬不惡。發軔若此。即爲佳兆。苟從此拾級以升。吾焉得不退避三舍乎。貴綬聞之。亦悟己之所言。咄咄逼人。殊乏異順之致。勢且將啟裕恒之疑。而滋其不悅之意。遂託辭以自飾曰。吾觀光之始。焉敢望與君抗衡。意謂苟能加入第二組者。尙覺差強人意。於時貴綬之客亦孱言曰。以吾意觀之。吾輩之馬。儘可加入第二組之內。抑居第三。未免長才而短用也。

裕恒顧客及貴綬而言曰。吾意君輩之馬。亦可加入第二組之內。但此中有一至要之關鍵焉。蓋天下無論何事。仰而企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君馬若加入第二組。則仰而企之也。勢必難於見長。今退居第三組。則俯而就之也。定可易於出色。古人云。大丈夫寧爲鷄口。勿爲牛後。君奈何不喻此義乎。吾觀會長鑒定君馬。請加入第三組之內。是蓋有意相君也。君奈何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乎。君試思之。吾言其亦有當否耶。貴綬及諸客。備聞此剖晰之言。頗領首若有領悟。此時會長在旁。於雙方之言。皆聞之了了。但微然含笑。不置一辭也。

陡聞喝采之聲。與馬蹄蹴踏之聲。軒然並作。萬衆翹首。盡向來路以觀。川表示其歡迎之意。則第三組賽會之馬。其中最先之第一騎。已馳騁而歸矣。貴綬視之。面有喜色。諸客及僕從。亦羣呈愉快之容。蓋此最先歸者非他。即貴綬之馬也。客坐於馬上。手舉紅旗。儼如報捷之狀。裕恒傲然曰。諸君試觀之。吾言非妄乎。語尙未終。馬已闖然而至。下騎之後。會長即躬親酌酒。舉行祝勞之禮。客尙謙遜弗遑。欲請主人承受。

貴綬曰。汝汗流磅礴。僅而獲當。馬雖有功。人力亦不可沒。此酒自宜汝飲之。烏用此無謂之揖讓乎。客聞貴綬之言。始行僂僕承受。然滿口之中。仍稱頌主人之庇蔭。不置。蓋身爲門下之客。其禮儀固當爾爾也。

客之酒未及入喉。第二騎已繼續而至。至者非他。即前此對於貴綬之馬。曾發爲議論之人也。其人下騎之後。即當衆揚言曰。吾前者不云乎。貴君之馬。置於此組之內。似較優良。吾固知第一之選。非彼莫屬矣。但貴君遠道而來。入會伊始。吾輩忝爲先進。固有鼓舞其興趣之義務。此余所以甘爲犧牲而不辭也。苟吾先時稍持異議。則此際清冽之酒。或將潤余之枯吻。未可知也。其人之語。雖近誇張。但以談笑出之。極盡雍容之致。會員聞之。乃多數加以附和也。貴綬思其先時固有此言。初非事後恣爲誕嫚者可比。是則己馬之得居第一者。彼人之宏量高風。亦殊不可沒也。於是前執其手。表示感謝之意曰。君不惜犧牲己之榮譽。以期獎掖他人。此等之事。出之風交。已屬難能可貴。乃余與君僅爲一面之識。竟獲此雅量之成全。吾實不知覓何語。

以謝君而始爲得當也。其人笑曰。吾得君一言。重於九鼎。中心已暢適無倫矣。蓋君能喻吾意。則吾之所擲。已不爲虛。貴綬復叩其姓名里居。其人曰。吾爲李鈺。即興城之土著也。

當此酬酢之際。其餘十三騎。已皆唧尾滾滾而至。第三組之賭賽。至此已告一段落。貴綬乃當衆宣言曰。鄙人倉猝與會。幸荷諸君之雅愛。不予摺棄。

加入三組之中。幸邀第一之選。此實始願所不及。今謹將本組應得之彩金。概行捐入會內。用表鄙人感謝之忱。想亦諸君所鑒許也。會長聞言。即行代表本會。恭致謝辭。其餘諸會員。對於貴綬此等慷慨之舉。亦罔不心悅誠服。加以推許。而爲之嘖嘖不置也。

日影已斜。天光傍晚。與會者咸呈疲憊之容。旁觀者亦有散去之勢。當由會長宣布本日賽馬。即行作罷。其餘未賽各組。當俟明日舉行。於是各僕役。摒擋場中器物。立呈結束之象。觀者至此。亦紛然作鳥獸之散。會長及執事諸人。則邀貴綬至會所。參

觀一切。貴綬亦欣然允諾。與人聯轡而行。蓋此次加入之組次雖低。獲得之地位頗高。雖曰未能滿望。亦聊足以解嘲。兼以捐金入會。頗得衆人之讚許。以故貴綬心中。此時殊爲悅懌也。

第四章 納交後之嫌隙

此季之賽馬既終。赫赫一時之盛會。頓歸風流雲散。四方與會者。率多結束行李。寧其故居。貴綬此際。亦將興盡而返。不意裕恆力邀之。使爲綬中之遊。蓋裕恆之風性。喜於結納。今以貴綬同隸旗籍。既爲顯宦。復擁鉅貲。因而納交之心亦愈切。貴綬始尙辭謝。未肯遽允所請。蓋以己之所携。人馬衆多。驟擾初交之友。於心殊抱不安。繼見裕恆邀請益力。意出至誠。若却之過甚。轉令彼無以爲地。於是慨然許之。即日作綬中之遊矣。

興城與綬中相距匪遙。兩三日間即到。裕恆館貴綬於官廨之中。禮爲上賓。所携之賓客僕從。相待亦備極優渥。貴綬感其雅意。亦復脫略形迹。視若深交。廨中有圃。頗

爲空疇。栽花種蔬。幽蒨饒雅致。面南有屋數楹。殊爲清潔。開窗而望。則雲影天光。盡歸眼底。惟東偏卽爲馬廐。稍碍觀瞻。貴綬見之喜。欲移居園中。裕恒曰。園有馬廐。何足以供客館。貴綬曰。吾輩均爲嗜馬之人。此則胡慮者。蓋吾旣喜其清幽。兼可引馬爲良伴也。裕恒曰。君如不以爲嫌。卽請下榻於此。於是貴綬遂偕一客一僕。移居於園中焉。

一日。貴綬晨起較早。客亦隨之而興。日光未出。空氣殊鮮。二人乃徘徊於院中。則見樹間小鳥。方爲破曉之歌。籬角新花。猶帶宵來之露。娛目悅耳。殊可人意。二人信步而前。至於馬廐。見園夫方拂拭裕恒烏騅之馬。毛澤豐潔。有如黑錦。貴綬佇視良久。顧客而嘆曰。吾虛糜多金。乃並類此之馬。亦不能得。又遑論等而上之之神駿乎。客曰。前以時間短促。故所獲不過爾爾。須知來日方長。終不難有奇材入彀之日也。貴綬無言歸室。兀坐若有所思。客揣知其意。乃謂之曰。主人對此烏騅之馬。嗜之甚深乎。貴綬曰。吾亦並非深嗜。但覺較己之所有者爲勝耳。且馬屬他人。嗜之亦胡濟

於事。客曰。苟嗜之者。吾力能將此馬。致於主人麾下。貴綬搖首曰。汝言乃近於戲。吾殊未之能信。客曰。吾亦非有奇特之計。善見裕恒。君待主人甚厚。吾將以言飭之。使彼以此馬贈君也。貴綬曰。子休矣。勿爲此饒舌之舉。吾知彼必不能忍於割愛也。晚餐之際。裕恒謂貴綬曰。本日得友人相餽之魚。其美乃不啻松江之鱸。黃河之鯉。謹以侑觴。共謀一醉。當亦君之所樂聞也。貴綬曰。余夙嗜魚。此乃幸投夙好。兼以主人情重。又焉得不放懷而飲乎。少焉肴饌紛陳。魚乃繼至。或炙爲塊。或切爲膾。物本鮮美。烹飪復精。貴綬譽不釋口。連罄無算之爵。此席將終。已有不勝酒力之勢。侍者復以酸辣醒酒湯進。蓋亦此佳魚所製者也。人當沉醉之後。惟以酣睡爲宜。貴綬飲既逾量。乃覺言語模糊。進退失據。裕恒遂命侍者扶掖之。返室就寢。黑甜一枕。直至夜深始醒。殘燈向燼。景物悄然。回思筵間之事。殊形恍惚。惟覺唇乾舌燥。思飲異常。起視甌中之茗。則已有同冰冷。但此際酒力內灼。急不暇擇。遂舉而狂飲之。

既飲之後。心地立覺清涼。乃復返床而臥。惟輾轉不復成寐。爲時甚久。腹中忽輓輓作奇鳴。兼以作痛。欲行暴下。善前此之酒香。與適間之冷茗。已交戰於內。不復相容矣。

貴綬至此。不敢少延。迅步起床。悄然出室。於時冷露滿天。涼風拂面。沉沉夜色。寂寂花陰。惟半規殘月。出自雲罅之間。照見院中景物。尙覺依稀可辨。貴綬奮步。至於菜畦之旁。躡蹠於地。用抒內急。既瀉之後。腹痛已舒。則緩緩起立。游目於院中景色。陡見馬廄之內。似有黑影蠕動。不禁中心怪詫。駐立以覘其異。少時見一人躡步而出。以手挽繮。馬隨其後。貴綬知爲盜馬之賊。則厲聲大呼。客與僕醒自夢中。未悉何事。則亦皆爲應聲之蟲。其聲轟然四徹。盜疑有伏。不敢少留。遂行壁虎之術。越牆而遁去矣。

此時客與僕人皆起。至院中詢問何事。貴綬告之以故。三人趨前視彼盜而未遂之馬。蓋此馬非他。卽烏騮也。貴綬曰。幸余以腹瀉之故。中宵而起。乃能邂逅此事。加以

阻撓。否則此馬恐不復處此廐矣。所言未終。署中之人亦皆聞聲而集。裕恆聞有盜馬之賊。則亦披衣而至。既悉顛末。遂握貴綬之手。致其感謝之意曰。此馬賴君之力。幸獲保全。吾實不知覓何語以謝君。而始爲得當也。貴綬曰。藉此脊小。少効微勞。余幸免爲素餐之客。君欲致謝於余。余且將致謝於盜馬者也。

蓋余累日儘擾郇廚。過叨盛饌。待遇之渥。殊覺踳踳無以爲地。使非彼從中作祟。藉以少効涓埃。余不幾成負腹將軍耶。裕恆曰。君言殊當。蓋君腹瀉之故。由於食魚。其結果乃能幸全吾馬。是則君之腹。不惟無負於君。抑且有德於我。繼今以後。吾更將傳語庖人。精製食物。務期花樣翻新。用以饜君之腹。將驗此便便之腹。更將呈何等之效果也。貴綬曰。若是則吾之腹。且將大瀉。吾恐君之官署。人皆將掩鼻而過矣。於是彼此及旁觀諸人。皆相與軒渠不置焉。歷碌半晌。天已嚮晨。人皆無復就枕之思。乃命庖人畧製粥點。用以療飢。食畢。遂團坐而共話。貴綬曰。吾不解此宵人。何以不留心他物。而獨專意於馬。且於羣馬之中。獨能擇其尤者而取之。詎彼亦常究心

牝牡驪黃。而與吾輩有同嗜耶。裕恒曰。君以爲斯事不可解乎。余竊有以解之。蓋彼來行竊之目的。僅在此馬而已。於他初無所慕也。貴綬曰。余聞君言。益滋其惑。蓋彼何從得知此馬之良。而思盜之以爲快也。裕恒聞之。喟嘆不已。一若深笑貴綬之不悟者。有頃始言曰。以君之人。而乃有此問。眞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矣。

貴綬亟叩其故。裕恒曰。此事一經解釋。即屬了不足異。蓋所以啟彼盜心者。其故無他。即由木季賽馬之會。此烏騮幸居第一耳。貴綬聞言。不禁屣頷其首。若有所悟焉。裕恒復言曰。蓋當每季賽馬閉會之後。某人之某馬。得爲全場之冠。數日之內。即已遍播遐邇。正所謂不脛而馳者也。吾意今宵之事。或有人曾寓目會場之中。心中酷嗜此馬。因而不惜重金。以募鼠竊狗盜之輩。用以償其所欲。未可知也。不意以君腹瀉之故。竟爾破其狡謀。眞所謂會逢其適者。不然。吾恐此烏騮之馬。今後將落他人之手。而不復爲吾有矣。

貴綬之客。早間曾有以言餽裕恒。令其贈馬之議。雖貴綬未肯遽以其議爲然。而彼

之心中。固未常視爲罷論也。今者天假之緣。授之以柄。裕恆之馬。竟賴其主人之力。而保全。直屬彼蒼默相。而予以發言之機會。又焉肯不思利用以爲快耶。以故當此事發現以後。彼即轆轤心頭。盤旋腦際。籌思如何進言。而始能獲當。徒以前時憧憧擾亂。欲言未能。此刻既共坐一堂。從容閒話。而裕恆復出此感激之言。彼乃覺其吐舌不容緩矣。

客謂裕恆曰。君其以此馬幸獲保全。爲吾主人之力耶。裕恆曰。是何待言。客曰。若然。則以區區之見。此馬似不宜再羈君廐矣。良以盜心旣啓。難免宵小之再來。防範難週。事殊可慮。與其日後而或遭意外。胡不以此馬贈吾主人。

蓋既有膝漆之契。宜聯縈紆之歡。在吾主人自當重君之惠。在君亦以酬吾主人之庸。且彼此感情。益將從此而融洽無間。非所謂一舉而數善備耶。吾意此等建議。或將蒙君探納也。在客之心理。方自以爲出言得體。彼烏騮之馬。定當如取如携矣。夫思奪人心愛之物。在事已屬不情。况乎有挾而求。尤非少存坦白之念者所肯出。

此客徒以諂媚貴綬之故。未曾於此點着想。而中懷欣欣然。方自詡其榮花之舌。以爲事之必能獲當也。殊未思天下無論何事。皆有正負兩面。使其計而獲售也。則仗其口舌之功。馬爲貴綬所有。爲事固屬美滿無倫。獨不思裕恒或不之許。而更加以駁詰及奚落之言。則發此議者其將何以爲情耶。

在裕恒一方面。對於此等無理之請求。雖未便落落大方。慨然割其所愛。然亦當善言以遣之。婉辭以却之。不宜爲疾言遽色之加。或以諧謔之辭出之。致使彼發言之人。惶愧無以爲地。况愛屋則及烏。叱狗則覩主。古人之訓。固早已示我周行矣。彼裕恒者。雖不爲客地。獨不爲貴綬地耶。無如彼腦筋過於簡單。性情殊嫌質直。動於心者。即行宣之於口。不復審慎三思。少留迴翔之餘地。遂使駟不及舌。以此爲結怨之起端。納交未成。而彼此反成交惡也。

當時裕恒聞此突兀之言。殊爲己之所不及料。中心鬱怒已極。轉不禁嘻然顧客而笑曰。子之所言。尤屬出吾意外。夫吾之所以感激子之主人者。以其能保全吾之馬。

也。若因有保全之功。而即思奪取以爲快。吾亦屈於子之所請。拱手而犧牲其所有。則其結果。將與被盜相去無幾。非所謂以暴易暴乎。蓋盜者運其手足。取吾馬於昏夜之中。子則掉其口舌。取吾馬於白日之內。雖爲術不同。而思不利於吾之所有。則一也。倘謂贈與之事。何能與盜竊相提並論。不知贈與之事。當由於本人之情願。非可出於旁人之請求。若因挾有保全之功。即思從而乾沒之。則與劫掠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况乎朋友之道。固負有彼此扶持之義務。苟保全其一馬。而即思取馬以爲酬。推而至於其他一切。將有酬不勝酬。而交友之道苦矣。吾恐子雖善與人交。亦未必能履行其言。而慷慨無吝也。至所謂盜心既啟。防範難週。以馬贈之他人。正可脫然無累。不知馬之所往者。盜亦能往。馬既隨子主人以去。盜且將躡馬之跡而來。駿奔之功效未呈。鼠竊已紛擾並至。則所以爲子主人謀者。烏亦不臧之甚乎。故余對於子之所請。未敢遽加採納者。半由於惜吾之馬。未敢輕以許人。半則懼擾子主人之清夢。爲德不成。而轉以賈怨也。裕恒此一片之言。滔滔如瀉瓶水。若責若斥。若

嘲若諷。恣爲駁詰。無復紆回之致。客聞之。面頸皆赤。有如泡血。深悔其多言之失。召此侮辱。幾恨地之無隙。足以遁入自包其羞也。

前此貴綬聞客之言。中懷頗滋不懌。蓋懼裕恆或不之許。彼此反生芥蒂也。無如客言已發。莫之能阻。則亦惟有聽之而已。及聞客之陳辭。殊能委婉動聽。私衷自計。裕恆縱不之許。亦決不至反以惡聲。或者經此旁敲側擊之言。激於一時之意氣。竟慨然舉以相贈。未可知也。孰料客言甫終。而裕恆駁詰之辭。已如疾風驟雨而至。貴綬聞之。不悅已極。蓋前此怨客發言之不謹。今則怒裕恆之重馬輕友。不留顏面矣。雖然。貴綬固屬機智一流人。與裕恆之質直爲懷。出言無擇。固有大相逕庭。而不可相提並論者矣。以故雖蘊怒於中。而神宇之間。則仍若蕭然自得。待裕恆之言既畢。乃含笑而叱客曰。汝真可謂毫無心肝者矣。夫烏雕之馬。裕君所相倚爲命者也。彼即顧念交情。拱手授我。我亦將遜謝弗追。決無承受之理。蓋以此馬一旦離乎裕君之側。彼且將食不甘味。寢不貼席矣。余豈以貪得一馬之故。而使朋友喪其樂生之

心耶。是則汝之所謂。洵屬日光如豆。僅見一馬。乃未曾於裕君之苦樂。及我之拒受。一爲着眼也。幸而裕君以摯友視我。不假矯飾。坦坦抒其所懷。余心尙可恬然無累。否則彼忍痛割愛。余不將更費無量之唇舌耶。故裕君之言。余尙嫌其指斥未盡也。汝今受此懲創。看尙發盲瞽之言否。言至此。目客大笑。他人亦均爲之喞噤弗已焉。貴綬大笑未止。復掉首謂裕恒曰。君亦眞所謂胆小如驢者矣。彼之所言。固足挑君之怒。然君不妨姑放爾胆。竟舉馬以贈我。試我肯忍心奪愛。受君之贈否。使我果貪婪性成。挾此烏騮以去。則君儘可留彼於此。繫之櫪中。飼以芻秣。用示多言之罰。未爲晚也。奈何正襟危坐。與之辨析義理。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何子之不憚煩哉。裕恒此際。見貴綬對於此事。以諧謔談笑之辭出之。頗悔悟己之所言過於生硬。今貴綬不以爲嫌。反以滑稽之談解釋之。兩兩相形。徒見己之示人以不廣也。但往者莫追。亦只得以言自飾曰。區區一馬。何關重輕。余之未便舉以相贈者。固預知君之不受也。至於喋喋之言。恣爲多口。此余夙癖。欲改之而未能者。貴綬曰。余不肯受君

之餽者。知君者也。君未便舉以相贈者。知余者也。彼此相知。此所以爲心心相印之友。而非他人所能揣度者也。裕恒曰。君言殊當。深愜吾心。惟吾此時。乃覺頭岑岑然。是殆失眠之故。晨曦尙爾未出。吾輩盍少休乎。衆皆贊成斯議。於是此一席之談話。乃告一段落矣。

第五章 客邸購馬

從來朋友相處。必無絲毫相忤之意。始能融洽無間。莫逆於心。倘不幸而嫌隙驟生。則外雖佯爲歡笑。故示無他。而內實意見參商。終固解而莫之解。貴綬對於裕恒。謂其惜馬不贈。已非慷慨待友之道。今更恣爲侮慢之辭。殊屬藐人過甚。當時雖善言解釋。故作包荒。實則既抱缺望之心。更懷唧怨之念。又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以故構釁之翌日。即復託故興辭。裕恒亦覺前夕之事。彼此交情。其中似有所梗。乃殷殷以留之。川爲釋怨修好之地。貴綬則謂離鄉已逾預定之期。家人懸盼。當然已久。今則浩然思歸之情。已勃發而不可遏。雖荷主人情重。在勢已難復留。此日雖悵分襟。

他時終有聚首之日也。裕恆見其去志已堅。則張盛筵以餞之。可惜醇酒雖甘。乃未能消釋貴綬胸中之芥蒂也。

貴綬之辭裕恆而去也。携其賓客僕從。馬匹行李。仍指原路而回。晚間息於逆旅。飯後無事。坐而閒話。其曾向裕恆索馬之客。則咨嗟而言曰。觀人誠不易哉。吾見裕恆待君殊厚。頗有古人輕肥與共之風。故敢相機進言。用爲嘗試。以爲區區一馬。當不至靳而不與。况君宵起驅盜。固有保全此馬之功。否則至於詰朝。則馬已不知所往。彼不此之念。而乃恣爲譎言。使人聞之。氣若結轆而不舒。所幸主人之量。休休有容。談笑風生。立釋此厄。倘遇負氣之人。執言相責。則此事其將作何結束乎。是誠余發言之始。所未能及料者也。

他客雖聞斯言。皆未敢輕發一議。蓋未窺主人之慧旨如何。懼其出言或有抵牾。則於事殊干未便也。於時貴綬沉吟有頃。始顧客而言曰。吾以日來胸中鬱結。以故對於此事。未常提及隻字。今汝既啟其緒。吾亦將一吐其所懷。蓋裕恆之爲人。外示渾

厚內實鄙吝。吾早已窺見其隱矣。彼沾沾之不舍此馬。吾早已真知灼見。無待著龜。以故汝建議之始。吾即力加禁阻。孰料汝緘口未能。而終於輕發哉。言際。搖首作微。唱。川表示不滿之意焉。

客問貴綬之訓辭。則矍矍而言曰。余見事不明。知人不真。遂至有此失言之咎。余固已自知其謬矣。但觀人於微。見事於未然。能如君之聰明睿哲者。世間能有幾人哉。惟余發言雖外。而其所可自信者。則出於愛君之一念。以至於此也。

著余見君糜去多金。未得良馬。對此烏騮。若有深嗜。故不揣愚陋。欲恃口舌之力。將此馬致君麾下。孰知大勳未集。而轉受彼之掄白哉。雖然。略迹原心。吾固知君必能明燭其隱也。

貴綬曰。余固怪子出言之冒昧。至於子一心爲我。則余又何常不知。所可怪者。彼裕恒身爲居停。在理當顧念主賓之情誼。却而不許。斯亦已耳。乃既爲莊辭以斥之。復爲謔語以嘲之。舌若翻瀾。盡情傾倒。不惟子之顏面弗堪。抑且令余置身何地。余當

時不得不設辭擺脫。藉作收場。實則余之心中。則固深怒其無禮。否則胡爲興辭。若是之速也。衆客此時。咸已洞悉主人意旨。於是交口攻擊裕恒。不遺餘力。一若前此適館授餐之情。經此一席之違言。悉皆連根拔去者。且不僅一肯竟掩夙德。兼慫恿有以報復之。始快於心。嗚呼。衆客逢惡之罪。可勝道哉。雖然。依人字下。寄食爲生。自當恪守妾婦之道。以順爲正。主人之所好者亦好之。主人之所惡者亦惡之。是則衆客之罪。尙屬流俗恒情。而無端造此惡因。究不能不怪裕恒納交之多事也。人懷不當之忿。慳於心。貴有正人君子。加以糾正。未常不可自悟其非。渙然冰釋。貴綬對於裕恒。以一時口角之嫌。並無何等深讐宿憾。使在雅量者當之。大可理遺情。恕。即使偶形介介。而有人居間排解。亦不難意見消融。無如此輩逢迎之客。何敢以諍友自居。衆口囂然。惟以附利爲能事。且於主人之所惡。引繩批根。變本而加厲焉。則何怪乎貴綬忿懣之念。且益加深。而報復之舉。將從此方興未艾。而糾纏於無已也。

於時貴綬屢領其首。顧衆客而言曰。汝輩所言。深合余意。蓋彼既鬪其烏騮。有同墮寶。余必得一良馬。掩出彼上。將來於賽馬之場。有以貶其名而挫其礫。則於吾心始快。雖耗巨金。亦所不吝。獨惜駿馬之難得。乃較網羅賢俊爲難。抱願雖奢。償否莫必。殊使人悒快而莫定也。衆客聞此言。則咸稱距下。屑賽馬之期。尙有半載之久。來日方長。良馬當不至終於難得。主人請放懷抱。此願定能獲償。貴綬見衆口一辭。亦聊引爲慰藉。於是主客之所談。乃始終未離此事也。

歸心似箭。馬行絕迅。翌日傍晚。已抵興城。風景不殊。舊游重到。計往返僅數日耳。其來之始也。則並不識谿恒其人。其聯轡而至。綬中也。則爲新交。比其返也。又生嫌隙。人生遇合。誠有如浮雲變幻。莫能究詰者矣。

此一行人衆。相與宿於旅邸。征塵既洗。絳燭高燦。香酒斯陳。既醉且飽。於是淪茗作閑話。以資消遣。斯時也。忽院中有高呼。貴君者。貴綬聞之。頗訝此夙識者何來。方在懷疑莫釋之際。而此不速之客。業已岸然入矣。

貴綬視之。其人非他。蓋即前此賽馬時所遇之侶。名李鉅者也。貴綬對彼之遜德謙光。頗懷好感。今者倉猝相遇。不覺起立歡迎。延之就座。貴綬曰。君非世居於此者乎。胡爲亦寓店中。詎以訪知交而至此耶。李鉅笑曰。余之居此店中。蓋非始於今日。人之訪余者。則須至此店而來。余之訪人。勢須出此店而去。未識此等之謎。君亦悟否。貴綬亦笑曰。是何難喻之有。吾請一語破的。此店殆君之產耳。李鉅大笑曰。君可稱射覆高手矣。貴綬曰。此處逆旅儘多。而乃僑寓君店。亦足徵天緣巧合者。雖然。吾恐故人情重。食宿不忍索償。則虧蝕君之資本。吾心且將歉仄無已。李鉅曰。苟能羈君之高躅者。則請爲平原十日之飲。此區區之東道。余尙能供給無難色。彼裕恒者能邀君盤桓。余自問雖非仕宦中人。尙異於市井較及錙銖之輩也。貴綬曰。吾特戲言耳。君奈何鄭重視之。但君之高情雖誼。則余已感荷靡涯矣。

縱談之餘。遂及裕恒著中盜馬之事。惟彼此致生嫌隙。則闕而弗宣。李鉅曰。是亦無怪其然。蓋每季賽馬以後。其獨出冠時者。乃不啻人之領袖羣英。鰲頭獨占。則其足

以啓盜心也。固宜。惟是裕恒之烏騮。竟博得此次全場之首選。雖非純盜虛聲。殆亦恃有幸運。良以此次第一組之三馬。實以某少年所有。稱爲玉豹者爲第一。特以爲之主人者。不嫻控御之術。遂致絕技不逞。反蒙傷主之咎。是猶賢臣不遇明主。卒至身敗名裂。可慨也夫。

賞綬驟聞此言。不禁中懷悵觸。私念果得玉豹者。當可較勝烏騮。下屆賽馬之期。可以挫裕恒之氣。而報其前此之嫌矣。夫玉豹之才力。較烏騮爲優。會長曾言之。裕恒亦自言之。今者李鈺復言之。以此三人之經驗宏富。判斷精強。則必爲篤論無疑。獨惜天壤茫茫。果何從得玉豹而購之也。且彼少年。既身與賽馬之中。自必具有同好。吾恐縱眩以多金。亦不忍輕擲良馬。是則縱見玉豹。不過羨慕嘆息。而不有得常於其間。亦何賞乎。有此一見。賞綬思至此。抑鬱轉增。嗒然若喪。不禁俯首不發一語。李鈺在旁。見其容色不豫。以目視地。對於己之所言。漫然不加可否。中心怪詫。乃進而詢其故矣。

李鈺曰。君胡爲面容沉鬱。悄然若有所思。詎於此一霎之中。呈若何之感想耶。夫吾輩談興方豪。而君乃作大煞風景之態。殊使人百思莫得其解。且適問之所言。率皆評隲他人。並不關涉己事。君不怡之感想。果胡自而來。倘對余不加膜視者。有何隱衷。不妨宣布。余自問。雖行能無似。然或可分君之憂。聊資臂助。否則悒悒相對。吾且爲之氣結弗舒也。

貴綬曰。承君相詢。足徵關切。但余衷懷之未能釋然者。縱明以相告。亦非君之所能爲力耳。李鈺笑曰。有何疑難之問題。而知余力之不瞻哉。且當晤對談話之餘。正爾言笑晏晏。此困礙之事。以何緣而驟然入君腦中。斯亦余索解無從。而急欲聞教者也。縱余力不能瞻。難爲將伯之助。亦望君明以告之。有以祛其所惑爲幸。貴綬曰。吾感想之驟來。並無他種因緣。實即本源於君之談話。蓋適問君不曾言某少年之玉豹。較勝於裕恆之烏騅乎。乃劣者竟享盛名。而優者反遭唾棄。吾感於良馬之事。閻主不禁憤慨交縈。且嘆吾求馬方殷。乃不能得彼玉豹而畜之也。君試思之。此事豈

君所能爲力者耶。

所言未終。李銍已胡盧大笑曰。君曾知稗官野史。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二語耶。今日持以贈君。可稱恰當已極。蓋君以彼玉豹遠隔天涯。孰知其近在咫尺。君苟不信吾言者。可至本店馬廐一觀。彼玉豹者。固儼然在也。貴綬愕然而叩其故。李銍曰。斯事一經解釋。即屬毫無足奇。蓋某少年。以墜馬之故。傷其腰脊。今尙濡滯於此。欲整歸裝而未能也。

貴綬聞此意外之耗。始則不期矍然而笑。繼則恍然若有所思。終乃廢然而嘆。以目視李銍。面含失望之色曰。君之報告。縱屬非虛。然於吾亦無絲毫之益。試問玉豹在廐。於吾何與。吾豈能效彼盜馬者流。中宵竊之而奔乎。是則無端邂逅於此。縱屬巧不可階。然除一見爲快外。終不能據爲己有。則君之張皇其辭。用以慰我者。其結果所得。蓋亦僅矣。

李銍目貴綬而笑曰。君之責我。是則是矣。雖然。吾辭未畢也。使果如君之所言。玉豹

僅能限於一見。則我之張皇其辭。誠屬無所逃罪。但玉豹之主人。刻已不以此馬爲重。亟思脫手。鬻之以爲快。惟以索價甚昂。尙在待沽之際。苟有擲朱提而不吝者。即可以據玉豹之背。而馳騁自如。君固豪於資者。而又具嗜馬之癖。值此機緣巧合。理當出多金而無難色。况適纔固有以良馬事閻主之言。深致慨惜。復以多方羅致。不得撫有玉豹爲恨。是則一方既相需甚殷。一方正待價而售。相邁一處。彼此不知。吾則躬任曹邱。通其隔閡。君乃不待其辭之畢。而殷殷責我。事之可笑。孰有甚於此者。使果無可以購得玉豹之機緣。徒以一見增君惆悵。則吾何事喋喋多口。以縈君聽爲耶。

此時貴綬以手拊膝曰。有是哉。玉豹乃肯出售耶。則甚矣吾前此責君之誤也。雖然。彼亦貴游子弟。胡爲肯售其馬。且君既久已加入賽馬之會。則其嗜馬之癖。當亦不後於吾。乃不思利用時機。據爲己有。反欲躬任介紹。付諸他人。凡此種種疑竇。皆吾所難於解釋之者。君亦有祛吾之惑。而一一加以詮釋耶。言時。目注李鈺。滿面皆呈

翹盼之容馬。李鈺含笑而言曰。君之所疑。誠屬不爲無理。但此中之關鍵。均可以一字賅之。蓋彼所以肯於售馬。吾之所以難於購馬。則均財之一字階之厲也。彼少年墜馬以後。傷其腰脊。寓居於吾之店內。醫藥所費。已屬不資。兼以主僕之日用。在在無不需錢。自家所携之資。至此殆將耗盡。而病勢痊可。尙非指日可計。欲自家中取款。則道路遼闊。往返需時。決非待用。扎殷者。所能久俟。欲行告貸。則苦於人地生疎。無從通融。緩急。輾轉思維。苦乏善策。僕從乃以鬻馬之事。請於其主。當其發言之始。頗形囁嚅。殊患不聽得當。蓋以其主夙昔愛馬甚摯。今當窮途之際。勸其脫手。售人揣情度理。必非其所樂聞。孰知某少年。自墜馬被傷之後。不怨己之控御不精。乃以玉豹爲不祥之物。轉愛爲憎。已形唾棄。惟以馬易錢。尙未籌畫及此。今聞僕從建議。有如大夢初醒。遂力讚其畫策之善。命其兜攬售主。用以抒其目前之急。僕從以售之馬肆。必遭剝削。勢難期得善價。乃商之於我。請肩介紹之責。是即目前之事。而吾所以備聞其詳也。

此半晷之陳述。李銖之昏吻。殊感枯燥之苦。乃取茗自潤。畧行少憩。復繼續而言曰。吾當聞此耗之始。不期載驚載喜。何常不懷攘玉豹爲己有之心。逮聞其索價之昂。乃不禁爽然自失。蓋據其僕從所言。彼主人之得此馬。實費去千五百金。今當需款維殷。情願貶價出售。然非千二百金者。則亦決不能成此交易。余聞其言。冷氣直逼胸臆。覺前此欲得玉豹之好夢。至是已幻作空花。良以偌大之巨款。實非余之所能担任。遂息其妄念。代爲尋覓售主。日昨有人予價八百金。尙未得得彼首肯。乃君適於今日而至。玉豹尙在人盡可主之中。吾知君豪氣凌雲。定不吝千金一擲也。貴綬曰。承君詳爲剖析。吾乃得洞悉此中原委。茲敬以此事託君。請即往見彼方。以千二百金署券。至吾所携之款。尙未能即符此數。明晨當命人至家往取耳。惟恐遲則有變。故以今夕說定爲佳。尙望君勿憚煩勞。吾自當銘感無極。言至此。貴綬離座而起。長揖至地。李銖還禮而笑曰。君好馬成癖之心。可謂至矣。吾不過居間效口舌之勞。何須諄諄囑託。雖然是尙有說。蓋玉豹者。君僅於賽馬場中。草草一見。其才力

毛澤若何。當然觀之不詳。以千金而購一馬。並非纖細之事。以理而言。何能黑夜摸索。遽行署券。倘後此而有貽誤之悔。吾亦殊覺赧顏。君姑少安。遲俟翌日。吾將伴君往觀玉豹。詳審其才。是吾與此貴值相稱。屆時內決於心。再行向前途磋商。未爲晚也。

於時貴綬門下之客。聞李銍之言。率多羣相贊許。謂以審慎從事爲宜。庶可不貽後日之悔。衆口一辭。幾有牢不可破之勢。貴綬搖首曰。汝輩何知者。夫玉豹之精悍。較勝烏騷。養馬會會長曾言之。裕恒自言之。今李君又言之。此三人者。實今日相馬之伯樂也。乃竟共爲一談。則其言不已重於九鼎耶。况吾相馬之術。雖曰未精。然當一瞥之餘。已知此馬神駿。不同凡物。但吾雖嗜之至深。終以馬屬他人。亦只能付諸無可奈何之數。今彼既慨然出售。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奈何瑣瑣屑屑。效婦人女子之爲。而不以敏捷手段出之耶。倘不幸少縱即逝。玉豹爲他人所得。則汝輩之相我者。適以成其誤我耳。是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諸客聞貴綬責難之言。皆俯

首不能致答焉。

賞綬復掉首謂李鈺曰。君處居間地位。勢不能不與言及此。然吾之信君。堅與自信。此等照例周旋之末節。儘可一切從畧。吾之所懇於君者。惟以速成此事爲歸。君儘放膽而爲。決無玉成之後。以德爲怨之理。至於價值一事。即可依彼之要求。署諾。不必與之多費唇舌也。李鈺曰。君迫不及待之情。令人觀之失笑。馬尙未及詳審。而擲去多金勿吝。君能知此中毫無罅隙乎。賞綬亦笑曰。除非君與某少年彼此勾通。譸張爲幻。以贗鼎誑吾。冒稱玉豹。則吾爲味昧。墮君術中。否則他無所患。於是李鈺及諸客皆笑。嗟乎。此本一時之戲言。孰知竟成後來之讖語。玉豹非贗鼎。但以玉豹召怨。而另有其他贗鼎在焉。報復相循。幾成大謬。殆亦賞綬初衷。所不及料也。李鈺復莊容謂賞綬曰。君意既定。吾在理當效微勞。但此時夜色已深。無須亟亟。遲俟翌朝。吾保其決無舛誤。蓋深夜踵門購馬。萬無此等突兀之人。至予八百金之售主。係由吾介紹而來。縱有增價之說。亦當先聞於吾耳。且馬價一層。亦當磋商略減。

又何必如其要索。而浪擲多金爲乎。吾勸君儘放寬心。酣此一夜好夢。明日吾當以佳消息相覲。決不至辜君之望也。吾店中事集。尙須料理。不克陪君久坐矣。李銍言至此。乃興辭而去焉。

此時曾向裕恒索馬之客。滿面呈得意之色。含笑而謂貴綬曰。主人之幸運。殆如順水行舟。而利風拂拂。復自後徐吹其帆也。夫吾輩昨日不曾言欲報裕恒。苦於無術乎。主人之意志。則謂必得一良馬。掩出烏騮之上。俟下屆賽馬之期。有以貶其名而挫其馱。於心始快。但以良馬難求。所願償否莫必。難免中懷悒悒。孰知昨日以爲難得之事。今茲竟已如願而償。相隔僅屬一朝。良馬已逼人而至。此等稱心滿意之事。主人與吾輩。初亦未敢遽作此想。昔人詩云。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此情此景。殆屬髣髴似之。今既獲此佳兆於先。必有佳果以爲之後。吾知下屆賽馬之時。彼勝利之王冠。必將移自裕恒。而加於主人之頭上也。

於時諸客。亦均附和其說。以爲此等遭逢之奇。得未曾有。主人之福。可謂如天。將來

賽馬之時。主人控御之術。得玉豹而益彰。玉豹馳騁之能。遭主人而愈顯。一時無兩。遐邇皆知。有口皆碑。稱揚弗置。空前之盛譽。定可操券而致。吾輩敢敬爲主人預賀矣。觀彼輩之口吻。一似以千金易此一馬。幾如得連城之壁。而獲照乘之珠者。亦可謂盡諂諛之能事矣。

人當愉快之時。則沾沾自喜之色。恒流露於不覺。此在器宇深沉之人。猶所難免。又何論庸俗者流。而器量褊淺者耶。貴綬以烏雕未得。反受擲掄。懊悵之懷。不可言狀。乃不謂兩三日間。獲此奇遇。千金何足重。所難者此良馬耳。且其所以珍愛此馬者。賞識才力。猶在其次。特欲藉彼之才力。壓倒己所睚眦之人。以出此一口無窮之氣耳。駿足既致。所願可償。此際心中。譬之食蜜。乃覺其中邊皆甜。茲復備聞悅耳之辭。將己所欲言而未吐者。盡爲傾囊倒篋而出。值此暢適之際。不期欣欣之色。盡達於眉宇中矣。

貴綬乃開其笑口。而謂諸客曰。君輩之言。未免鋪張過甚。但按之事理。殆亦似之。蓋

於倉猝之際。獲此意外機緣。不惟己之所未經。實亦他人所罕覩。爲兆既佳。則將來之結果。當屬不惡。苟能壓倒裕恒。一獲揚眉吐氣。再於大眾之前。加以議嘲。俾其內愧。則余願已足矣。惟是明日之交易。所携之金。尙嫌未足。勢當至家往取。君輩孰肯不辭勞瘁。爲余一行者。當有一客起而承諾。恐後。於是其議遂定。維時已近午夜。衆始各就枕席。貴綬以其既得玉豹。甜適而入夢鄉乎。抑或將喜而不寐乎。則非他人所及知矣。

比至翌日。恃李鈺口舌之能。卒以千金署券。先付百金爲定。餘款俟客返繳足。至是玉豹乃確爲貴綬所有矣。摩挲撫視。喜不可言。其感荷李鈺之盡力。亦覺不同泛泛。乃以奪得第三組錦標之馬。慷慨割贈。用表寸心。李鈺蒙此厚餽。殊覺驚喜逾望。其款待貴綬。愈加殷渥。賓主之情。益爲膠固。未幾客返。餘金付清。貴綬乃與李鈺珍重作別。携諸人及玉豹。得意而甯家矣。

第六章 愛妾妒馬與盟弟索馬

貴綬抵家之後。家衆以主人此次之馬。既奪得第三組之錦標。復以千金購一甯馨之馬而返。則皆紛紛向其致賀。貴綬曰。所得僅此甯足賀者。俟下屆賽馬時。博得全場之首選。再行賀余未晚也。雖然。自余離家殆近匝月。今茲初返。理宜置酒言歡。至余此次之得失。不足計也。

於是傳語庖廚。大開家讌。酒香肉腴。衆皆醉飽。席間所談。率爲賽馬之事。衆皆讚揚玉豹。不肯釋口。以爲將來與賽。必能爲主人吐氣。貴綬聞之大悅。酒入歡腸。不期逾暈。至晚醺然而醉。宿於愛妾美娘之室。闌別乍逢。乃覺不勝其怨慕也。

美娘是夕。以貴綬業經沉醉。不欲多有所言。次日晨興之後。乃叩其出門之經過。貴綬以愛妾之前。無復隱飾。因即詳爲陳述。無少遺漏。美娘聆之甚殷。逮其辭畢。始轉其星眸。以盼貴綬。發聲作嬌嘆曰。妾前此尼君之行。而君勿聽。乃就道未幾。即發宿疾。淒涼旅邸。調護無人。妾固知君種種之不適也。所幸福曜相臨。得占早愈。否則纏綿床褥者。其將何以爲情耶。且妾尤有逆耳之言。以縈君聽。蓋當君離家之始。固抱

一團興高采烈之心。以爲全場冠冕。舍我莫屬。今第一則居然第一矣。驟聞之。不禁令人瞿然以驚。欣然以喜。然一究其實。則所謂第一者。不過第三組耳。不又將令人啞然失笑耶。

至與裕恒萍蹤偶合。謬託知交。要君俱歸。一若頗有氣味之投者。及一旦門客多言。向其索馬。乃不效脫驂之贈。竟爾反唇相稽。予人難堪。大乖友道。君試思之。以前幾曾受此種奚落者。今又以千金而購一馬。良否尙不可知。脫令與賽之時。又復瞠乎其後。不幾徒助談資。貽人笑柄乎。竊願君憬然於已往之失。勿復沉溺於此道也。此一片之辭。似憐似惜。若嘲若諷。使出之他人口中。賞綬必且怫然不悅。今出自美人香口。乃覺其委婉動聽。關切良深。惟是於立談之頃。欲賞綬納此諫言。置賽馬之事於弗顧。縱使蘇張復生。掉其電光之舌。以陳說利害。亦未易奏此奇效。良以嗜之既深。又有報復之見。存於其內。宜其蒂固根深於胸。確乎而不可拔也。斯時賞綬含笑謂美娘曰。信如汝言。則余之此行。匪惟多事。抑且自尋苦惱。其挾與

俱歸者。恥辱而已。失敗而已。汝雖未肯明言。余已效彼昔人。聞絃歌而知雅意。是則昨宵之家讌。直屬自遮其羞。尙何可賀之有。惜余冥然罔覺。如在夢中。今得汝之提掇。始克自悟其醜。則余對於汝言。禮宜表示謝意。汝之胸中。得勿作此感想乎。言時目注美娘。笑益加甚焉。

美娘亦笑曰。余之心中。雖未敢遽作此想。然君所言。殆亦近似。貴綬曰。余固知卿意之如是耳。雖然。余非爲巧言自包其羞者。平心而論。其事誠不如卿所言之甚也。今請爲卿解之。夫博賽之舉。孰不欲爲其最勝者。但人盡勝利。則敗衄屬誰。余以甫行。插足賽會之中。居然獲得三組之第一。較余爲優者。固尙有人。然遜居余後者。則更人多於鱗。縱反躬自問。未足自豪。亦何至踟躕無地。至於索馬之事。致受譏言。此乃門客之鹵莽。非由余性之貪婪。且門客之索。固屬非是。在裕恒不與則已。何乃妄肆譏嘲。揆之事理。彼此交失。兩造有在。何與於吾。况歸途倉猝之間。而乃購得玉豹。前此賽馬之時。神駿人人刮目。徒以御者之弗善。遂致掩其長才。今既落吾掌握。則下

屈賽馬之勝利。直屬有券可操。報裕恒之譏言。而博得羣衆之喝采。且使吾賽馬之盛譽。洋溢乎遐邇。均將於玉豹取償之。而卿乃謂良否不可知。虞將來之瞠乎其後。亦多見杞人憂天。不能知言而已。

美娘曰。君之所言。洵可稱善於自解。且誇張玉豹不遺餘力。一似較諸穆王之八駿。有過之無弗及者。妾特恐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貴綬曰。余並非故爲誇誕之辭。卿苟見玉豹者。當知余言非謬。美娘聞言。嗤之以鼻曰。是何貴乎有此一見。彼馬之爲物。不過一尾而四蹄耳。余固習見有夙矣。貴綬曰。均是馬也。固有不同。取譬不遠。即以卿論。彼黝面之婦。黃髮之女。能與卿等量而齊觀耶。美娘見貴綬以己喻馬。心滋不悅。乃佯笑曰。若然。則君視妾與玉豹孰勝。貴綬曰。美人名馬。均吾所愛。似乎無分軒輊。此本屬一時興到之言。未曾審量而出。美娘則以爲視己若畜。不禁勃然變色。而言曰。君既視玉豹猶我。則請今夕宿於馬廄。與彼玉豹同寢處。以遂其珍愛之心。勿復瀟妾爲也。言時眉峯緊蹙。粉面含噴。嬌怒若不可嚮邇矣。

貴綬此時亦頗自悔其出言之驟。以致召此糾紛。則託爲排解之辭曰。卿乃妒玉豹耶。是真余所未能及料者矣。曾憶昔人妒花歌中有云。一問郎花好儂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一怒含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夫美人之妒花。猶可言也。以其姘紫嫣紅。爭妍鬪媚。彼此尙有相類之處。今卿乃並馬而妒之。毋乃出人意料之外乎。若使吾果與玉豹同寢處。則遍體皆將爲馬糞所沾濡。再復近卿。不當作三日嘔耶。

美娘聞此諧謔之語。亦不禁轉怒爲笑。目視貴綬而言曰。妾方以君爲馬所齷。不辨薰蕕。孰料尙知馬糞之馨。足以生人嘔噦耶。雖然。妾尙有言質君。君適引妒花之歌。其辭頗雋永有味。但好花與美人二者。究屬誰勝。妾將請君下一公正之裁判也。貴綬笑曰。茲事殊難下一斷語。余請仍引一詩爲證可乎。昔有一女郎。詠看花詩云。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塘上過。爲何人不看芙蓉。就此詩以觀之。則好花與美人。其價值之比較。亦可概見矣。美娘莞爾曰。君之所言。實不啻

代一般之男子。自書其供狀也。

斯時簾啓。則一十齡之小女。簪花滿頭。含笑而入。是蓋貴綬之愛女。乳名花姐者也。花姐既入。則向貴綬及美娘。蹲身屈膝爲禮。嬌聲呼父及阿姨。回身依壁。弄其手中之巾。貴綬問其胡自而來。花姐曰。兒晨起。覓父不得。問於阿母。母命至阿姨處相覓。因而來此。貴綬以手撫其髮曰。汝姨孔多。何以知我必在於是。花姐曰。美娘而笑曰。兒知美姨獨蒙阿父之憐。非其他之姨可比。故不期舉足。即至於是一。若有默啓之者。且即以兒日光而論。兒亦覺美姨較其他之姨佳也。言已。小目澄澄。流盼美娘不己。貴綬見其若有知。若無知。嬌憨之態可掬。不期靦然而笑。美娘亦忍俊不禁。攬花姐於懷曰。汝以美姨爲佳耶。汝父則以我方馬。至汝其他諸姨。汝父或當擬之以驢。擬之以犬。則非我之所得知矣。花姐聞言。作駭愕之狀曰。是言兒所不解。兒觀馬兩目如雷。毛茸茸然。每一鳴嘶。令人憎惡。無一處與姨相肖。阿父何以有此罕譬。美娘曰。此可叩之汝父。我則胡知。貴綬大笑曰。此中之故。可請汝姨詳言之。吾則無暇及。

此言已。遂起身出房而去。蓋又往視玉豹去矣。

貴綬自得玉豹之後。幾以全副之精神貫注之。命一老於飼馬之圉夫。專司其事。不惟藜糗加精。且時以粳米菘豆食之。陳紹之酒飲之。馬乃健旺異常。日形肥澤。貴綬又恐不常控御。則馬之筋力。或且日即頹弛。乃於每日晨起之後。或當夕陽西下之時。乘玉豹而偕諸客。以馳騁於郊原。每一放辮。他馬莫之或及。道旁見之者。罔不嘖嘖稱羨也。日月遞嬗。有若跳丸。轉瞬已至長夏。貴綬乃以祝壽之故。而有京師之行。蓋其父執大司徒某公。於季夏中旬。爲其六十初度。而司徒公之少君。現任某部郎中名祥麟者。則與貴綬自幼相契。曾通金蘭之譜。兩世交情。值茲大慶。在禮不能不往。貴綬乃携一客數僕。用伴途中寂寞。其心愛之玉豹。則亦挾與俱行。匪必用以爲乘也。置之家中。難免日滋懸念。挈以相隨。撫視良便。於是遂於炎威正熾之中。慨然就道矣。長途况悴。已抵京華。一行人衆。宿於旅邸。比至懸弧之辰。乃賞壽儀。往賀。斯時大司徒之私第。冠蓋盈門。貂蟬滿座。鋪張之盛。極於一時。貴綬登堂展拜。祥麟陪

禮起晤之後。僅克寒暄數語。蓋以此賓客憧憧。往來如織。身爲主人者。無暇作長時間之談話也。逮隔三日。祥麟往貴綬旅邸謝步。二人始克暢談。祥麟邀貴綬下榻於宅內。貴綬則謂携有賓客僕從。諸多不便。兼以起程在即。爲辭。祥麟曰。有是哉。兄之不情也。吾二人闊別已久。停雲落月。時縈寤寐之思。今以老人誕辰。始克彼此相晤。乃不思略事盤桓。竟欲決然舍去耶。且兄宦遊京師。爲年匪鮮。今茲舊地重來。寧無一毫香火情乎。弟不知故鄉有何係戀。乃使兄亟亟思返若此也。至於兄之賓客。則固亦弟之賓客。兄之僕從。亦猶乎弟之僕從。何嫌何疑。以此自外。豈謂弟並數人之饋。亦不能供給者。是則未免可笑人矣。貴綬見其誠意諄諄。不容再却。當即發言報可。乃於翌日。移居於大司徒之私第焉。

一日祥麟從公之暇。與貴綬置酒爲歡。數杯以後。各有醺然之意。忽一僕入白。祥麟謂主人所予之價。鬻者業經報可。茲特敬取進止。祥麟曰。可。命日晡時索與俱來。再行赴市兌價可也。僕人唯唯而出。斯時祥麟面上。頗呈愉快之意。舉杯乾之。不留餘

漣。侍者亟爲斟滿。貴綬從容詢之曰。適問何事。乃令弟有欣欣之色。可否聞之於兄。引爲下酒之物。祥麟曰。兄縱不詢。弟亦將告。蓋知兄與弟有同嗜也。蓋弟之所得非他。厥爲一馬。其馬毛色純白。望之如玉琢。弟於馬夙性嗜白。兄所知也。每讀昔人銀鞍白馬度春風之句。輒不禁爲之神往。今獲此馬。良愜夙心。故不期喜見眉宇。爲兄覷破。俟晚間此馬牽來。弟知兄常有吾見亦罕之嘆矣。

貴綬雖主於祥麟之家。但以服公之餘。殊鮮暇晷。主賓相晤。亦卒卒不及作深談。以故貴綬賽馬之事。尙未及聞於祥麟之耳。今者會逢其適。忽爾言及於馬。祥麟且張大其辭。侈爲罕見。貴綬暗思。彼馬雖良。未必能企吾玉豹。何妨使彼一見。用較短長。思維及此。語幾將衝喉而出。忽又轉念。則復噤而不言。蓋祥麟之爲人。貴綬知之有夙。賦性貪婪。最喜奪人所好。倘玉豹而爲彼所喜者。則其事殆矣。不如不言之爲愈也。

成竹在胸。辭鋒頓改。於是貴綬舉杯向祥麟而言曰。弟得此愜心之物。愚兄敢敬爲

弟賀。蓋以弟表表玉立之姿。再得此皎皎如雪之馬。攬轡過市。自當人人屬目。相得而益彰也。言已引杯立盡之。祥麟聞此。實獲我心之言。不覺爲之縱聲而笑。在貴綬自以爲深沉不露。可免去橫生波折矣。孰知事變之來。若有莫之爲而爲者。人之計畫雖工。終於不能掩蓋。則亦只能聽之而已。於時在旁承應之侍者。一面爲貴綬斟酒。一面微笑曰。主人新購之馬。雖佳。但較諸玉豹。則將大有遜色。祥麟曰。何謂玉豹。詎馬名耶。此馬果誰屬者。汝又何以得見。而矜矜然詡之也。

貴綬此時。殊恨侍者之多口。但已駟不及舌。無從掩覆矣。只能謂祥麟曰。是特愚兄之馬耳。足力少迅。似較凡馬爲良。至彼之所言。則似不無過諛。弟可無庸深信。祥麟曰。錫是美名。必爲佳馬。兄前此何以未之言及。貴綬曰。區區一馬。胡爲置諸齒頰。且吾輩欲言未罄者。孔多。更何暇及此末務。祥麟曰。兄以此爲末務耶。弟則視爲要圖。茲當以一觀爲快。遂命人牽玉豹使來。侍者噉應而去。貴綬雖滿懷不豫。然已無攔阻之餘地矣。

須臾而玉豹牽至矣。神采奕然。遠望已知爲俊物。及近。則毛澤映日。熠熠生輝。皎然有如霜雪。祥麟愕然直視。恍若饑夫之見肉。推座而起。自前撫視之。點頭咨嗟不已。許爲名實相副。口中喃喃然。則又相馬之面。相馬之背。以手撫其毛。不已。貴綬見其若有深嗜。益爲之怒然而憂。乃自往攬祥麟之袂。使之就座。曰。吾輩飲興方豪。胡爲以此間斷之。復掉首謂侍者曰。可行牽去。筵前而置一馬。吾乃覺其殊碍觀瞻。侍者唯唯。遂牽玉豹而去矣。

就座之後。貴綬忽叩祥麟。以部務之冗暇奚如。升途之希望何若。語殷殷然若不暇給。在貴綬之意。以爲置馬勿談。問以他事。則祥麟愛馬之思潮。可以使之中斷。孰知祥麟停杯沉吟。若有所思。對於貴綬之語。僅以唯諾應之。貴綬望其顏色。加以忖度。已知此事之不妙矣。

祥麟忽含笑向貴綬而言曰。弟新購之馬。有如水晶。兄之馬乃若美玉。同一白也。而優劣分焉矣。且兄馬神駿異常。必具有絕影而馳之能。在吾目中。實爲創觀。言至此。

忽失聲而笑曰。弟前者自詡其馬。謂兄親之。當目爲罕見。今者相形見絀。回思前言。直自彰其醜耳。吾輩幸屬至契。否則其將何以爲情乎。亦足徵發言之不可不慎也。貴綬曰。大凡人對於身外之物。恒視己之所有者爲劣。而視他人所有者爲優。使弟新購之馬當前。安知吾不亦加以歆羨耶。

貴綬之言。本以爲掩飾彌縫之計。孰料祥麟聞之。搖首大笑曰。兄言謬矣。弟實未敢苟爲贊同。夫物之美惡。一望而辨。詎謂弟有目如盲耶。若兄果以弟之馬爲美者。則請與兄互易。貴綬亦笑曰。是則非所敢聞。昔秦王以十倍之地。請易安陵。而安陵君弗許。兄亦竊附斯義。祥麟曰。兄乃擬弟爲虎狼之秦耶。是亦惡作劇矣。言已。彼此拊掌大笑不止。祥麟忽莊容曰。兄何緣而得玉豹。費去價值若干。可得聞乎。貴綬曰。茲馬係於途中購得。代價千金。弟其不以爲多乎。祥麟曰。是價何多之有。弟意竊以爲廉也。雖然。弟尙有不情之請。敢聞於兄。蓋既見此馬之後。愛之乃切於肺腑。兄如不以爲忤者。弟請以原價奉獻。將此玉豹割讓於弟。則兄之爲惠大矣。貴綬懸懸此事。

久已志忘於胸。茲竟不幸而發現矣。

凡人對於己所心愛之物。苟有莫逆之摯友。欲得之以爲快者。則其事處兩難。最難措置。縱叩之於心。不能割愛。然亦必委宛其辭。無能顯爲拒絕。斯亦社交上之慣例也。貴綬之於祥麟。早知其性有夙。預料其必有此等之請求。今果在其憶逆之中矣。於是謂祥麟曰。以吾輩之交。區區一馬。何能計及價值。弟如果嗜此馬。相贈則可。酬我以原價則不可。雖然。：：顧貴綬之言未終。而祥麟已遽然起於座間。向貴綬屈其一膝。行旗人之慣禮爲謝矣。

事出不意。挽救無從。貴綬此時不禁戚然於心。頹然於面。蓋以大司徒之冢子。赫赫之部郎。又爲己金蘭同盟之弟。一旦己言未終。遽已屈膝申謝。彼雖出於誤會。己則何能再爲明言。縱抱萬分之不懌。亦得拚却心頭之痛。拱手以此馬相贈矣。

雖然。千金何足恤。良馬難得耳。且猶非良馬之可貴。恃此良馬以資報復之爲可貴也。貴綬對於裕恒。因其靳不贈馬。更出譏訕之言。中心藏之。未能或釋。冀將來一吐

無窮之氣者。純恃此矯矯之玉豹也。乃無端而遭此厄。遂不得不直言相告。以釋其兩面蹣跚。難於兼顧之情。於是當祥麟爲禮之時。即以手挽之就座。曰。吾輩至好。何須爲此苛禮。但兄猶有下情。祈弟原諒。此馬雖云贈弟。而今則未能。須俟兄携之返里。遲諸八月以後。始能以此馬歸弟也。祥麟錯愕曰。承兄之惠。是無不可。但必須經此曲折。其中必自有說。尙希兄明以相告。庶可祛弟胸中之惑也。

貴綬至此。乃將賽馬之事。與裕恒搆贊之情。以及購此玉豹。以資報復之舉。滔滔陳述。披露無遺。祥麟曰。是則玉豹之馬。乃負兄榮辱之關係。其所肩荷。殊爲至重。弟乃迫兄舉以相贈。未免不情甚矣。貴綬曰。既經贈弟。何復言此。是不過時間之問題。一俟八月賭賽之後。勝則兄之氣忿已出。負則此馬亦歸無用。余亦無所用其係戀矣。祥麟曰。兄言亦盡。弟亦不更事推讓。吾知玉豹屆時。必能爲兄吐氣。至兄慷慨贈馬之誼。弟謹銘諸心版。將來得當之時。定將有以報德也。此一席之談話至此。遂告結束。越數日後。貴綬乃辭別祥麟。携其賓客僕從。去京華而歸故里矣。

第七 章 秋季之賽馬會

兔走鳥飛。流光若駛。蓋在此悠悠忽忽中。已將屆秋季賽馬之期矣。貴綬摒擋行李。預備再往興城。勢將仗此玉豹。一吐其胸中久鬱之氣。門下之客。逢迎貴綬意旨。先期而獻計曰。此次主人之敵。僅在裕恆。所欲得而甘心者。惟期戰勝烏龍。以爲快。倘與諸人共賽。則其意弗彰。不若抵興城以後。先行潛伏於客邸之內。俟第一日之賭賽既畢。突然出現於會場。僞爲失時後至也者。特挑烏龍。與之一爭先後。庶幾獲捷之時。其情可以大白於衆。而裕恆之受折辱。乃較普通之失敗。尤爲彰明較著。報復之舉。始覺酣暢美滿而無憾也。

貴綬聞此項建議。略事沉吟。始顧客而言曰。斯言亦是。但此中尙有推敲之餘地。蓋俟第一日罷賽之後。不幸而烏龍業已挫敗於他人。則吾輩之單獨挑戰。不挑其勝者。而在其敗者。殊屬索然無味。縱令勝之亦復不武。尙何酣暢美滿之足云乎。况乎勝負之數。難以預期。倘不幸而失敗在余。勝利歸彼者。若雜於芸芸儔衆之中。尙不

至特然自翹其短。苟指名挑戰。兩馬互賽。勝固以爲榮。負之辱亦加倍。此事亦不可不預爲顧慮。蓋凡事總宜通盤籌算。未可鹵莽從事。此則余總總然未敢遽行決定者也。

客聞此語。亦頗躊躇。乃未有回滿之答覆。另一客則進而言曰。以余淺見。窺測玉豹之較勝烏騅。裕恒自言之。賽馬會會長曾言之。李銖又言之。而且主人亦深信之。奈何事到臨期。反行狼顧。若謂事有萬一之不然。則古人所謂畏首畏尾。身其幾餘哉。况乎此兩月以來。主人專心於御馬之術。控縱之情。已達極點。昔詩所稱。馬是星精。人從日下來者。正可爲主人及玉豹而詠。勝算之操。似可無庸置慮。至恐烏騅先行見挫於他人。不足以當挑戰之選。此層所慮。殊爲縝密。但與衆共賽。則其意弗彰。留以有待。則恐落人後。顧此失彼。煞費經營。愚意亦有一法。足以處此難題。蓋吾輩抵興城以後。可仍舍於李銖之店。主人盡以其情告之。使其偵察預賽之馬。是否有較勝烏騅者。吾觀彼習於知馬。目光如炬。得其報告。不啻鐵案。屆時再定方針。以決

與賽之早晚。詎非依據確鑿。萬無一失乎。主人試思之。吾言曾有採納之價值否耶。貴綬聞言。首肯者再。似頗許其爲知言者。於是諸客羣加附和。力贊其議之是。蓋主人既以爲然者。他人自無攻駁之餘地矣。計畫既定。神志斯甯。逾數日後。貴綬乃復攜其賓客僕從。直指興城而去矣。

比將抵興城之前一日。貴綬與諸人計議。謂吾輩苟於日間而往者。或爲道路所屬目。倘不幸而遇前次與賽之人。則機事更將不密。弗如預計程途。以黃昏之時而入該城。則可蠲除以上弊害。諸客皆讚貴綬思慮之週。得未曾有。於是此一行人衆。乃於夜色濛濛之際。悄然而入興城。一似兩軍對壘。夜劫敵寨。軍士皆啣枚而疾走也。貴綬之所舍。業有成竹在胸。舊遊重到。徑路宛然。無須問道於人。已至李鈺之店。下馬而入。備保承迎。事隔數月。物換星移。店中供奔走之人。亦有新陳代謝之感。乃不能辨今茲之暮夜來投者。爲春季曾經宿此之上客矣。惟見其人物軒昂。僕馬衆多。則招待綦殷。掃其店中之上舍以待。貴綬與諸客盥漱既畢。始叩備保以主人在否。

備保對以主人甫至。方在會計之室。貴綬曰。吾與汝主人係屬夙好。可延彼至此一談。備保聞言。遂唯唯而去矣。

相見之下。握手大笑。略事寒暄以後。李鈺即向貴綬而言曰。君至胡遲。豈仍欲傲上次之臨時加入。如飛將軍之自天而下耶。蓋本季賽馬之期。已定於明日開始舉行矣。

前此數日。吾焦悚至不可耐。盼君之眼。幾於望穿。以君對此至有深嗜。以千金而購玉豹。今正當嶄然一露頭角之時。胡乃遲遲其行。甘落人後。余雖處於旁觀之地位。然託在至好。恐君或有不適之虞。殊覺疑慮莫釋。彼裕恆者。亦以君之不來。頗滋訝怪。余以君前此之購玉豹。曾囑令嚴守秘密。勿得輕洩於人。因未曾對彼及會中諸人言之。假令若輩得悉。君之先期揮金購馬。臨時乃效美玉之韞櫝而藏。則其致訝於君之不來者。不知更將何似。雖然。他人盼君之來則可。裕恆盼君之來則不可。良以君之來否。與他人不發生若何利害之關係。然獨非所論於裕恆者。蓋君若不來。

則彼之烏騮。又將獨佔勝場。君而竟來。則玉豹勢將掩彼之上。明日可及。莫之或先。吾敢將此二語。預爲君賀也。

貴綬聞言。色然以喜。曰。裕恆來耶。烏騮無恙耶。聆君之言。似乎明日與賽之馬。業經鑒定矣。李鈺頷首曰。昨日會中執事諸人。已將預賽各馬。評定配置。第一組之馬有五。而烏騮與焉。以余之眼光察之。四馬均虛有其表。碌碌無奇。以衡烏騮。瞠乎其後。本季賽馬第一之榮銜。又將爲裕恆所佔領。夫凡事數見則不鮮。彼裕恆者。盤踞此席。已不知其若干次。同人對之。均有嫉視不平之色。今得君之玉豹。一挫其銳。則彼之驕馘。定當爲之少戢。吾知君明日突然出現於會場。携此矯矯之良馬。裕恆必爲之喑然若喪。而餘人則罔不慨表同情者也。

夫貴綬未來之先。與諸客計之熟矣。且玉豹單挑烏騮。舍衆人雙方鏖戰。將以大辱裕恆。而一伸其前此之憤。特又恐烏騮之馬。先行見挫於人。挑其敗者。勢成不武。因此躊躇於衷。莫能自決。其所恃以先事偵察者。厥惟李鈺。但心旌懸懸。懼或事與願

違。未必即能令人滿意。孰料甫洗征塵。即得報告。裕恒蒞止矣。烏騮偕來矣。且又在第一組中。首屈一指矣。俟其戰勝羣馬以後。志滿氣盈之時。然後陡予以重大之打擊。則其挫辱難堪。較諸普通失敗。乃不可同日而語。以是而言報復。洵可謂美滿而無憾矣。

於時貴綬之喜溢眉宇可知矣。乃含笑而謂李銍曰。君關切良殷。令人可感。雖然。吾意竊與君左。蓋賽馬開幕之期。雖在明日。以時間而言。尙可不誤。然叩之吾心。殊無意於突然而加入也。貴綬言之。手循其鬚。色甚暇豫。李銍愕視曰。君之此舉。直令人索解無從。若謂無意於賽。則儘可不來。若謂有意於賽。則臨時何以不肯加入。况乎玉豹之來。匪易購以千金。蓄之半載。在君亦可謂煞費經營矣。夫諺語有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賽馬亦猶是矣。君乃選精銳於平日。廢戰鬪於臨時。此事已經大反其常。然使戡足弗來。猶可無見獵心喜之感。今竟身臨其地。而甘於袖手作壁上觀。此等幾多之矛盾。使人如墮入五里霧中。竊願君詳加詮釋。無令余大惑而不解也。

貴綬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余之意蘊於胸中。無怪君之大惑而不解也。蓋余明日之甘於袖手者。其故乃在裕恒耳。貴綬言至此。遂截然而止。以目視李鈺。若令其猜索此中之意味者。斯時李鈺。爽然若失曰。君明日之不肯與賽者。其故乃在裕恒耶。即以余言之。殊未敢苟居贊同之列也。夫當仁不讓。古有明言。賭賽之舉。亦若是耳。若顧念朋友之情。即爾自甘退讓。則舉足皆成荆棘。殊覺其窒礙難行也。况君之與裕恒。僅有數日盤桓之雅。並無久要不忘之盟。胡爲捨已成。人自甘遜避。若此乎。兼之裕恒久佔勝場。驕盈已極。一似此賽馬第一之頭銜。爲其永據之寶位也者。同人見其訑訑之顏色。中懷皆爲之不滿。君若能加以摧折。出其頭第。不惟彰一己之名。抑且平諸人之忿。奈何顧念眇眇之小惠。而願爲此重大之犧牲。既拋自身之令聞。復失多人之同情爲也。

李鈺言時。惶急之狀可掬。一若玉豹不肯登場。烏騮又稱獨步。足以令其觖望者然。亦足徵會中諸人。妒嫉裕恒之深矣。貴綬之客。以李鈺未識竅要。遽作此狀。不期彼

此相視而笑。賞綬則徐徐言曰。君以爲我不肯與賽。將以爲裕恒留餘地耶。殊不知此等逆臆。不但不能中肯。抑且背道而馳。蓋吾之不賽。非終於不賽也。將俟裕恒博得第一之後。然後單獨向彼挑戰。得託如天之福。幸能邁彼而先。則其所以折之者。不更將大鑿人意耶。吾以君爲至友。故吐其真情以告。至此事未經披露以前。尙望爲我保守秘密也。

真相既揭。疑義斯明。此際之李鈺。不禁以手擊案曰。有是哉。君用心之深。而設計之巧也。雖然。余對於君之此舉。又將不能無疑焉。蓋前則疑君待裕恒胡以若是之優。今則訝君處裕恒胡以若是之酷。良以明日與賽。孰後孰先。不過一普通之勝負耳。若待優劣既分之後。指名向彼索戰。使彼巍然居於第一者。忽爾踴躍於衆人之前。則其赧顏實將無以自處。此等之事。非蘊宿憾於胸。有意加以報復者。當不出此。君於裕恒。乃殊覺不類。今竟處心積慮。悍然爲之。不復爲之留顏面。則其用意果安在耶。

貴綬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余與君論交。雖暫。然自問彼此相契之雅。乃非泛泛。此等之事。自不妨詳以告君。余自信並非毒螫之人。人苟不加無禮於我者。我決不作此不情之事。彼裕恆者。端啟於彼。釁由自召。余中心藏之。常思得當以報者。蓋半載於茲矣。今者時不可失。遂出此策。一吐其往昔之憤。至吾二人構釁之由。余以長途疲倦。憚爲多語。當令吾客述其事以告君也。

貴綬之客。既聞主人之命。則滔滔敘述往事。無復遺漏。且更粉飾多辭。以彰裕恆之過。蓋寄食於人之門下者。其職固應爾也。客述既畢。李銖乃顧貴綬而嘆曰。有是原因。無怪君之出此辣手也。彼裕恆者。斬馬不贈。猶屬度量褊淺之恆情。乃恣爲媒嬖之辭。其咎實不可逭。宜君之蘊怒於中。而未能遽釋也。今日受茲懲創。實屬理之宜然。且可開其自悛之路。庶後此翻然知悔。不至再以此等面目向人。因思君前此以馬贈余。視彼裕恆待友之厚薄。相去奚啻霄壤。今此馬已由會中鑒定。列入第二組之內。亦可爲君告慰者也。

斯時店中之傭保將酒肴以入。李鈺乃起而興辭。貴綬挽其把酒閒話。李鈺曰：吾事集例，抽夜中之暇，親自支撥，乃乏此清閒之福。伴君爲長夜之飲，但相聚方長，請以期諸異日。貴綬曰：君既有事務羈絆，余亦不敢強攀。但明日賽馬之場，幸勿於今夕之談道及隻字。余等當蜷伏店中，不越雷池一步，以靜候君之消息也。李鈺領首而去。於是貴綬與諸客乃開懷縱飲，暢談極歡。蓋以事如所期，頗爲佳兆，遂共祝來日之成功也。

一日光陰忽忽易過。貴綬及諸客爲避人眼目計，不特不曾預賽，抑且未敢出遊。惟靜居店中，以待李鈺報告。夫人抱未決之事於胸，心緒恒如大海之潮，起落難於自主。所謂好整以暇者，豈易數數觀哉。今茲貴綬之事，徵以李鈺昨夕之言，如意可居八九。在稍持遠觀者，儘可不必自亂其心曲。無如積怨於半載，洩憤在一朝，苟有疏虞，益增懊惱。以故貴綬對於茲事，乃不啻舉子之望榜，新婦之窺夫。心旌懸懸，視爲畢生榮辱之關係。遂爾自晨迄午，自午迄暮，茶飯無心，語言少興，眉稜緊蹙，團團繞

行於室中。殊鮮一刻之甯晷。諸客亦皆緘默自甘。未敢多言以取咎也。未幾。夕陽西下。天已傍晚。貴綬似熱螿之蟻。兩眼幾於望穿。李銍之蹤。尙屬杳如。幾度使人覘之。亦以未返告。貴綬容色悵然。謂其門下之客曰。胡以若是其遲遲耶。抑實馬場中。有何變故也。吾憶上屆休息之時。乃未曾如是之晏。客曰。事難預料。或有何種參差。遂致其歸較晚。亦屬在情理之內。至吾儕所期。證以昨夕之談。當無少舛。主人似可無容疚心。貴綬頷首未答。當此之際。忽聞院中足音登然。則所殷殷翹盼之李銍返矣。

李銍既入。頗呈歡愉之色。貴綬起而迎之。兩目熠熠作光。似心中熱度之沸騰。已達極點。急欲得其一言以爲快者。李銍似喻其意。即握貴綬之手。向之致賀曰。謹祝君期望之成功。蓋裕恒之烏騅。又博得本屆第一組之第一矣。明日以玉豹折之。在君則其榮無上。旁觀亦大快厥心。君得吾言。亦釋然於中。無事徬徨自擾矣。貴綬此時微噓其氣。灑然如釋重負。始延李銍就座。而謂之曰。聞君之言。足以張吾之氣。彼裕

恒者。若非吾躬爲後勁。向彼挑戰。則彼又將於本屆賽馬場中。巍自尊爲無上矣。李銖曰。君言何常不是。彼裕恒於今日賽勝以後。含笑謂會中諸人。謂彼迭據勝着。實爲初願所弗及。明歲春季之會。將屏不與賽。庶幾會中巨擘。可以另易他人。否則此位置永久爲彼佔領。自問亦殊覺乏趣。言時。一種得意驕矜之色。溢於眉宇。其黨徒亦從而和之。加以諛辭。至彼失敗諸人。聞此不入耳之言。則罔不睨睨疾視焉。

貴綬曰。彼愈沾沾自喜。爲小丈夫之行。則來日折之也。愈足大快人意。但未卜玉豹之馬。果能奏此膺功。俾吾一吐其氣否。李銖曰。君儘可放寬懷抱。吾決之於理。決之於勢。彼裕恒之當見折於君。殆有如燭照數計。而無所用其致疑者。蓋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既爲理之當然。而舉止既高。其心不固。又爲勢所必至。况乎二馬之優劣。在諸人心目中。久有定評乎。假使吾言不中。自此當戢影家園。不復再談賽馬之事。貴綬曰。君剖析精詳。動中肯綮。吾氣乃爲之一壯。夫氣壯者。必勝之符也。明日果奪裕恒之席。定當有以謝君之貺。李銖曰。吾方謝貺之不暇。區區數言。尙何相謝之有。貴

綬曰。君言何指。吾所未解。果有何事。足以當君之謝耶。李銜堯爾曰。吾言突兀。無怪君之滋疑。今明以相告。蓋君前次相贈之馬。本日於賽馬場中。與八騎競其足力。乃竟越衆而先。博得第二組之第一矣。吾策馬而歸。喝采之聲雷動。其所以膺此榮寵者。皆出於君之所賜。尙不值得一謝耶。貴綬聞言。亦爲之欣慰不置。於是彼此談話。益復歡愜逾常。興高采烈。使非明日赴賽馬之場。爲修養精神計者。殆將爲徹夜之談矣。

第八章 當場報復

關外之地。其寒較內地爲早。故當八月之時。在茫茫曠野中。已有古戍黃花平陽白草之概。遊人經此。觸目淒涼。始不勝其蕭瑟之感。是蓋節候使然。天時之舒慘。足以影響於人心之欣戚者。乃不謂人事之繁華。亦足以點綴天時之枯寂。而使之頓呈絢爛晞觀。蓋於時興城郊外。莽莽數里之中。人語喧闐。甚囂塵上。四方接踵而至者。尙復絡繹不絕。且人人面上。均含悅懌之色。絕無些微寂寥之感。雖時爲秋肅。而有

若春溫。噫。果何故歟。而能轉移人之心理。若此耶。是善。即吾書所叙興城之賽馬場也。

此時會員已續續而集。在棚內談笑甚歡。馬則紛列於棚外。揚鬃奮尾。迎風而嘶。旁觀之人。率多賭其日力。加以評騭。其景象。乃與春季無異。惟氣候殊耳。棚中諸人。坐立雜沓。有昨日業經畢賽。今日特來爲壁觀者。有今日躬親與賽。以期奪得錦標者。在羣衆之中。有一人巍然據上座。會長方與之縱談。他人亦多望其顏色。似於歆羨之內。暗寓妒嫉者然。其人伊誰。而動人之觀瞻若此。是即累戰皆捷。本屆賽馬。又博得第一之裕恆也。

人常稱心遂意之時。恆不免誠中形外。露其揚揚自得之色。即與人周旋晉接。亦在在顯其侈然自足之容。此本恆情。初無足怪。蓋懼滿之招損。而虛懷若谷。謙以自牧者。惟盛德之君子能之。又安得責於一般之庸衆耶。彼裕恆者。怙其累勝之威。覺他人當之者。無殊於擢枯拉朽。雖此意蘊之於心。未曾宣之於口。而他人之居其下風。

者。已覺其語言神色。岸然有異。引起幾多不平之觀念矣。孰知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在其推倒一切。顧盼自雄之時。彼蓄憾待發之貴綬。亦已潛蹤而至。思有以折辱之。用快其報復之心。而裕恒此際。尙茫然也。於時場中知此事者。僅有一人。蓋即先貴綬而至之李鈺也。

日影漸高。人至愈夥。會中執事諸員。以開賽之晷刻已近。多着手於開會之佈置。其與賽之人。亦各出視其馬。加以檢點。恐其蹄鐵肚帶少有參差。則將爲賽時之累也。昨日畢賽者。業經三組。今日則於第四組起賽。雖當局之振奮無殊。而他人則難免有每下愈況。羌不足觀之念。况裕恒頹然爲個中之領袖耶。以故彼之隨衆而出。面上微微含笑。一若成人視孩童之遊戲。貌不屑意者然。衆中有窺破其意旨者。中懷愈爲不懌。惟李鈺則潛行匿笑。謂汝得意僅在須臾。失意之事。轉瞬即相逼而至矣。在此栗碌之頃。忽聞鈴聲。嗒嗒蹄聲得得。自遠如飛而至。四週圍觀之人。盡皆翹首讓路。會中執事以及與賽各員。亦多訝其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當此驚愕未定之際。

數騎已蒞於場內矣。下騎之後。一人獨越衆而前。此時場內諸人已辨爲誰。則多頷首爲禮。會長則摩挲老眼曰。貴君耶。胡以此次之至。又若是其晚也。上屆恰值開幕之期。尙可臨時加入。茲則已屬第二日。前三組業經畢賽。君縱得有佳馬。亦將無用武之地矣。奈之何哉。言際。搖其頰白之首。頻頻嘆息。惋惜之色。現於顏面焉。

貴綬未及致答。已有一人。出自羣衆之中。向之大笑曰。開會之先。吾曾念君不置。謂必有事羈維。遂致不克與賽。豈意姍姍其來遲耶。君豈以賽馬之事。有如積薪。習見古人後來居上之語。遂故意後時失事乎。不然。一誤再誤。何其若是之巧也。言已。又復大笑不止。其人爲誰。則裕恒也。貴綬曰。重勞諸君置念。深抱不安。余之累次晚來。儼如若或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雖然。與會尙可及。不至興徒勞往返之嗟。無須諸君之軫惜爲也。此時忽聞一片讚嘆之聲。沸然有如潮起。有謂似此神駿。實所罕觀。有謂此馬昨日與賽者。或將爲全場之冠。有謂此馬之白。溫其如玉。即以毛澤論。亦爲希世之珍。噫。此等讚嘆之聲。果胡自而起乎。蓋即對於玉豹之評論也。良以此馬

自入賞綬手中。象養精良。半載之久。頓改舊觀矣。

裕恒本嗜馬最篤之人。聞此讚嘆之語。不期越衆而前。驟覩玉豹。不禁愕視。近而以手撫摩之。嘖嘖不容於口。亦不復識此馬前此曾經與之共養者矣。掉首謂貴綬曰。君得此軼羣之馬。乃不應時而至。吾殊爲君扼腕不已。貴綬夷然曰。君無須代我悵。我自補救之法在。斯時會長亦前視玉豹。略加端審。偏其首作思索狀曰。此馬良爲俊物。但吾不知以何因緣。乃覺其似曾相識。李鈺在旁。得聞會長之語。暗服其老眼無花。及貴綬致答裕恒。謂自有補救之法。會長則以目視之曰。君此言果作何解。可得聞乎。於時環遶於四週之會員。其視綫亦羣萃於貴綬之面。急欲得其答覆矣。

貴綬色甚暇豫。微笑而言曰。諸君欲詰我補救之法乎。此事當然公開。而無所容闕。惟於未宣布以前。余尙有一事轉詰諸君。用爲我補救方之目標。其事維何。則本屆與賽者。何馬博得全場之冠也。夫裕恒之烏騮。於昨日高標第一。貴綬已聞而知之。

今之爲此言者。蓋欲藉泯痕跡。不欲顯示未到場以前。挾有成心。故意與之挑釁也。斯時在場之會員。幾於全體一致。手有指。指裕恆。目有視。視裕恆。轟然向貴綬而言曰。君欲知本屆賽馬。奪得錦標者乎。蓋仍裕君是已。良以會中第一之座位。一似與裕君發生特別永久之關係。非他人所能染指者然。君之有此諮詢。足見慳於近年來會中之真相也。當時雖衆口囂然。不無龐雜。但其語意之間。則皆相違不遠。亦足代表會員一般之心理矣。裕恆聞此載羨載妬之言。中懷得意已極。惟表面則示謙和之態曰。此亦會有天幸。故能無隕越之差。若諸君之謬事推崇。言過其實。良非余之所敢任受者也。

裕恆之言甫終。貴綬則以目睨之曰。噫。本屆之賽馬。君又博得第一耶。是誠非余之所能及料者也。裕恆聞此言。立呈不懌之色曰。余倣倖獲此。君不爲余賀。而乃爲此詫異之辭。命意何在。殊所未解。貴綬聞此詰難之言。似乎毫不介意。且轉詢裕恆曰。君此次與賽得勝之馬。仍屬烏騮乎。裕恆曰。然。貴綬益搖其首。用示慨惜之意。裕恆

觀之。憤不可遏。曰。君不滿意於馬耶。抑不滿意於人耶。尙望明白宣示。以祛吾惑。吾智識淺短。實不能測君用意之所在也。於時在場諸人。覩賞綬之色。聆裕恒之言。亦皆張目哆口。急欲知其究竟焉。

賞綬此時莞爾而笑。徐徐謂裕恒曰。君以爲不可解耶。余請爲君解之。蓋余得此白馬。材力尙屬不惡。期與在會諸君一相角逐。不意後時而至。勢將無所用之。因思本會之中。有指名索賽之一法。僕竊不揣。欲與木屑之博得第一者。一爭先後。縱歸敗衄。亦較虛此一行者爲佳。此即余前此所謂尙有補救之法在也。孰知此次哀然居首者。又屬於君。而爲君爭此光榮者。又屬彼材力負絕之烏騮。以人而言。則不能挑戰。以馬而言。則不可挑戰。余所抱索賽之志願。至此幾幻作空花。此則躊躇悵惘之色。鬱於中者。不期發現於外。君未喻其旨。加以疑惑。固亦在情理中也。

賞綬之言至此。略事遲頓。裕恒則軒眉吐氣而言曰。君言誠是。夫以吾輩之相契。烏能指名索戰。非惟君之所不肯出。抑亦余之所不樂聞。良以君勝而我負。或我先而

君後。彼此相視。均不免興味索然。則不如其已也。吾觀君之白馬。精神四溢。迥非凡品。俟下屆賽馬之時。吾情願以第一之位置拱手相讓。雖得名較遲半年。而暫屈終伸。在君亦似可無憾也。

洋洋其言。自鳴得意。在裕恆之意。以爲此事業告結束矣。孰知乃有大謬不然者。蓋其所言。甫經誦然而止。貴綬則曰。君勿遽作此言。蓋吾辭猶未畢也。良以吾之木衷。雖不願與君挑戰。無如勢逼處此。乃有欲罷而不能者。則其結果之所至。終不免與君當場一賽也。

特兩兩比較而觀。吾控御之術。既不如君之精。而以吾白馬。較君烏騮。亦殊覺大有遜色。則賭賽之所得。不過爲君增榮益譽而已。但倣倖於萬一之中。而妄作非分之想。吾亦無恤。自呈其劣焉。至君謂下屆賽馬之時。願以第一相讓。此言乃深覺未安。良以下屆勝算之操。在君亦無十分把握。我躬之不閱。遑恤他人。則不如即今一較短長之爲得也。

會中與賽諸人。對於裕恆之累次壓倒羣倫。久懷怨望妒嫉之意。况此時裕恆所言。尤足招諸人之忌。今聞貴綬欲與之單獨比賽。則咸抱幸災樂禍之心。思仗白馬之威。奪裕恆累勝之席。則抑鬱之氣。亦可藉此少抒。因之皆附利而言曰。貴君所論。深合吾輩之心。兩君當場一較身手。吾輩亦得擴其眼界。諒裕君爲會中老斲輪手。決不至畏葸而不前也。

裕恆此際。面上頗呈枕隍不安之色。對於衆會員。推波助瀾之辭。亦復無暇致答。但向貴綬而言曰。君乃欲指名與吾賭賽耶。是誠出乎意料之外者矣。良以吾輩交情。似不宜爲此單獨之比賽。况二人之中。負者必居其一。我負則頹前此之令名。君負亦辜索戰之勇氣。衆目睽睽之下。彼此均非所宜。故吾敢抒其誠悃。敬以告君。尙望取消前言爲得也。

貴綬則似嘲似笑而言曰。君之論列。雖亦不爲無見。但天下之事。均有正負兩面。君只言其害之一面。而未言其利之一面。則理由似亦未臻充滿之域。蓋君勝則名譽

益且加高。我勝則此行亦不爲枉。彼此之利益似可等量齊觀。至謂二人之中。負者必居其一。衆目之下。殊難爲情。不知當仁不讓。古有名言。在師且然。何況於友。君亦似可不必斷斷於此矣。又何論勝算之操。在君固十居八九耶。况吾必欲與君一賽者。其中乃有實逼處此。欲罷不能之勢。前者不既向君言之乎。尙望允我所請。而勿庸過却爲也。

此等咄咄相逼之辭。實爲裕恒所不及料。中懷鬱勃。頗怪賞綬之不情。亟思折之當場。而後於心始快。無如勝敗之數。不可預知。勝固足以自豪。敗將何以爲地。且裕恒固老於相馬者。雖未識當前挺立之白馬。曾經與之並轡而馳。爲自己心中所激賞。但覺其神采照眼。顧盼不凡。持較已有之烏騮。或且駕之而上。倘不幸而致蹉跌者。則數年來之名譽毀矣。彼賞綬在會中爲新進。敗亦不足爲奇。己以先進之資格。且執會中牛耳有年。一旦見挫於人。爲辱實乃加倍。思潮起落。忐忑不寧。因遲疑而謂賞綬曰。君所稱實逼處此。欲罷不能者。其故可得聞乎。裕恒言時。躊躇之色。見於顏

面。蓋此等之詢問已屬無聊極矣。

當時在場諸會員不但曾見屈於裕恆者。見彼勢處窘鄉。潛爲稱快。即置身他組之人。與彼利害向來並無衝突者。亦皆喜上眉梢。面有得色。蓋古人所稱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者。其事固由來久矣。於時貴綬則傲然答曰。承君相詢及此。本當舉以相告。無如事先未便宣布。當俟罷賽以後。自當白之於公衆之前。總之賽則賽耳。君以常勝將軍之資格。豈能效膽小如驢之輩。高懸免戰牌耶。言已。他顧而哂。諸會員亦皆附和而笑。其捷於口給者。則更加以冷嘲熱諷之辭。直使聞者置身無地焉。裕恆至此。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因亦岸然出傲兀之辭。決與貴綬一爭高下。遂磋商所賭之采。貴綬則欲千金一擲。裕恆顏色猶豫。意似以爲太奢。而訥訥未便遽出諸口。會長窺其意。則居間調停。卒以五百金定議。蓋此等之鉅采。亦從前所未有矣。會員多竊竊私議曰。裕恆之氣已餒。不必待既賽之後。當可卜勝負之自有在也。會長則以此等指名索戰之事。久不經見。况乎人既有聞於時。馬亦矯然特出。所賭

之采。又復如是之鉅。亦大足爲會中光寵矣。

於是憇憇諸人。挂采以增興趣。所謂挂采者。於所賽兩馬之中。彼此任擇一馬而保之。所賭之采。亦由雙方酌議而定。所保之馬勝。則保者亦勝。所保之馬負。則保者亦負。殆猶乎博局中之挂注也。會長之言既發。衆多贊成其說。乃商榷結果。事竟迄於無成。其故維何。竊諸人之中。願爲白馬作保者。實多於過江之鯽。願爲黑馬作保者。竟爾寥寥晨星。多寡懸殊。彼此難於對峙。挂采之事。至是遂等於零。裕恒見人多左袒貴綬。不獨蔑視其馬。並若以己爲敵者然。怒氣滿胸。無從發洩。繞頰之短鬚。皆稜稜爲之翹起矣。

本日之會場。原定由第四組起賽。今既經臨時之動議。裕恒貴綬二人。踴躍爭先。當然變更原定程序。於是開幕之始。即以烏騅玉豹一較勝負矣。此時四圍林林總總之觀者。亦得備節其事。由近及遠。彼此互相告語。率皆欣欣然面有喜色。良以昨日壓倒一切之駿焉。今日復有人欲與之角勝爭先。則其勝負之結果。殊有先觀爲快。

之價值也。此時關於開賽之佈置一切。均措辦就緒矣。鉦笛之聲大作。幾欲上徹霄漢。貴綬裕恆。咸已據鞍挽轡。集其全副精神。期爭此一刻之運命。貴綬則欲雪其前此之憤懣。裕恆則欲報其今日之不情。苟能操必勝之券者。直不憚以性命易之。二馬亦皆振奮異常。頻頻昂其首而躍其尾。一似體會主人之心。將欲賈其莫大之勇者然。於時幾多之會員。無數之觀者。盡皆運其目光。盤旋於二人二馬之上焉。發口號之監視員。徐行而前。略舉其手。鉦笛之聲立息。口號既發。二馬絕塵而奔。有如脫兔。鉦笛之聲再作。以表示歡送之意。剎那之頃。二馬已如一點黑星。渺然不可復見。會長搔首嘆息。語諸人曰。吾觀貴綬後時而至。指名索戰。頗若有意與裕恆爲難者。然憶上屆賽馬之時。二人之相識。尙係老夫躬爲介紹。後聞其頗相契合。裕恆曾邀貴綬。至其署內盤桓。以理而言。當無若何齟齬之事。今乃不爲水乳之交融。而作冰炭之反對。是果有何芥蒂。而相惡一至於斯也。誠令人懷疑於中。而莫測所以矣。會長言畢。又復喟然長嘆。一若慨友道之不古。而抱有無限之感者焉。當時在場諸人。

除貴綬賓客不計外。知此中底蘊者。厥爲李鈺一人。然彼則守口如瓶。不肯輕洩一字。以故對於會長之懷疑。均無相當之解釋。但諸人以久屈於裕恆之故。咸抱睚眦嫉視之心。今有人焉。將從而加以摧折。實不啻代衆人洩其所憤。則其慨表同情。可不待言。今會長之辭。頗若爲裕恆不平。而致不滿於貴綬者。則與衆人之心理殊爲背道而馳也。

當時會員之中。有一人奮然致答曰。會長所言。亦未免過事揣測。蓋從來好勝之心。誰不如我。使不插足於賽馬之會則已。苟亦身與其列。孰不欲躬爲第一。歷倒諸人。良以每屆賽馬之巨擘。譬如場中考試之掄元。人人有分。凡風簷寸晷。低首矮屋中者。皆思將十年窗下之功。一朝傾囊倒篋而出。期得足奮鵬程。名題雁塔。詎得謂自賁其才。力爭上游者。與其他諸人有隙耶。吾輩之賽馬。其心理亦猶是耳。平夙重金以購之。美食以飼之。敝精勞力。訓練而馳騁之。萃全力於馬。幾於一切盡付犧牲。其懸懸心頭。霍霍眼底。非欲於開會之時。作一鳴驚人計耶。彼裕恆者。會有天幸。累年

以來。佔會中之第一。若其所固有者。試問在會諸人。孰不黑掩出彼上。徒以良馬難求。有志莫逮。遂亦付諸無可如何耳。今君遠道而來。携有超羣軼倫之馬。不畏強禦。向其索戰。此不惟在畜馬者。理所應爾。抑亦在會諸人。所深爲贊許者也。今會長似不以貴君爲然。且疑其有意挑釁。烏乃與羣衆心理。大相刺謬乎。且充會長之意。頗若深願萬歲千秋。裕恒永爲會中之冠者。吾不解彼操何術。能得會長之歡心。而視之一至於此也。言已。顧衆人而笑。以示其鄙夷不屑之意焉。

會長老於世故。聞此詆訕之辭。亦夷然不以爲忤。只微笑言曰。君見左矣。余與裕君無德與貴君無怨。彼此之間。無所用其軒輊。頃之所論。特不過據理而言耳。君如不以爲然者。請靜觀其後。當知吾言之非謬也。李鉅曰。就事論事。凡置身於本會者。孰不欲於羣衆之中。首屈一指。至彼此之有隙與否。則爲另一問題。蓋無隙亦不能廢其競爭。有隙亦不必藉此爲報復也。衆聞斯言。多予贊同曰。李君持論。甚爲平允。彼貴君與裕君。彼此曾否齟齬。吾輩可無事深求。今茲賽馬之場。只以勝負爲斷。孰能

先至者。吾輩即竭誠歡迎之。但據事理之推測。白馬似較黑馬優也。

會長聞衆人之言。暗念古語有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今裕恒以屢據勝著之故。惜未能謙德彌光。諸人蓄憾於心。殆非一日。咸思藉貴綬之白馬。一吐其胸中塊磊不平之氣。多助寡助。勝負昭然。大勢所趨。無能爲諱。彼二馬材力之優劣。姑置不言。而裕恒之挫衄。固已占之於衆人心理中矣。累年盛譽。敗於一旦。行且見譏衆口。而避免無從。靜言思之。吾殊代其難以爲情耳。顧當會長俯首無言之頃。突有異聲入耳。足以破其沉沉之思者。則諸人之鼓掌。轟然有如新年之爆竹是已。會長此際。亦不禁思潮驟斷。昂首而觀矣。

於時鉦笳之聲。沸然如怒潮而起。全場無數之面。盡成一直線。爭向來路而觀。但見塵沙滾滾中。二馬已如飛而至。白馬如瑞雪降自天空。黑馬如烏雲湧來海上。一則似疾風之馳。一則作流星之逐。諸會員竭其目力而觀。均不禁喜形顏色。暗慶其私願之償。蓋黑馬之後於白馬者。約四五丈有奇。貴綬坐於馬上。汗流被面。手舉紅旗。

迎風而颭。裕恒則鬚髮怒張。力鞭其馬。觀其哮怒之狀。似欲擲其生命而前。良以彼能先貴綬而至者。雙方之勝負。尙可平均。不至全盤盡歸輸却也。無如貴綬此時馳騁之疾。亦不亞於裕恒。因其蓄憾於胸。今始得當以報。何能以最後之勝利。拱手讓人耶。因之轉瞬已至棚前。翻身棄鞍而下。足未立穩。裕恒已追蹤而至。彼此相隔。殆未及一秒鐘。然先後已判然而異。此時驟有高亢之呼聲。出自羣衆之口曰。本屆之賽馬。當推貴君爲全場之冠。彼裕君第一之資格。已經此次之後至而取消矣。凡人當衆目觀瞻之下。榮辱所係之交。則其爭名之心。較之爭利爲尤酷。此無間於性質之賢愚。地位之高下。蓋罔不從同者也。裕恒席累勝之威。固已志盈氣滿。諸人之不慊於己。早已默察而知。但以彼輩皆出吾下。其勢固莫能如余何也。不料來此意外之敵。竟爾敗於其手。不惟名譽失墜。有如墮地之甌。而衆人之大肆譏誚。且將如羣蜂之交螫。此等恥辱。直不啻被撻於於市朝。誰實爲之。而至於此。於是滿腔怨毒之氣。斯不得不呵之於貴綬之身矣。

顧裕恒之胸中。雖爲懊惱。怨憤所填。溢而在貴綬。則面呈愉色。宛如高擗巍科。彼諸人歡迎之者。亦皆表十分誠懇之意。會長循例酌酒致賀。貴綬手捧金杯。顧盼自雄。覺生平意氣發舒。此時爲無上矣。李鈺前而致辭曰。累年以來。本會特製慶賀之金杯。僅與裕君之手。相爲把晤。他人皆無能攀援之者。今貴君一破往例。飲此得意之酒。會中諸人。或能附其幸運。漸躋而升。庶不至本會之光榮。盡爲一人所佔據。故今日鄙人之晉祝辭。非爲貴君一人賀。實爲本會全體賀也。諸會員聞言。覺李鈺之辭。皆其蘊蓄於中。而未得驟吐也。今彼乃代爲言之。莫不拊掌贊成。許其爲實獲我心焉。

貴綬則故示謙和之態曰。鄙人託諸君之庇。竟得邁裕君而先。此不過僥倖一時。實非初願所及。此際言之。尙覺惶悸。未敢自信。良以裕君老於養馬。實爲會中之宗匠。而烏騮又復神駿特出。享大名而冠全會者。已蟬聯二次於茲。蠢爾白馬。烏能與抗。不意勝負竟屬無常。成敗殊難逆觀。猥以騏驎見屈。駑駘故余不僅爲裕君致惜。而

尤爲烏騮抱枉也。良以裕君平昔之待馬。視同拱璧。愛若奇珍。寧肯失歡於人。決不馬之是棄。以理而言。具此精誠。則馬亦不常鹵莽以報。不意矯矯之烏騮。竟未能善體斯旨。而仰答主人之惠。是誠出乎意料之外者也。若余者。雖亦以重金購馬。然而貴人賤畜之分。自信尙能辨之甚晰。故自問待馬之懇摯。當較裕君退避三舍。不料鄭重其事者。有時失機。而掉以輕心者。乃能成事。亦足徵利鈍之歸。殊無定所。足予吾輩以絕大之教訓也。貴綬言已。目視李銍而笑。蓋其語中隱含機鋒。已將裕恒前此不肯贈馬之怨。暗爲揭破。匣劍帷燈之言。殊足耐人尋繹也。

裕恒既遭意外之失敗。復受而無端之諷刺。其中懷之憤激。殆未可以言語形容。以故當時面色頽然。有如泡血。忿忿向貴綬而言曰。君勿爲此奚落之語。使人難堪。須知以項羽之雄。尙有烏江之敗。以苻堅之盛。難免淝水之失。英雄奮鬪之命運。尙且有然。更何論於區區賽馬。况乎本會之開會。每年例有二次。本屆之勝者。難保下屆之不敗。本屆敗者。下屆亦未常不可轉而爲勝。兼之挑戰臨時。勝負立行易位。殷鑒

不遠。即在吾身。勸君勿事張皇。少斂其鋒。銘爲得也。

且君謂吾之待馬。視同拱璧。愛若奇珍。寧肯失歡於人。決不馬之是棄。此等若嘲若諷之言。吾實不解其命意之所在。尙望詳晰剖示。勿隱諱其辭。而亂人心曲也。嗚呼。前此索馬之隙。裕恒已付淡忘。孰知受之者已蓄怒於中。悍然爲此當場之報復哉。斯時有一人。越衆而前。將致答裕恒之疑問。其人伊誰。則以一朝之言。構兩家之怨。寄身於貴綬宇下。而曾向裕恒索馬之客者也。客此時。意氣矜張。較彼主人貴綬。殆尤過之。輾然向裕恒而言曰。君於吾主人所言之旨趣。尙未能了然於中乎。余雖不敏。竊願爲君解之。蓋良馬雖屬可惜。但較諸良朋。則尙有間。若當情誼不能兩全之時。衡諸情理之平。則寧犧牲其良馬。決不開罪於良朋。此固有識者所應同具之心理也。乃觀於君往者之行。竟爾與此渺不相合。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馬之是珍。而友不足惜。至其結果所得。良朋既失。馬亦見屈於人。回首前塵。能勿悵悵。是吾主人之言。正所以俾君爲開悟之地也。

裕恒至此。始憬然於前之極力索戰。後之恣爲詬言。均基於索馬未得之怨。納交未遂。反以成讐。無端造因。結此惡果。不能不嘆前此結納之多事也。於是慷慨面衆而言曰。貴君之後時而至。單獨挑戰。吾固疑其有意出此。但反躬自問。彼此初無惡感。故尙未敢深信。今聞彼客之言。始恍然於結怨之故矣。今請以茲事顛末。白諸公衆之前。孰是孰非。願求公正之裁判。庶知今日之事。其意初不在馬也。裕恒言至此。乃以往昔驚盜索馬之事。滔滔加以陳述焉。

夫挾嫌報復。本非事理之公。况索人之物未遂。遽爾蓄憾於胸。漫思凌躐其人。以爲快。尤非丈夫之所宜出。是則裕恒之愬。固應得衆人之同情。慨然予以援助矣。無如近晚以來。人情澆薄。對於雙方構釁之事。無論其孰是孰非。從不肯挺身而出。判其曲直。善旣中一方之杆。則必逢一方之怒。無端而開罪於人。自問殊不值得也。兼之諸人對於裕恒。以其久踞會中之高位。亟思有人顛覆之。以酬其嫉視之心。今旣如願相償。則方欣慰之不暇。又安肯助之張目耶。以故諸人雖備聞裕恒之言。率皆噤

若寒蟬。漫然不置。可否。惟會長睨衆人而笑。若自詡有先見之明者。既見諸人相率不言。則從中排解數語。然亦摸稜兩可。無關痛癢也。

裕恒見諸人態度冷淡。無一肯發援助之辭。益覺憤火中燒。難於自遏。則更軒眉努目而言曰。諸君不肯容喙其間。豈震於貴君一勝之威。遂致格格不吐耶。抑以貴君之前此要索。視爲當然。吾之勒而不與。乃爲非是耶。今請再爲諸君申言之。夫古語有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語精確。洵爲不刊之論。諒諸君當亦不能否認之。吾料貴君之自愛其馬。當亦無異於吾取譬不遠。即在今日。彼所有之白馬。既已獨擅勝場。從而加以珍重。亦屬人情之常。初無足怪。彼豈肯動於友人之一言。一旦割其所愛。拱手授人耶。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己之不能於人何責。是則以此爲睚眦之怨。遽存報復之心。毋乃小丈夫之行。不足當大方之一哂乎。今日之事。假令有識者觀之。則貴君之勝不足爲榮。而余之負亦無足爲辱。良以貴君之雖勝。而其事乃無稱述之價值。且將貽譏於人。而無能爲諱也。在裕恒侃侃而談。方

且謂足以緘執貴綬及諸人之口矣。孰知結果所得。乃更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則亦只能怪其命運弗佳。處處皆成罣碍而已。

斯時貴綬聞裕恆之言。中心之喜。乃不可狀。以爲斯人者。方將自加辯白。用蓋其羞。孰知乃舉足投吾之罣中。可哂孰逾於此。得隙而乘。加以醜詆。吾亦無恤矣。於是微笑以前。朗朗謂衆曰。適纔裕君之所言。吾實居首先贊成之列。良以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尤爲世間各事之公例。倘不己躬是責。而惟鯁鯁於人。索垢尋疵。不遺餘力。但其所以求諸人者。乃未常一返諸己。若而人者。是不啻以秦檜而斥盧杞之奸。以無鹽而笑嫫母之醜。其足令人噴飯也。無難矣。余雖不敏。自問尙不夢夢至此。今日之事。無論當場角勝。本無嫌隙之可言。即令勉徇裕君之辭。謂因吾門客多口。索馬未遂。致令齟齬橫生。用爲今日報怨之地。但前此之事。假使吾身當之。彼此易地而處。吾敢果於自信。不惟不至盛氣向人。以纖芥之事。而開罪於友。且更顧全情誼。不肯虛其所請。慨然以馬相贈也。諸君勿疑此爲誇誕之辭。自相標

榜。須知吾言確鑿有據。足以堅諸君之信。貴綬言至此。遂以手指其玉豹曰。此馬已非吾馬。業贈一相契之友矣。今茲當場與賽。不過借他人之馬。暫時一用而已。

斯時在場諸人。聞貴綬之言。莫不彼此相視。面現驚愕之色。蓋以爲此等空羣之駿馬。匪惟良材難得。抑且價值奇昂。一旦舉以贈人。損失寧可勝計。是則彼之所言。無乃爲詐乎。但所稱確鑿有據。足以堅吾輩之信者。果何謂耶。在衆人疑莫能明之際。而裕恆已發言矣。裕恆之言曰。聞貴君洋洋灑灑之辭。誠令人欽服無極。余亦甘敬拜下風。挹其高躅。雖然。此特貴君自言之耳。諺語有云。賣酒者必自詡其釀。鬻瓜者決不言其苦。諸君試於此點着想。則貴君所謂贈馬之事者。足以思過半矣。言已。搖首而笑。以表示其不信之意焉。

貴綬聞裕恆之言。亦復以笑報之曰。吾固知君之不信也。蓋世間之人。每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謂己之所不能爲者。他人不能爲之。己之所不能舍者。他人亦不能舍之。成見在胸。牢不可破。則無怪乎以庸行爲奇舉。而深滋不信也。夫肥馬輕裘。與

朋友共。昔賢已先我言之矣。僕雖不敏。尙欲竊附斯義。不後古人。其有疑吾言爲夸者。則請舉目前之事以爲證。當未經賭賽之前。裕君曾向我殷殷求罷。我非謂有勢逼處此。欲罷不能者在耶。裕君又叩其所以。吾謂當俟罷賽以後。在公衆之前。明白宣示之。言猶在耳。諸君諒能記憶。此足徵言之於先。並非臨時捏造之語。吾之所以爲此說者。即因斯馬業經贈人。此次旋里以後。便當專差賞之赴京。用踐往昔之諾。無復時間之猶豫。故不能不急於一賽也。至於此馬贈與何人。不妨明言之。以實諸君之信。蓋所贈者。其人亦錚錚有聞於時。即現任大司徒。某公之冢子。現充某部郎中。祥麟者也。余以今夏往祝司徒公之壽。動於筵前一言。遂爾舉馬相贈。良以吝既不肯。驕亦未能。非博慷慨之名。聊盡朋友之義。若使余效世之賤友賞畜。猥猥向人。反目若不相識者。余愧不能爲此可憎之面目也。

李鈺俟賞綬之言畢。即揚言於衆曰。貴君所述。前後相應。並復指實受贈之人。吾知在場諸君。必能深信無疑。願吾猶有一言。不能不爲諸君告者。則貴君待友之厚。實

由天性使然。並非攀援權勢者流。所能比擬而髣髴者也。

良以受貴君餽贈之人。既屬大司徒之冢子。復爲現任之部郎。諸君或疑其有勢利之見。橫亘於胸。遂不憚犧牲其愛馬。以結當道之歡。此等普通膚淺之見。殊非能測貴君汪洋之雅量者也。蓋貴君待友之厚。初不必擇人而施。苟齒在友朋之列。即能效古人之推解。毫無吝色。諸君或致疑於我。胡以能真知灼見若此。不知吾即曾受貴君厚贈之一人。故爾言之鑿鑿。無憚饒舌。夫余於貴君。由於春季賽馬始行識面。並無深厚之交。可知。而余又辱在市井家世寒微。既無一命之榮。復鮮千金之富。若以勢利而言。貴君當無與我納交之必要。乃猥承青目之加。復受非常之餽。此足徵貴君之善與人交。初不因富貴貧賤。而有所軒輊於其間也。諸君倘詢貴君之所餽伊何。則爲物非他。亦屬良馬。昨日常塲與賽。博得第二組之第一者。其馬本屬貴君所有。而慷慨贈余者也。李銖言至此。其聲特宏。幾欲將當塲無數之耳。均一一貫澈。無復遺漏。諸人皆相顧嘆息。以示欽服之意。裕恒此際。則蹣跚與憤怒交併。幾於垂

首至臆焉。

李鈺復賡續其辭曰。本屆賽馬之會。第二組首席之馬。既原屬貴君所有。而第一組首席之馬。又復爲貴君之馬所屈伏。以一人而兼此二馬。則其榮亦大矣。

使在器小易盈之人。不僅沾沾自喜。且將寶其馬如性命。微論借人乘之。在所不許。即有人以手近之。或以汚其毛澤是慮。乃貴君之度。汪洋若千頃之波。實非人所能測其涯涘。彼第二組傑出之馬。既經贈之鄙人。而壓倒烏騷之玉豹。又復持以贈人。視同敝屣。言大非誇。事實具在。彼斗筲之輩。觀之能勿汗顏也耶。

斯時在場諸會員。亦多推波助瀾。附和其說。良以諸人之心理。既皆有憎於裕恒。自不得不致譽於貴綬。且借他人之酒杯。用澆自己之塊壘。以一吐往昔鬱鬱不平之氣。是亦普通之恒情。而無足怪者也。雖然。報復快意。貴綬固足以自豪矣。以言報德。李鈺亦盡逢迎之能事矣。久屈於裕恒下者。所抱牢騷之氣。至此亦爲之暢然一吐矣。諸人此時。率皆意滿。但有一人焉。頗若爲衆矢所攢擊。而受有剝膚之痛者。其人

伊誰。則裕恒是也。

裕恒既見挫於貴綬。復貽譏於衆人。往昔令譽。至是乃一落千丈。且溯起釁之由。則因索馬未遂。遽爾成讐。設心狠毒。一至於此。其中心之憤慨。乃如波詭雲起。至不可狀。於是冷笑向衆人而言曰。昔莊子有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殆今日之謂矣。余亦不欲多所辯。爲此無謂之爭。須知勝者未必常勝。而負者亦未必終負也。來日方長。相見有日。至余所負之彩。少頃即當送至會中。言已。掉首徑去。諸人聞此憤語。率目笑存之。不以爲意。擾攘多時。他組乃始行開賽。吾書亦不復叙及矣。

第九章 良友之箴言與愛妾之規勸

諺語有云。以拳扶人者。須防人之以足蹴我。此雖粗淺之語。而實有至理存焉。良以天下之事。無往不復。恩怨昭昭。報施莫爽。我既以難堪之事。加諸人者。人且將以難堪之事。轉瞬而加諸我。此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罔或逃此公例者也。倘謂己之憤怒已消。受其侮辱者。亦從此不復措意。天下不惟無此傲倖之事。抑且無此大度。

之人。惟其如是。而怨讐輾轉報復。遂爾如環無端矣。

彼貴綬以一朝不慊於裕恆之故。既以其未肯贈馬有所缺望。復因其發爲譏言。深滋不悅。繚怒於中。必思得當以報。今既一旦如願相償。可謂躊躇而滿志矣。獨不思己之所不堪者。他人亦何能忍受。况乎報復之酷。倍蓰而未有已耶。彼裕恆以養馬獨出冠軍。累年以來。他人莫之或抗。一旦有先之者。固足以致其怨怒矣。又何論指名索戰。請和。不許。驟經挫衄。飽受譏嘲。在衆目觀瞻之下。令己置身無地耶。夫五百金之損失。在裕恆初不以此爲重。惟毀其名譽。於累勝之後。面加折辱於公衆之前。裕恆心中實抱有難言之痛。則其不甘默爾而息者。固屬在人意料之中。猶惜貴綬此時快然自得。滿腔均爲驕矜之氣所填塞。初不計種怨既深。人亦眈眈而伺其後也。

貴綬偕李鈺及其賓客。歸店之後。彼此所言均不外大辱裕恆養馬得勝之事。雖貧子驟獲巨鎰。寒土竟得掄元。其欣喜之概。要亦不過如此。李鈺且預辦盛筵。用爲貴

綬致賀。酒爲歡伯。本可澆愁。况乎喜氣充盈。益復興高采烈。乃宴飲方酣之際。會中復命人賚彩金而至。朱提粲粲。羅列案頭。貴綬顧而樂之。不啻戰勝沙場。獲得敵人之大纛者。直至夜午。始行罷飲就寢。吾知本夕夢中。貴綬且將據鞍顧盼。自鳴得意也。

以困於沉湎之故。翌日貴綬起床。則已日影橫窗。天將近午矣。李鈺以事外出。賓客亦皆相偕出遊。盥漱既畢。草草進食。獨坐無侶。頗感煩悶。於是亦思遊行街市。以遣時光。斯時店舖忽入。手持名刺。謂有人請謁。特取進止。貴綬思此地並無夙好。何來此不速之客。詎賽馬會中之同人。欲與吾略通酬酢乎。一面沉吟思索。乃取其名刺而視之。見署名爲廣福二字。貴綬一見之下。不禁喜形顏色。良以他鄉邂逅。故知其樂實爲無上。遂立促店舖速客而入。已亦出戶下堦以迎之。噫。廣福何人。而能動貴綬之感情。受其歡迎。若此。蓋其人非他。即本書首章所叙。筵前縱談賽馬之人。曾與貴綬爲總角之友者也。

晤面之餘。握手大笑。相將入室。彼此就座。貴綬曰。今乃於此地晤君。實爲吾意料所弗及。以何因而至此。尙希君明以詔我。廣福笑曰。吾之此行。殊無別故。特以故人得加賽馬之王冕。敬來賀喜耳。貴綬曰。茲事已爲君所聞耶。廣福曰。興城之人。幾於有口皆碑。無人不談此事。知者豈僅余一人。况余並非耳食。昨日之事。固已當場而目擊之矣。貴綬曰。君既見余。余奈何未能見君。廣福曰。君昨日意氣凌雲。恍如置身百尺樓頭。足使全塲之人屬目。余非盲者。自當仰見巍巍之盛。若余則雜於稠人廣衆之中。不啻九牛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何能引故人之特別注意。况君爾時。氣概張皇特甚。常常以面向天。則目中所見。僅有縹緲之雲。翱翔之鳥。縱使余卓立當前。或且不能邀余之一顧。則其不能見余。初又何足怪乎。於時廣福之言未終。貴綬已爲之嘔噤弗止矣。

僕人進茗。貴綬乃爲之止笑而言曰。人當獲勝之時。得意之色。或且流露不覺。然亦何至如君所言之甚。忝屬故人。自當知我有素。余曾備位大員。身擁巨產。何常以此

自矜以難堪之面目向人。曾謂以區區賽馬之一勝。而遽易其本來面目耶。君之言。誣我特甚。實非余之所能承認者也。廣福曰。前言戲之耳。君胡爲急急於自表若此。雖然。彼此既屬至交。自有盡言之義。茲有不得不爲君告者。則君平日未嘗以富貴驕人。昨日實以賽馬獲勝驕人。彼時聲音顏色。實有詭詭不可嚮邇之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吾爾時折足衆中。殊代彼名裕恒者。瑟縮低徊。無以爲地也。

貴綬曰。君洵屬目光如炬。確有所見。余雖未嘗驕人。而裕恒則在例外。良以賽馬獲勝。初不足貴。而能折辱裕恒。以一吐吾久鬱不舒之氣。斯其所以爲貴也。言時面容猶呈鬱勃之色。廣福目之曰。君乃與裕恒有隙。以此資爲報復耶。是則非局外人所及知矣。無怪昨日獲捷之後。君與裕恒並立場中。辯論甚久。且有他人從中置喙。一若爲之排解者然。惜余相隔甚遠。聞之不晰。君胡不以啟釁之故。詳以告我。庶我得知其本末。而一判彼此之曲直也。

從來與人有爭者。必以己之所行爲是。而謂他人爲非。成見在胸。牢不可破。苟有人

加以諮詢。卽復傾囊倒篋而出。用一瀉其牢騷不平之氣。此本普通之恒情。貴綬又焉能脫此窠臼。况廣福爲其幼年之至友。縱不相問。且將自述耶。於是自上屆賽馬。與裕恒納交之日起。直至本屆賽馬。昨日當場報復之日止。詳細披陳。無復遺漏。因之歷時蓋甚久焉。

廣福聆貴綬之言。俯首沉思。醜然若有餘味。逮其言畢。仰首視之。慨然興嘆曰。有是哉。古人所謂起於至微。終於至鉅。其言洵確有所見也。

夫君之賽馬。其造因實出於余。曾憶上次會晤之時。君以鬱鬱無聊。凡百無以自遣爲告。余因君曾言射箭。連類而及。以賽馬之言進。君根觸幼年之所好。對於吾言。大加欣賞。幾以此一席之談。視爲莫大之賜。究余當日之言。不過一時興之所至耳。孰知分手以後。君竟沉溺此中。嗜之至酷。糜金不計。更以結怨。來日方長。未知所屆。余早知行今日者。前此久已緘口捫舌矣。一言之微。實爲厲堦。余殆君之罪人。其咎實無可逭也。廣福言時。悒悒之色。見於顏面。頗足徵老友關切之誼焉。

貴綬觀之。啞然失笑曰。君之引咎。無乃不倫。蓋余既未有責言。君亦初無所失。何嫌何疑。而作此無以自容之態。夫言賽馬。則並非不肖之事。言結怨。則我非起釁之人。彼裕恆者。身爲戎首。以不情之舉待人。今既稍加懲劓。俾其自悟。則茲事業經告一結束。又何事。鯁鯁然用其過慮者。詎君以裕恆爲是。而以余爲非耶。是則非余之所敢知矣。良以唾面自乾之高風。余深愧無此雅量也。

廣福曰。余非敢以裕恆爲是。而以君爲非也。蓋裕恆失矣。君亦未爲得也。良以怨之一事。宜解而不宜結。况乎馬之不贈。僅屬量小口之多言。不過性躁。此自關彼之品格。於君初無所與。以理而言。正當一笑置之。兼之此不過一時之齟齬。並非有深讐大怨。決不能付諸淡忘者。今君乃蓄憾半年。報諸一日。處心積慮。以此爲務。則其量小性躁。不僅與裕恆相埒。且又過之。蓋彼屬無心。而君則有意也。况彼靳馬不贈。僅喋喋於私室之中。而君則後時而至。有意爲難。指名以挑之。當塲以辱之。復以己之慷慨贈馬。表示於公衆之前。用翹其前此之短。吾謂裕恆對君之舉。容有未週。而君

之示罰。亦不宜若是之酷。蓋前此之事。知者寥寥。且於君初無所損。昨日之事。裕恒不惟喪往昔之令譽。且面被訾警。公然受侮於衆目交視之地。以此例彼。則裕恒之愧憤。當君昔日倍蓰而未而已也。此等和平懇切之言。最足以發人之感省。以故廣福言畢。貴綬慙然爲問曰。聞君剖釋之言。於我心有戚戚焉。雖然。意氣用事。賢者不免。又何論於吾人。况乎風波之起。究屬自彼開端。我雖報之稍激。但事成過去。似可置諸勿論。我若早聞君之言者。似未至決然出此。良以在吾左右之人。當吾忿怒之餘。更從旁加以鼓盪。譬諸炎炎之火。益以沸油。又何怪其不可嚮邇耶。今者事過境遷。復聞君冰清雪亮之語。亦覺則此過激之行。似乎索然無味。惟是成事不說。古有明言。吾繼此對於裕恒。當不復再有苛求。君亦不必重提往事矣。

貴綬之言甫畢。廣福爲之失笑曰。君詎謂不復苛求裕恒。將以示其恢廓大度耶。抑未見吾之前。猶以報復未能滿意耶。此等之語。眞令人忍俊弗禁矣。夫裕恒之開罪於君。似乎無意之中。偶然以指相觸者。而君之報復。則如以足相蹴。辱之泥滓。尙意

猶未饜。是真如諺語所稱。傷其毫髮。償以旗竿矣。吾與君相識有年。乃不悉君之矜貴自居。竟爾一至於此也。斯時貴綬。聞此諧謔之語。亦爲之喟噓弗止焉。廣福繼續言曰。前日之晚。昨日之晨。凡街談巷議。論及賽馬之事者。罔不推美裕恆。讚之不容釋口。甚且諛甚烏騮之馬。謂可與西楚霸王所乘。後先媲美。此等庸人之淺見。本不值識者之一哂。不料爭隔一响。成案遽爾推翻。蓋至昨日之晚。今日之晨。人已大變其論調矣。有告以裕恆之烏騮。業爲他人戰勝者。答者則謂此等之事。本屬在吾忌計之中。蓋彼人既庸庸。馬亦碌碌。前之竟登首選者。不過一時倣倖耳。純盜虛聲者。其何能久。彼當場挑戰。乘白馬而勝者。乃真英雄也。此等之言。吾聞之幾於洋洋盈耳。夫以成敗論人。本屬世俗之恆態。但彼裕恆聞之。有不痛心疾首者耶。譬諸日月之明。人方共仰。雲翳忽至。人皆掩面而去。君之折辱裕恆。其情何以異是。吾知彼一腔怨毒之氣。勢將呵之於君。此後君縱無較。彼詎能甘。吾恐事變之來。且將方興而未艾也。

貴綬領首言曰。君思慮縝密。誠非吾之所及。此等循環報復之事。揣情度理。容或有之。但代彼設想。我既恃馬以折彼。則彼思所以折我者。當亦不外乎馬。妙選良材。嚴爲之備。則彼亦未必即能得意也。今得君提撕於前。川爲當頭之警告。則其有益於我者。良非淺矣。倘彼因此之故。懷怒不釋。遽有若何毒螫之計。鬼蜮之行。想彼此均爲衣冠中人。勢當不至於此也。

廣福嘆息曰。君之言雖亦近似。但人當憤怒沸騰之際。苟有可以恣其報復者。將無所不用其極。取譬不遠。即以君論。前此只激於一馬之不贈。片言之不合。遂爾痛憾其人。不稍寬假。擲千金以購良馬。歷半載而報宿怨。則所謂匪皆之不釋。城府之甚深。君亦可當之無愧矣。返觀於己。則人之所以待我者。於此亦將思過半焉。彼裕恒之受辱。既較君爲重。則其蘊怒。自較君爲深。而其思爲報復也。又必當然較君爲切。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則君所謂當無若何毒螫之計。鬼蜮之行者。殆岌岌而不可恃矣。斯言深切著明。無論何人聞之。當罔不爲之首肯。貴綬於時。乃不禁其容有蹙焉。

既而忽大笑謂廣福曰。君奈何好張他人之銳。而滅自己之威。無論裕恒之爲人。吾觀其輕躁寡謀。至爲易與。即令人從旁借箸。設爲詭計陰謀。吾自問尙能相機應付。不至墜其伏中。且當良友之前。吾胸中所欲吐者。儘可披露無遺。無所用其隱諱。蓋世上無論何人。所恃以復讐而報怨者。不外乞靈於金錢勢力二種。吾自問於此二者。雖未敢與他人抗顏。但較諸裕恒。尙屬有盈無絀。縱極其力之所至。非敢發爲狂言。恐其未必能損吾之毫末也。

廣福聞此等夸大之言。其意愈不以貴綬爲然。乃鄭重謂之曰。君慎勿恃己輕人。至於此極。須知世界之上。人類互相讐惡。互相報復。其所恃爲武器者。雖以金錢勢力二種。爲其大凡。然亦有時軼出此恒軌之外。其事伊何。則智術是矣。蓋金錢勢力。爲物質上陷人之武器。而智術則爲精神上陷人之武器。前者尙顯而可見。使人易防。後者則闇而弗彰。予人莫測。故有時強者而見屈於弱。富者而見屈於貧。則皆由身當其衝者。能以其精神上之有餘。救濟其物質上之不足而已。君僅以金錢勢力二

種。包羅一切。尙屬未能澈底之見。且余更有一言。以爲君告。蓋匹夫不惜其命。則其力足以抗帝王。尙何金錢勢力之云。君勿謂區區之怨。何至於此。常知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在古有北宮黝其人。亦未必不再見於今日也。

貴綬聞此。驚心駭魄之語。亦不覺爲之動容。但終以其所言過甚。面上微露未肯遽信之意。廣福則已望而知之。因復謂之曰。君勿視余言爲河漢也。須知防患未然。君子所貴。倘不幸而言中。彼或激而出此。則所患甯堪設想乎。

即令等而下之。彼出以智術。陷君於不覺。此事又豈君之所甘。吾恐報復相尋。糾纏無已。不至底於大謬不止也。人生世上。舉足皆爲坦途。則心中何等快樂。若戚戚於懷。無時或釋。或怵於人之陷己。或助於己之謀人。失敗固屬可憐。優勝亦何足取。良以鎮日如處荆棘之中。時時爲機心所役。則人生之樂趣。剝奪盡矣。吾初以賽馬之事。語君。萬不料結果乃至於此。返躬自問。負疚良深。故不憚苦口瘖音。而勸君之能一悟也。

貴綬曰。君言雖懿。但余與裕恆。釁已開矣。怨已結矣。譬之引弓放矢。業一去而不可復矣。君謂蘄余一悟。用補其前此之失。微論君之所言。陳義過高。剖理過細。非恆人之所能力踐。即使君如生公說法。能令頑石點頭。余俯伏皈依於君棒喝之下。但此時怨毒之念。報復之權。乃操之於人。而不操之於我。彼裕恆若處心積慮。惟余是謀。必思一雪其前此之恥。以爲快。余縱追咎既往。痛自懺悔。然亦不能動彼之感格。而回其報復之心。則於事果何補哉。

廣福笑曰。余非蠢蠢之流。凡君所陳。早經見到。所謂蘄君一悟者。乃以此爲斡旋兩造之始。非謂即此爲結局也。蓋君若以己之所行爲當。余縱有補救之善策。亦非君之所能採納。若君憬然自悟其非。知折辱裕恆於當場。所行實屬已甚。悔心既起。挽蓋非難。余雖不敏。尙足爲君將伯之助。必能釋兩造之怨。而一洗前此芥蒂之痕。此時先決之問題。惟問君能否自認其失。具勇猛之悔心否耳。

貴綬亦笑曰。余縱能如君所期。而具有勇猛之悔心。敢叩君所以斡旋兩造者何術。

廣福曰。天下無不可解之結。惟視其解之之術何如耳。人有大憾深讐。尙能使之渙然冰釋。况君與裕恒之事。非其倫乎。英雄過而能改。君子見善斯遷。君低首裕恒之前。自承其所行之非是。此良不足爲君辱。吾知裕恒縱巨報復之念於胸。至此亦將爲之泯然無跡。譬之清風徐來。浮雲盡掃。青天皓月。障礙毫無。於理既爲至順。於情亦爲至安。君果具此決心。不惜爲悔禍弭釁之舉。余雖與裕恒並無一面之識。亦不憚奮身而出爲魯仲連。往見裕恒溝通其情。先期爲君道地。庶幾隔閡既去。則彼此會晤之際。不至再有決裂之虞。余非好爲多事。不憚其煩。蓋一以盡友朋匡助之情。一以贖前此多言之失也。

斯時賞綬聞廣福之言。俯首沉吟。未即作答。但占諸其色。似未能遽以爲然者。廣福曰。吾固知君以自承其失爲恥。而憚於自屈也。夫過而不自諱。其爲過。且坦白以承認之。此正磊磊落落丈夫之行。旁觀之有識者。且欽服之不暇。何恥之有。倘怙過不悛。甘以隱匿爲得計。甚或以過爲能。侈然自鳴得意者。此皆小人之行。非吾輩所宜

出也。吾望君從諫如流。勿復自護其短。不惟解無限之糾紛。而傳之人口。播爲美談。亦足爲君行輩中一段佳話。當斷斯斷。無事猶豫。竊願君早決於心。勿須濡滯爲也。蓋余有事經此。其勢不可久留。無端而邂逅斯事。既經見到。何能袖手而觀。惟望速行平停就緒。庶余心中。亦免去一層牽挂也。廣福言畢。以目視貴綬。殷然期望之色。溢於眉宇。洵足徵其關切之深矣。於時貴綬未及有言。忽然簾啟。有人自外而入。貴綬視之。其人非他。則李鈺也。

李鈺驟入。談鋒乃爲之中斷。貴綬既爲二人介紹。彼此禮畢。始行就座。李鈺曰。二君之談話。余已聞之。蓋余頃間來時。聞有客在座。未便即入。本欲抽身而回。無意之中。忽聞所談者。爲養馬牽涉裕恆之事。不期徘徊院中。得聆一切。心有所感。難於自闕。故不覺舉足而進。今所欲鄭重爲二君告者。則裕恆業於今晨束裝而去。不復溷跡於興城矣。至彼之亟亟去此。初不足怪。良以久據之勝着。長保之令譽。一朝忽爲人所乘。漸滅都盡。撫今憶昔。何以爲情。苟遇相識之人。能勿厚顏忸怩。則其倥偬而返。

固屬此次失敗當然之結果也。

貴綬對於廣福之建議。本未常予以贊同。蓋以前既示威挑戰。今復屈己求和。顏面攸關。殊難爲地。但碍於良朋關切之厚誼。謝絕之言。未便遽出諸口。是以低回往復。含意未申。今聞李鈺之言。得悉裕恒已去。知廣福有事在身。勢必不能極之於其所往。則此事自歸消滅。可以不必再費唇舌之勞。是以頷首微笑。灑然如沉疴之脫體也。

雖然。貴綬得意矣。而廣福則失望已極。慨然嘆息曰。吾不料事之乖忤。一至於此。觀於裕恒去此之速。足徵其斷斷於此次失敗之辱。勢必不能忘也。吾意本欲爲兩造解嫌釋怨之後。遍邀賽馬會中同人。杯酒言歡。當場作證。彼此皆可息其詐虞。不至再行反汗。今貴君尙未得同意。而裕恒復浩然長行。微論吾有事羈維。不能盡日爲人作嫁。即令載馳載驅。不憚往返。而會中同人。皆已風流雲散。勢不能相聚於一堂。裕恒將謂辱之於公衆之前。謝之於私室之內。前者盡人皆知。後者無人與聞。彼作

和事老者。必蓄有成見於胸。故爲左右之視。則茲事必不能就範。事且爲之奈何。言已蹙額搖首。若不勝其憂慮焉。

李鈺在旁觀之。不禁蹶然而笑。謂廣福曰。余雖與君初次謀面。但君既與貴君爲故交。余與貴君亦非同泛泛之契。則藉重貴君爲居間。彼此亦可無庸客氣。吾觀君維持朋友之心。可謂既深且摯。屬在局外之人。亦且爲之生感。所惜者。慮事不無少過耳。彼裕恆者。怙其累勝之威而驕。又復開罪貴君。由彼啟釁。則今茲之受辱。亦固其宜。今乃欲使貴君爲彼負荆請罪。懾於其威耶。折於其勢耶。與其服輸於此際。何若不報於當時。在貴君出爾反爾。羌無定見。勢且貽衆人之笑。故以余觀之。君之處心甚善。而其畫策則未甚工也。

彼裕恆既去。則茲事儘可作爲罷論。無庸過勞其神。乃猶掬愁於面。不能自釋。無乃有似於杞人之憂天乎。吾觀裕恆雖憤懣填胸。未必即甘心於此辱。但亦苦乏若何之良策。足以自湔其恥。君乃儼然視爲勁敵。代貴君爲此過分之憂。是亦不可以已。

耶。

廣福曰。君勿過視裕。恒爲易與也。須知輕敵者敗。古有名言。蜂蠆有毒。何況人類。彼既疾首痛心於此辱。勢又安能默爾而息耶。足下既與貴君交。非泛泛。正宜加以匡助。以期挽回此事。乃蔑視裕。恒爲不足重。長貴君自侈之心。倘有疏虞。孰執其咎。蓋交友之道。善則相輔。過則相匡。吾謂今日之事。君似不宜出此也。即使余所爲料非是。所憂爲過分。然一片交友之心。亦可大白於天下。况所億者。未必不中耶。君乃擬爲杞人之憂天。是則非余之能承認者也。

此際之廣福。正顏厲色。侃侃而談。殊使李鈺聞之。跼促難於置對。貴綬深恐二人或以語言衝突。竟至反顏。則已將煞費調停之力。因亟爲語以亂之。曰。二君雖所見不同。但各有其是處。况其爲余之誠。正所謂殊途同歸。令人同深感激者也。蓋李君之爲我。出於積極之擁護。而廣君之爲我。則出於消極之防衛。手段雖殊。目的無異。吾將折衷二者之間。兼採而並納之。必不有辜兩君之盛意也。

廣福微哂曰。吾二人之見。乃如冰炭之不克同爐。吾不解君所謂兼採而並納者。將遵何術。言已。以目他顧。示其不屑之意。貴綬聞之。亦悔其措辭未工。此際殊難答覆。而李銖在旁。則面容沉沉不發一語。三人之局勢頗僵。勢且難免於決裂矣。不料會有天幸。竟得免此波折。蓋於時店中之傭保。忽導廣福之侍從而入。謂有要事。速其即返。廣福乃起自座間。鄭重謂貴綬曰。彼裕恆既去。吾亦不克久稽。前此爲君之謀。勢將中途而廢。但吾不忍至好之友。爲此無謂之事。陷入漩渦。故敢效古人贈言之例。冀若苟能從此不復賽馬者。則一切轆轤。或能無形而解矣。言盡於此。更不煩云。尙望勿比諸老生常談。而忽視之也。言已。掉首徑去。貴綬則殷殷送之曰。良友爲我之厚意。謹當銘諸心版。永矢弗諼。但廣福所建之議。彼果採納與否。貴綬殊無一言及之也。

廣福既去之後。李銖則大放厥辭曰。似此等膽小如鼷之人。吾見亦罕矣。充其量之所至。將不至於唾面自乾不止。夫宅心仁厚。固屬美德。然亦當較事體之曲直。不能

一概以巽順自安。蓋我不欲加諸人者。人亦不可以此而加諸我。君與裕恒之事。覺端係自彼而開。君不過應之而已。若更俯首求恕。自承其失。彼如善爲晉接。則已。倘不幸加以奚落之辭。或揮斥之語。屆時君將何以爲情。反目耶。則嫌隙愈甚。不較耶。則恥辱滋深。吾代君設想。乃覺無一而可也。

至臨別贈言。勸君從此不復賽馬。其言蓋覺令人失笑。幸而茲事肇於賽馬。尙可屏此不爲。倘不幸以舖唆致爭。彼將勸君辟穀耶。斷炊耶。吾不知彼之贈言。又將有何辭可措也。夫以君之磊落英多。凡聲應氣求者。理宜皆錚錚佼佼之友。今竟有此不諳世故之舊交。發爲此不近人情之論。是誠非余之能逆料者矣。

貴綬莞爾曰。適纔之間。彼對君辭色。誠有未協。無怪君之深滋不悅也。但彼不過防患太深。慮事太密。遂至入於畏葸一流。令人觀之可哂。然而其心爲我。本屬無他。尙望君之予以原宥也。至彼所建之議。乃爲余之所決不採用者。徒以情面攸關。未便顯行拒絕。故爾當場唯諾。聊資敷衍。君豈視余爲駭人。一惟他人之言是用。而不知

加以抉擇耶。假使余服罪於裕恒之前。不但在己全無心肝。抑且對人有何面目。言已大笑。率鉅亦笑。而廣福一片之良言。至是已同飄風之過耳矣。

人當志滿意得之時。縱有箴規。亦難入耳。彼貴綬既却廣福之諫。乃於興城勾留數日。未即整裝而行。良以興會淋漓。未能舍此而去。偶過市上。人多指而目之曰。此即推倒裕恒。博得本屆賽馬之第一者也。貴綬聞之。其悅乃不可狀。數日後。興致闌珊。始偕其賓客而返矣。

此次貴綬旋里。滿載悅豫之氣而歸。不謂喜事重重。更且逼人而至。蓋其愛妾美娘。於時已誕生一子矣。貴綬年逾不惑。膝下猶虛。僅有弱女花姐一人。畧慰寂寞。然而女生外向。非足以爲嗣續計者。家業雖大。承受無人。因而伯道之嗟。時不免爲之戚然動念。逮乎美娘夢麟有兆。則其欣慰之情可知。惟懸懸於中者。則生女生男。此際尙屬漫無把握。不謂天意適如人意。居然竟舉一雄。甫下征鞍。即聞呱呱之聲盈耳。則貴綬之喜可知也。

未幾湯餅筵開。親朋畢至。共試啼聲。羣誇英物。貴綬此時。意氣發舒。覺偌大之家庭。乃不足以容其喜氣者。胸中爲一團興會。所鼓盪。於是接於耳而寓於目者。皆覺其有聲有色。迥異平時。此正所謂境由心造。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惟於此興高采烈之際。微有一事。足以致貴綬之不怡者。則以息壤在彼。不能不克踐前言。矯矯出塵之玉豹。不得不命人携至京師。以贈諸祥麟也。惟念良馬雖去。愛子已生。引此自寬。聊資慰藉。因即名其子曰豹兒。用誌不忘。隸使者自京師而返。賚有祥麟之函。先賀弄璋之喜。後謝贈馬之惠。並奉有珍物多件。用申祝賀之意。貴綬觀之。不覺怦然於中。微抱隱痛。良以終未能忘情於玉豹也。

假使玉豹既去。失其所以爲戰鬪之具。苟能念廣福之言。息心養馬之事。則競心既去。嗔念不生。自可免去將來之轆轤。無如癖好所在。何能遽爾忘情。况當得意之時。尤復從心所欲。於是更思妙選良材。以爲將來競勝之具。孰知多金雖能勿吝。上駟竟爾難求。縱得一二較良之馬。然衡之玉豹。終覺大有遜色。又何能希冀後來居上。

耶。因之貴綬居恆時有鬱鬱不樂之色。彼雖不肯明言其旨。但人已揣而知之。一日美娘謂之曰。君前以無子之故。每一言及時形悵悵。今託祖宗之庇。克誕一雛。承祧有人。不至抱身後蕭條之嘆。以吾家席豐履厚。外此更何所求。此正古人所稱有子萬事足者也。乃不及時行樂。反更時有戚容。傳云。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君之所行。無乃近似。余竊爲君不取也。

貴綬則枝梧其辭曰。余自信衷懷坦蕩。並無不豫之色。特卿蓄疑於心。遂覺有異。是殆所謂捉風捕影之談。不足徵信者也。美娘笑曰。君尙強辭奪理。不肯承認耶。蓋余不僅覘君之色。抑且窺君之心。君苟不承。余且將揭君之隱矣。貴綬亦笑曰。卿果具如電之目。能燭人臟腑者。請明言之。吾當判其是否能中肯綮。美娘嗤之以鼻曰。是何難知之有。君所轆轤心頭者。余能保其一語破的。但殊不欲形諸齒頰耳。貴綬曰。是則何故。美娘曰。匪可言也。言之醜也。余之不言。正坐此故。言已他顧。以示其鄙夷之意。貴綬覩此。益復殷殷叩之。必欲得其一言爲快焉。

於是美娘目視貴綬而言曰。吾不解君之嗜好。乃與人殊其酸鹹。至於若是之極。夫以天下之大事。物之多。恰性陶情。何適不可。而必縈情於蠢然之一馬。且幾欲犧牲一切。盡畢生之力以赴之。其不虛爲有識者所竊笑乎。前此曾以馬况余。已覺其擬不於倫。今則嗜馬之心。更駕愛子之心而上之。識者其謂君何。豈君視琴瑟之好。嗣續所關。均不如一馬爲重耶。且既倚馬如性命。胡爲又以心之所愛。舉以贈人。逮馬已去矣。又復不釋於中。長吁短嘆。自相抵觸。用尋苦惱。殆如蠶之作繭。而自縛焉。余觀君之所爲。誠所謂庸人自擾者也。

貴綬頷首曰。余藏之中心者。卿乃能代爲披露。是真所謂冰雪聰明矣。但卿之所言。不免有周納人罪。張皇過甚之處。夫余之嗜馬。是則然矣。然不過用之博賽競勝。視爲消遣之具而已。何至如卿所云。視馬重逾妻子。取譬不遠。即可徵諸玉豹。夫彼馬非吾所深嗜耶。徒以碍於友朋之情面。遂爾慨以贈人。則是嗜馬雖篤。未至成癖可知矣。卿乃故甚其辭。實非余所能承認者也。

美娘曰。君自信對馬尙能達觀。然則玉豹既去之後。時時掬愁於面者。何也。賁綬曰。玉豹既經贈人。則有如墮地之甌。無所用其復惜。吾之所以未能釋然者。則以良馬難於再得。而抱石後難爲繼之嘆也。美娘曰。君尙欲覓良馬。以爲賤賽之具耶。以余之愚。則期期以爲未可也。賁綬曰。茲事本無關緊要。而卿必加以阻撓。豈前此妒馬之心。猶橫互於中耶。言已。目視美娘。拈鬚微笑焉。

美娘嬌嘆曰。余自問並非妒嫉者流。縱使抱石妒心。亦何至妒及於馬。余之不憚苦口相勸者。蓋所以爲君計耳。君此次與賽。大折前此啣恨之人。意氣揚揚。乘興而返。君輒以此自豪。言之至三至再。余因已耳。熟能詳矣。乃君之爽然於口者。余輒難然於心。久欲以忠告進。苦於不得其隙。今既興言至此。是殆爲余吐舌之日矣。

此時簾幕忽起。乳媪驟入。錦襖繡襟。裹豹兒至前。兒輒呱呱不已。乳媪曰。彼嬌啼弗止。餽之以乳。亦不馴。是殆思母而然。吾故將之來此。美娘接而抱之於懷。手拍而口吻之。兒果以小目流盼。立止其啼。乳媪旁立曰。此兒黠哉。以三月之孩。而能辨其所

親如此。吾所見之兒多矣。似此實爲創觀。是殆胸有宿慧。故能迥異常兒。將來年長。爲官。或且較勝於阿父也。言時。目視美娘。啓口而笑。若以示其善詔之能者。美娘亦以笑報之。曰。余亦願如媼言。庶不負余撫養之辛楚。彼將來果有樹立。念及食乳之恩。當不敢忘媼之惠。乳媼曰。謝夫人言。苟如是者。則媼之爲幸多矣。貴綬笑撫兒髮。曰。此余兒也。汝等乃欲以保育之功。據此兒爲己有耶。

美娘曰。適纔之間。吾辭未畢。今不妨即藉此以發其端。君既知珍視此子。不欲他人分己之愛。則宜惜福積德以貽之。庶可藉君庇蔭。發榮光大。蓋父之所行。爲子者常食其報。驗諸往事。莫或爽焉。君勿謂賽馬僅遊戲之事。於品行無淑慝之關。須知凡戲無益。古人已垂爲顯誡。良以戲則易啟爭端。其結果遂不可料。譬君賽馬之始。又安知即與裕恒肇釁耶。彼往者既不可諫。來者猶屬可追。憤懣既抒。聲名亦播。即此而止。允屬大佳。彼裕恒縱欲求報於君。以伸宿怨。無如君既絕跡於賽馬之場。亦將無從施其手段。糾紛從茲解脫。往事化作雲烟。詎非事之甚懿者歟。若外結仇讐。而

內不戒其嗜好。予人以隙。易召顛危。嫌怨益深。解釋無日。無論禍患之中人中已。均足爲盛德之累而有餘。不惟無以對先人。抑且無以對稚子。倘不幸而至於此。將徒興曠臍之嘆。竊願君三復余言。而能見事於幾先也。

乳媪亦屢言曰。夫人之言。曲折特甚。吾所未能深悉。但以余之淺見觀之。有此佳兒。其肥若瓠。苟值難於自遣之際。一撫弄之。何憂不可解。而必殫心於賽馬胡爲者。詎主人之生肖屬馬。遂爾與馬結不解之緣耶。抑或貪圖博進之資。遂爾樂此不疲耶。是則非余之所能測度者矣。貴綬及美娘。聞此乳媪之言。均不期爲之粲然而笑焉。貴綬起立曰。夫以織芥之事。一入汝等之口。則有若須彌之山。甚矣婦人之性。率皆膽小而過慮者也。吾方事集。何暇斷斷辨此言已。遂條然而去。美娘目送之曰。彼懷人之諫。而不肯自改其行。余恐賽馬一事。將終爲彼之累也。乳媪曰。媪聞此次主人之返。乃贏得五百金而回。則賽馬亦不可謂非佳事。况以主人財產之大。縱有所負。亦不至遽形虧累。夫人乃憂之若此。是亦不可以已乎。美娘搖首曰。得意不宜再往。

小事將結深讐。在理在勢。均非佳兆。此良非汝之所知也。

第十章 擲萬金而購一馬

從來人有所嗜。則其盤踞心胸。深入腠理。殆無殊於纏綿之痼疾。雖以藥石之言攻之。亦且弗能奏效。彼貴綬養尊處優。儵然自得。其庸庸厚福。固已加人一等。乃不知覓靜中之趣。而蹇馬是耽。在有識者觀之。已覺自行俶擾。今更鉤心鬪角。與人競一日之得失。禍根隱伏。勢所難免。當局者雖屬執迷。但得旁觀者之警覺提撕。勢亦當翻然而悟。不謂以良友之箴言。愛妾之規勸。效果之所得。竟如以水沃石。斯不得不令人爲之慨焉而長嘆也。

所惜者。貴綬雖抱雄心。而苦於難覓競勝之具。一若天公有意與之爲難者然。良以玉豹既經贈人。良馬竟難再得。櫪中所飼。盡屬庸材。以壯觀瞻。則有餘。俾効馳騁。則不足。每一觀之。令人索然意盡。是則縱有爭長之心。而苦乏戰鬪之力。又將如此。賽馬何哉。蓋在此悵惘無聊之中。忽忽已臘盡春回。又更新歲矣。

貴綬以賽馬期迫。搜求益力。幾欲效法燕昭。以千金而市駿骨。庶可聳四方之觀聽。而來遠道之良材。無如相需雖殷。相遇終疏。結果所得。僅獲一駁色之驄。差較他馬爲優。然亦慰情勝無。未能即膺上選之目也。日月若駛。轉瞬已將屆春季賽馬之期。貴綬意頗躊躇。良不若前此與賽之奮迅。蓋以客歲競勝之事。赫赫聲名。在人耳目。今若甘居人後。不啻一落千丈。勢必以虎頭蛇尾。貽笑於人。且尤有不安於心者。則前此折辱裕恒。不復少留餘地。今不幸而爲彼所敗。則昔之施諸人者。且將轉而加之於己。勝負異勢。榮辱倒置。屆時其將何以爲情也。

假使貴綬當時。本此一念之恐懼。更有人從旁而啓迪之。則戢足不復前往。亦可免去幾許之是非。無如美娘以言之不入。至此亦不復再有論列。蓋恐言數則取辱。或且有傷感情故也。至於門下之客。則多屬長惡之人。不但不行勸阻。更且加以慫恿。謂主人苟不往者。則示怯滋甚。不如至彼之後。相機再定進止。又安知此次與賽之馬。不更較主人所有者爲劣耶。貴綬聞此。氣乃爲之少張。於是檢點行裝。駕輕就熟。

趁此風日晴和之際。乃作第三次興城之遊矣。

風景不殊。舊遊重到。貴綬一行人衆之所止。不問而知爲李鈺之店矣。相見之下。歡笑有加。李鈺曰。君此次蒞止較早。無庸臨時加入。度必有超羣軼倫之馬。足爲決勝之把握者。余殊欲先觀爲快也。貴綬曰。幸君之望。彌覺汗顏。蓋余此次所携之馬。實抱有不逮其初之嘆耳。李鈺曰。是言信耶。貴綬曰。是何不信之有。君往觀之。當悉吾言非謬。李鈺領首而去。少須復入曰。君馬雖亦不弱。但較諸玉豹。似覺不如。但視遇勁敵否耳。吾輩誼屬摯交。理當盡言無隱。彼裕恒啣前此之怨。倘於本屆覓得良馬。以求一逞者。君僅恃此與之交綏。未必能保安而無失也。余以關切之故。遂爾口不擇言。君或能鑒其誠悃。而不斥其爲唐突耶。

李鈺之言。譬如醫士長鍼。刺人癥結。貴綬聞之。不期蹙然變色。晞噓而言曰。吾之所患。亦即在此。君肯發此破的之論。足見關垂。吾並非輕敵而驕。疏於謀慮。特以良馬難求。殆不啻探礦採金。剖璞尋玉。人力雖盡。其如事之不獲如意何哉。若欲如前此

晤君之時。立談之間。竟獲玉豹。此等意外之佳遇。殊不易數數觀也。言際頻搖其首。以示抑鬱之意。李鈺亦爲之慨嘆。弗置。貴綬又叩以裕恆曾否來此。李鈺曰。未也。特彼向來蒞會較早。今若是遲遲。則本屆屏跡弗來。亦未可定。彼苟出此者。君亦可免去幾多顧慮矣。貴綬曰。吾亦祝其如此。特未可必耳。至晚間彼此共飯。雖勉爲談笑。然究不如前此之樂也。

翌日晨起之後。貴綬欲窺李鈺。商榷補救之法。顧李鈺以戚家有嫁女之事。躬往致賀。已不在店。抑鬱誰語。倍覺無聊。午飯以後。賓客聯袂出遊。貴綬則屏居獨處。蓋以心緒惡劣故也。無如斗室兀坐。煩悶益不可耐。乃徘徊於店之前院。藉以自寬。店處通衢。往來之人頗夥。貴綬見短褐布裳之人。面上均呈欣欣自得之色。似較己爲有樂趣。不禁俯仰興懷。慨然長嘆。念己苟不勞心於賽馬者。則以富貴閑散之身。何至無端偏促若此。斯時乃覺潛有悔心。是不可謂非一線光明之念也。

事變方興。何能遽臻悟境。當貴綬兀立深思之際。忽有一人徐步入店而來。既至貴

綬之前。忽爾長揖至地。貴綬亟行答禮。視其人。則夙味生平。惟衣冠楚楚。丰采甚都。確係一上流人物。因而叩之曰。與君似未謀面。乃承枉顧。何以克當。抑君曾識余於何地乎。其人大笑曰。興城何人不識君。只君苦不自知耳。自客歲秋季賽馬之會。君挑戰而勝。壓倒儕輩。不惟君之大名。遍布於市民之口。即君之面目。蓄亦幾於家家買絲而繡之矣。今乃謂於何地識君。不亦令人大可笑乎。客言時。似將一團欽服之意。自口角間流露無遺矣。

凡人橫得意之事於胸。苟有人加以譽揚。則其欣慰之情。有非筆墨所能殫述。貴綬以玉豹戰勝烏騮。攬得賽馬會中第一之位置。蓋即所謂生平得意之事矣。今客晤面之始。即津津以此爲言。又復措辭甚工。推崇極力。入於耳而悅於心。勝聞管絃。勝飲甘旨。貴綬此時。亟目客爲解人。欲以其立談之辭。視爲締交之券矣。

口中雖執摶謙之言。而中心則悅懌已極。因叩客之姓名。客自言爲賈仁。即興城之士著。性亦酷嗜賽馬。但以身體荏弱。不勝馳騁之勞。只能抑其雄心。作壁上觀。去歲

見君戰勝裕恒。心中奇快。敢信當時鼓掌歡呼。未有如余之熱誠者。今因偶爾出遊。道經此店。適君小立於此。余已望而知之。竊念心儀之人。詎可失諸交臂。遂不揣冒昧。進而爲禮。尙希君有以寬假之。貴綬聞之。愈悅。遂邀之入室談話焉。

倉猝主客投契逾恒。蓋賈仁者固一善於揣摩。而兼善於迎合者也。彼聞玉豹曾經贈人。則爲之致其嘆惜。聞覓良馬未得。則爲之力爲扼腕。聞貴綬以此焦愁。又復極力慰藉。縱屬多年老友。亦未必如此殷勤。彼並謂機會之來。匪人所能逆料。吾憶當開賽之前。常有携駿馬至此。居奇而求售者。焉知君不獲意外之遭逢。爲事先所不及料耶。吾觀君鬱鬱悶損。且將致疾。不如相偕至野外一遊。庶襟懷爲之少暢。此時陽春大好。烟景無邊。水色山光。固在在皆含生意也。

貴綬以其雅意殷拳。未便固却。且既悅其爲人。亦樂與之遨遊。川資排遣。遂屏去僕從。相偕而去。既過市塵。遂至野外。關外雖曰苦寒。然當此三月之時。則亦葉放枝頭。草滿地上。不至毫無生趣矣。於時日影漸斜。和風徐送。縱目而眺。一望無垠。頗有令

人心曠神怡之感。

貴綬顧賈仁而言曰。假若使吾之玉豹仍在。則趁此春光。一爲縱轡。當不讓昔人詩中所稱春風得意馬蹄疾也。惜乎前者已去。而後者難求。極目郊原。不能不令人感慨係之。賈仁曰。美景當前。正宜快賞。君奈何儘以此事膠滯於胸。未免非達者所宜出。長堤在望。吾輩何不登彼一眺乎。蓋相距不遠。有一長堤。其勢蜿蜒如蛇。莫知所屆。貴綬與賈仁乃縱步而上。則見彼之一面。波光浩淼。流水淅淅。河身頗爲廣闊。貴綬始悟此堤。特爲防雨季潰決而設。登臨之頃。感於逝者如斯。不免有志在流水之意。彼賈仁者。不知作何遐想。亦復穆然相對。不作一辭。正當彼此忘言之際。忽有一天外飛來之聲。足以使貴綬全身震動。如觸電氣。心房亦復躍躍不能自己者。則無端而有馬嘶之聲是也。夫以常情而論。遊行野外。驟聞馬嘶。此本數見不鮮之事。使在他人當之。決不以此介意。無如貴綬對於訪尋良馬一事。殆甚於明主之聘賢臣。登徒之期美女。念茲在茲。莫之或釋。是固不得以常理相衡。則彼之入耳驚心。固屬

常有之步驟。况此際所聞之馬聲。恍如鐵板銅琶。異常雄勁。尤足引人之特別注意者也。

斯時賈仁亦不期精神煥發。顧貴綬而言曰。斯聲也。果胡爲乎來哉。以聲卜之。是殆爲良馬無疑。貴綬曰。君之所論。良愜余心。彼一面向賈仁作答辭。一面已回身而望。蓋前此二人均以面面河。今則不得不掉首而覓馬矣。

則見彼之一方。有甲乙二子而來。甲前牽馬。乙後隨之。一望之下。已可辨識此馬。爲特出之良材。以其體修而毛澤。映日熠熠生輝。即隨便而行。已覺異常矯健。若在驚駘。烏得有此。賈仁瞻望咨嗟。頷首者再。至貴綬則已縱步下堤。將逆而觀其究竟。此時兩目直視。步履如飛。足徵其心懷之擾亂也。賈仁顧之微笑。遂亦緩緩下堤。隨之而前矣。

貴綬既至馬前。兩目幾欲迸出精光。盤旋於馬之遍體。始則瞿然以驚。繼則欣然以喜。終則悵然不能自己。蓋始而驚者。驚此等之馬爲創見也。繼而喜者。喜在未曾聞

會之前。得遇此罕有之良馬也。終而悵然不能自己者。則未知此馬果能爲吾所有否耶。於是各種感情。於一霎之間。紛然並集。馬在前得得以行。貴綬則在後于于而逐。殆有甚於磁石之吸鐵矣。

夫此馬果具若何奇偉之觀。遂致動貴綬之感情若此乎。是不得不一言之。蓋此馬體幹甚修。毛作鐵青之色。風縈霧縈。促跪俊蹄。目若流星。耳如削竹。最奇者。腹背上均有紅毛一搭。顏色鮮明。有如浴血。且不但具此特異之表徵。而自其大體之氣象觀之。亦覺矯矯出羣。迥殊凡馬。昔杜子美讚馬之詩有云。顧視清高氣深穩。斯馬蓋可當之而無愧矣。諸君試一爲設想。以嗜馬成癖之人。又當相求若渴之際。忽焉而觀此俊物。謂其感情上不起絕大之衝動。其孰能信之。

貴綬此時。乃不惜降貴紆尊。與彼身衣短褐之鬪夫。領首爲禮。甲乙二人止步。詢以何事。貴綬曰。吾觀此馬頗佳。不知爲誰氏所有。願一聞之。甲顧貴綬而笑曰。此馬固佳。而君之眼力。亦殊不弱。蓋馬爲吾兄所有。將趁此賽馬之會。携之以求售者。復目

乙曰。彼則爲共同販鬻之人。今携馬至此。一則爲其覓食嫩草。一則爲舒其脚力者也。乃一見之下。即蒙賞識。君巨眼非常。得勿爲賽馬會中人乎。貴綬屢頷其首。未暇致答。蓋聞此馬尙在求售。心中喜慰已極。刻正默估其價值也。

斯時賈仁亦已追蹤而至。以手拊貴綬之背曰。君觀此馬頗中意否。足徵吾前此機會之言爲非謬也。貴綬曰。此等奇突之幸運。殊非吾意料所及。一若君爲降福之天使。纏臨於吾之頭上。始能獲此意外之遭逢也。良以此馬稟賦奇特。在吾目中。實爲創見。彼在在表其異徵。而腹背之紅毛。尤足使人怪詫。吾閱馬多矣。此乃未之或見。賈仁徐步而前。撫馬背上之紅毛。顧貴綬而言曰。君識此否。是卽世俗所稱汗血馬也。甲乙二人旁立。目賈仁而點其首。一似許其爲知言者焉。

貴綬聞言。益現驚喜之色。曰。信耶。吾前曾聞其名。今乃竟獲目覩。則造化之所以默相我者。良非淺也。於是顧甲而詢之曰。此馬售價若干。爲數當然非少。雖然。吾不吝也。願速爲我言之。於時一種渴望之色。呈露於面上無遺。甲曰。君之所言甚是。蓋物

之佳者。自不能貶價而鬻。吾敢信此馬。雖不能負絕千古。固足以近空一世。世苟有識馬之人。當視之不啻連城之璧。其價殆有難於擬議者矣。顧吾兄所索者。平而弗苛。不料聞之者。竟至掩耳却走。則信乎識馬者之未易遇也。吾聞賽馬會中。有所謂裕恆貴綬二人。不惟具法眼。抑且富資財。此馬殆需遇彼二人。始能獲相當之代價。倘猶不能得當者。吾輩亦惟携之走京師矣。

賈仁曰。貴綬而大笑曰。君聞之耶。君賽馬著聲。馳於遐邇。雖不能與諸葛大名之垂宇宙。後先競美。然已如賣藥之韓康伯。名字及於販夫走卒之人。今幸邂逅之巧。先於裕恆。吾知此馬。定當非君莫屬矣。賈仁言至此。復謂甲乙曰。汝等震於貴君之名。殆尙未識貴君之面。吾今躬爲介紹。使汝輩一瞻此賽馬偉人之丰采。蓋鼎鼎大名之貴君。非他。彼立於汝輩之前。而叩詢馬價者。即是耳。今汝輩既遇今世之伯樂。則得善價而沽。固意中事矣。

甲聞賈仁之言。面作驚喜之狀曰。是即曾任都統之貴大人乎。余以不知之故。出言

唐突尙望宥而恕之。貴綬曰：不知不罪，是則無妨。惟汝喋喋多時，乃未答覆我之所問。我今所急欲知者，則此馬索價何若耳。甲曰：以大人之嗜馬有名，揮金如土，吾知此價定常不以爲奢。蓋吾兄阿大所索者，僅萬五千金而已。夫以此不世出之馬，而索價僅止此數，大人試思之，寧非平允之至耶。

旁立之賈仁，張目侈口曰：萬五千金耶。微論他人，吾聞之，亦將掩耳却走矣。夫汝馬固佳，然索價亦不應若是之鉅。豈欲藉此馬爲發跡之階，從此棄其固有之業，而團團作富家翁耶。甲微笑曰：君言亦屬近似。蓋吾輩得此蓋世之馬，則天之所以賜我者至矣。機會難逢，自不能輕易放過。君雖以吾輩所索之價爲昂，然而物各有主，貴乎能識。吾知此萬五千金，在貴大人目中觀之，必不嫌其爲過鉅也。

貴綬以手撫馬而言曰：此馬誠屬罕覩，然而萬五千金之價，似亦未免過昂。且馬之儀觀固偉，然其脚力如何，則尙未之一見。倘或虛有其表，並無超塵絕影之能，不亦成爲麒麟之楫乎。甲曰：是何待言。蓋既出非常之價，自當購得非常之材。倘美觀而

不適於用。則亦何貴。此馬馳騁之能。良非口之所能形容盡致。幸常曠野之間。余願一試其技。請大人觀之。庶知此萬五千金。固殊值得一擲也。賈仁曰。此言實協於理。余雖無購馬之能力。然願託貴君之福。亦得從而寓目焉。

甲於是超乘而上。緊攏其韁。似警告此馬。使作疾馳之預備。馬亦似洞曉人意。了然於心者。立時鬃毛奮起。兩目如鈴。昂首長嘶。其聲幾欲上聞於天。頗若壯士臨敵。悲歌慷慨。即此等之容勢。已足壓倒一切諸馬矣。

貴綬觀之。目不旁瞬。頻頷其首。口中作微噫。似文人涉獵名作。默契於心。醜然有餘味者。然甲以鞭絲。略拂馬之後胯。馬已瞥然而馳。轉瞬之間。僅見黑星一點。其奔迅之程度。殆令人難於擬議。難於方物。倘強爲比附。蓋有如穿雲之電矣。

貴綬此時。神情惘惘。呆如木鷄。似人雖卓立於此。而靈爽已逐馬蹄而去者。賈仁觀之。彌覺可笑。則近前而謂之曰。此馬之速度。誠足令人驚詫。外美內材。尤相符合。無怪其索此過昂之價也。貴綬嘆息而言曰。此馬之捷。殆不讓於雷奔電逝。苟能撫而

有之。何往而不克乎。貴綬此言。似乎自語。並非以答賈仁者。蓋悅之已極。遂不期將其心中之言。脫口而出也。在此數語之頃。則見塵頭起處。馬已疾馳而返矣。

甲下馬之後。授韁於乙。至貴綬之前。恭身而言曰。大人觀之。馬力何如。余敢斗膽一言。大人宅中。雖駿馬實外廐。未必能有與此相儷者也。貴綬曰。汝言良非誕語。蓋余馬雖繁。而殊罕其匹。但聚余所有羣馬之價。亦不敵此一馬價值之昂也。賈仁曰。在昔有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鸚。惟其難得。是以可貴。今以此傑出之馬。而復遇篤嗜之人。兼之貴君豪富冠時。力足以舉此巨額之金。而不屑措意。惟以吾思之。萬五千金。亦未免溢乎常格之外。汝可勿執成見。貴君亦必予相當之代價。如是則馬獲良主而事。汝輩亦可囊金而返。不至虛耗時光矣。

貴綬面甲而言曰。賈君所論。實獲我心。蓋汝馬雖世所罕有。而索價亦未免駭人聽聞。平心而論。孰肯以萬五千金易一馬者。余自問財產之豐。雖不敢謂在奉天首屈一指。然亦未肯多讓於人。至嗜馬之心。自謂較他人爲篤。但欲余擲去此數。而購汝

之馬亦未肯遽然出此。是非余力不贍也。亦非多有所吝也。誠以馬之與金。兩兩相較。未免懸殊過甚。貴賤失平。非交易公允之道耳。

甲傲然曰。大人之言若此。是以良馬爲易得。而多金爲難求也。夫金雖可寶。而盈千累萬。充於市廛之間。馬雖四足而毛之一物。但若求如吾馬者。恐曠世而不一遇也。今大人既重金而賤馬。則吾馬尙可售諸他人。而大人之金固無恙也。言已。掉首謂乙曰。吾輩去休。勿復久滯於此。舉世之大。識吾馬者能有幾人乎。至此遂牽馬欲行。無復返顧之意。將以表示其決絕之態度焉。

賈仁居其行曰。凡事儘可緩商。胡爲亟亟若是。吾知貴君之辭。殆未畢也。汝姑少留。聞其究竟。俟雙方無復成議。再去亦不爲遲。否則失諸覿面。滋可惜也。貴綬亦曰。汝以販鬻爲生。乃不諳世故若是。夫諺語有云。貶者爲買主。而褒者爲閒人。吾雖口作不滿之辭。正以表示欲得此馬之亟。不過價值之間。欲與汝一爲商榷耳。且吾之所謂商榷者。亦非欲以賤值而購良馬。蓋在汝之馬固奇。而吾所予之價。必雅與之相

符。貴綬言至此。以手指馬曰。吾欲以八千金易之。汝能滿意否。此等之代價。雖未能應汝之需索。然自問亦殊不爲薄也。

一馬八千金。脫然出口。此等之豪舉。可謂前無古人。壓倒當世矣。賈仁顧貴綬而言曰。以此等之價。購此等之馬。可稱兩得其平。夫嗜馬之人雖多。而其力足以勝此者。除君而外。幾於並世無兩。吾知彼所索雖奢。其中殆儘有伸縮之餘地。以理而言。此數當能贖其欲矣。言至此。顧甲而言曰。汝於無意之中。覩此難得之顧主。予以絕大之代價。可謂黃金之運。逼人而來。吾今有良言相規。凡事適可而止。不宜持之太甚。否則機會當面錯過。悔之亦且晚矣。

甲曰。大人所予之價。殊不爲尠。此等之數。前此乃未之聞。但從來售物之人。常懷無贖之念。縱得相當之代價。尤必存多多益善之心。大人既愛此馬。不惜糜鉅款以求之。不知於此八千金之外。是否尙可積長增高。是固吾輩所希冀而欲聞者也。惟是今日之事。則在例外。蓋大人雖肯益價。而馬之是否即售。在我殊無全權。則以此馬

爲吾兄阿大所有。前此固向大人聲明之矣。在吾之意。俟返寓之後。請命於兄。待彼決定從違。然後有以報大人之命也。

賁綬沉吟曰。汝輩寓於何處。吾可躬自至彼。與汝兄言之。甲曰。吾輩以居旅舍弗便。乃自租房一處。在某街某巷。門前有短柳一株者是也。賁綬尙欲詳爲盤詰。賈仁曰。是則無須。其處吾自識之。賁綬謂甲曰。汝姑先返。俟吾與賈君共飯之後。即當賁臨汝寓。與汝兄面行商榷。吾料磋商之結果。當不至於不能成交也。甲乙聞言。乃唯唯牽馬而去。賁綬目逆而送之。一若登徒子之遇豔婦。其情有不自禁者焉。

馬行既遠。幾於不見其踪。賁綬尙引頸而望。木立弗動。賈仁目之微笑。乃以手牽其衣曰。君之靈魂。豈附驥尾而去耶。吾不解君嗜馬之酷。胡以至於若是其極也。夫撫有多金。何求不得。吾知此汗血之馬。且暮君櫪中物耳。木木痴立胡爲者。賁綬聞言。亦轉面而笑曰。吾亦不解。何以忘形若是。蓋此馬不惟縈繞於吾目。抑且根據於吾心。必俟購妥之後。於心始安。假使今日非君邀吾作郊外遊者。焉能遇此奇馬。是此

意外遭逢。均屬拜君之賜。則其貺我者大矣。將來吾二人交誼。以此汗血之馬爲介。定將膠固而不解也。賈仁曰。此雖會逢其適。然亦由君愛馬之誠。有以感召之故。能有此巧不可階之事。吾又安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夕陽返照。天已向晚。二人乃徐步緩行而歸。賈綬曰。野外空氣。彌足甦人腸胃。吾以偕君遨遊之故。此際竟覺饑腸轆轤。若不可禁。非此者。吾即將偕彼同去。俟議定價格之後。携馬同返矣。賈仁曰。匪君有然。吾且彌甚。蓋吾意儘欲追隨君後。同至彼處。略効口舌之勞。惟不飯而即行者。吾腹乃不之許。今君既有同情。吾當邀君至酒肆小酌。用伸東道之誼。賈綬曰。君之高情。本不可却。惟以勢計之。仍不如返余旅邸。共飯爲佳。蓋早間余已傳令庖人。整治精美之肴饌。此際棄而外食。未免可惜。君如欲作主人者。相與方長。儘可俟諸異日。賈仁曰。若是者。吾將徇君之請。不爲主人而爲客矣。

二人返店之後。賓客亦已來歸。賈綬乃躬爲介紹。使與賈仁相見。惟詢店主人李鈺。

則仍濡滯於其戚家未返。貴綬此時樂意盎然。乃將邂逅汗血馬之事。向其賓客洋洋灑灑而述之。彼寄食門下者。本以諂媚逢迎爲唯一之天職。今見居停有此奇逢。則皆各掉其粲花之舌。以進諛辭。頗似此汗血馬有生之初。卽爲貴綬而來者然。今日驀地相逢。乃係鬼神之暗中所護。否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胡以能若是之巧耶。逮少時主客共飯。筵間所談。亦固非此類之語。諸客則口角津津。貴綬則面有得色。惟其中有一人焉。外雖佯爲附和。而實則忍俊不禁。其人伊誰則賈仁也。罷飯之後。已至夜中。貴綬皇皇然不能再爲休息。卽偕賈仁及一善辯之客。往訪販馬者之寓。命二僕執燈爲導。其途之所出。則由賈仁口授之。曲折頗遠。始抵其處。地頗荒僻。居者甚覺寥寥。行入巷中。乃未與一人相遇。果見有一門之外。短棚垂絲。峙於堦畔。貴綬乃命僕人前往叩扉。須臾啟關而出者。乃卽爲甲。於是延諸人入內。其所居之院落。前爲短楹。後卽荒圃。販馬者居之。殊屬相宜也。

此見所謂阿大者。則一胖矮之人。觀其面貌舉止。乃不類久於販馬者。惟面目間滿

呈狡獪之色。一望而知爲誦詐之人也。果也交涉之際。費盡唇舌。彼謂此馬萬五千金。價值實平。而無苛假在他人。實無減價之餘地。今大人不惜玉趾。賁臨蓬華。使余受寵若驚。不可不有以報大人之賜。茲願讓價三千金。一以爲良馬。覓賢主。一以伸小人之薄意。返躬自問。差告無罪。倘大人猶不以爲可者。則非小人所敢知矣。後賴賈仁與客。掉其電光之舌。罕譬曲喻。反覆申說。始以萬金定議。於是汗血之馬。遂爲貴綬所有。此際之興高采烈。殆有難於形容者矣。

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困難之問題。又生焉。蓋萬金之鉅款。何能於客途之中。咄嗟立辦。貴綬因命阿大少。俟數日。當命人往措其款於家。俟到時。即行交付。馬則不能不先行牽去。則以本屆賽馬開會在即。不能不藉應急需。一爲生色也。不意阿大竟期期不以爲可。彼謂天下之事。恒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數日之延。安知不變生不測。小人愚戇性成。非欺馬兩交者。不敢聞命。否則俟大人款到。再行將馬牽去。小人亦不惜爲數日之留。蓋此本交易之公道。尙希勿以爲罪也。

夫貴綬之愛此馬者。固以其爲希世罕有之龍駒。然其所以愛此馬者。則將仗其超塵逐電之能。於本屆會中。壓倒一切。令諸人嘆觀止也。倘遲諸數日之久。則賽馬之會。已行閉幕。英雄無用武之地。縱得此馬。究何貴乎。若謂欸之不交。馬必將去。微論爲阿大所不允。而準諸情理。亦不當如此豪橫。則此際權宜之辦法。惟有相當之抵押品。質於阿大之處。庶可携馬而行。不至貽誤賽會之用也。

夫欲於旅行倉猝之中。在身畔覓萬金之抵押品。此事談何容易。然非所論於貴綬也。蓋貴綬之豪富。既甲於全省。則其身畔之廣有珍物。固屬平淡。而無足奇者。彼有一漢玉之珮。與一珍珠之手串。均皆貽自先人。居恆不去於身。此二物估價。當在萬金以上。使爲他事。貴綬必不肯脫手爲質。今既嗜汗血之馬。有如性命。且欲仗其威靈。以博本屆賽馬之光寵。則固不惜假此以應急需也。

貴綬至此。不禁取其儲於身畔之物。慷慨以示人矣。取出之後。托於掌中。燈光映射。覺寶氣珠光。溢於一室。令人耀眼生癩。闔室之人。均爲之注視不瞬。貴綬乃謂阿大

曰。吾之所以購馬孔亟者。雖曰佳者難求。不可失諸當面。然其最要之點。亦以應本屆賽會之需。倘遲諸數日之後。則後時失事。縱得良馬。亦何貴者。

但我在旅行之際。勢必不能後車載萬金而行。此亦何待申說。而汝又固執硜硜之見。必須兌金。始肯交馬。吾雅不欲多所論辯。與汝爲無謂之爭。蓋汝既固執鮮通。恐有意外之變。余決不欲徒手而取汝馬。以自居於強奪橫取之名。今以此二物暫質汝處。用爲馬價之抵押。俟余金至。再行取回。蓋此二物。其價值實在萬金以上。汝縱欲以馬相易。不復取金。在勢余且不許。汝如不以余言爲信者。可質諸識珠玉之人。當可知余言之非謬也。

阿大鄭重接玉珮珠串於手。就燈下反覆諦視畢。始足恭含笑而謂貴綬曰。以大人之有聞於時。余尙何不信任之有。不過貿易之公例。不得不然。今大人之物。可暫存此處。余自當謹慎保存之。以俟大人之來取。彼馬儘可今宵携之而去也。言已。即願甲命其牽馬而來。甲聞乃兄之命。轉身向後園以去。賈仁曰。阿大而言曰。汝之爲人。

行事誠敏捷而慷慨。然未見玉珮珠串之先。胡以不肯若是。則甚矣珠玉之爲物。足以變化人之氣質。使其前倨而後恭也。衆聞此調謔之言。均不期粲然而笑。未幾甲已牽馬而至。卓立於院中矣。

衆人皆出而視馬。則見燈光之下。倍覺昂藏。腹背上之紅毛。較諸日間尤爲耀目。客與僕從爲創見。皆瞠瞠不容於口。貴綬顧而樂之。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命一僕執燈爲導。一僕牽之而行。阿大及甲送諸門外而返。貴綬此時覺喜氣沖融。深入腠理。舉步矯健。迥異常時。使非地屬隘巷。時爲黑夜。且將大肆馳騁。以表示其悅豫之意。甫出巷口。賈仁忽嚶蹙而言曰。余夙患冒寒之症。今因食甫下咽。乘夜而行。此際乃覺腹中微痛。途之所出。尊紀諒能識之。余將返家而息。恕不能再作追陪矣。貴綬聞言。深致其抱歉之意。彼此始珍重分手。約翌日再行會晤。貴綬復叩其家之所在。賈仁以手遙指曰。距此不遠。有名紫虛巷者。余之敝廬在焉。貴綬欲命僕執燈送之。賈仁曰。此則無須。以余慣於宵行。而路徑又復嫻熟。固無有需人相伴之必要也。言次。蹕

踽獨行。人影已向暗中而沒。貴綬始偕客與僕從。牽馬而進店矣。

蒞店之後。貴綬申告伺馬之人。令將汗血之馬。另置一處。飼以細料。特別注意。勿得意忽。苟茲馬而有毫髮之傷者。汝將不復能承其役。其人兢兢稱是而去。少頃。復躬至後院。往視其馬。見處置甚善。無稍委屈。始無言而返。假非人馬同居一室。諸多不便者。吾知貴綬必將挈此汗血之馬。與之同寢矣。此時門下之客。談笑風生。各盡其諂媚之能事。或譽此馬冠絕古今。雖在昔穆王之八駿。當亦不能髣髴。或謂萬金一擲。用空冀北之羣。此等盛概豪情。非主人孰克辦此。或謂本屆賽馬之會。諸人視此神駿。當不知若何驚愕也。貴綬聞之。其樂彌永。使人詢店主李鈺。則仍留其戚家未返。比至夜深就寢。貴綬以欣喜逾恒。神經受刺激過甚。乃至輾轉枕上。不能成寐也。

第十一章 龍駒變爲贗鼎

貴綬以夜中失眠之故。比至起床。則日將卓午矣。匆匆盥漱以後。即將赴後院而視其馬。蓋念茲在茲。神有所注也。不意甫至中堂。聞對面之室。有人囁囁私語。貴綬竊

念語者何人。論者何事。乃秘密若此乎。不禁促步而前。揭簾視之。則室中互相低語者。非他。乃李銖及其門下之容也。

斯時也。李銖蹙額顰眉。諸客則面色皇皇不定。一若重有憂者。及見賞綬揭簾而入。則辭鋒立爲中斷。彼此互相愕視。若自眉目之間。傳達出一種不祥消息者。惟賞綬以擲去萬金。購得奇馬。恍如身膺九錫。爲一團和樂之氣所充盈。致諸人愕眙之情。皆藐然不復覺察。軒眉大笑。進而握李銖之手曰。君胡不爲余賀。蓋余昨購得一馬。實爲希世之珍。較諸玉豹。高出不啻數倍。大可爲本屆會中生色。君可偕余往視。吾知君一見之下。必將爲之驚嘆弗置也。語畢。即將掖之而去。李銖徐脫其手。目賞綬而言曰。君胡爲急遽若是。彼萬金新購之馬。余於今晨已見之矣。賞綬曰。君見之耶。則當知余萬金之糜。不爲浪費也。言際含笑而視李銖。目中耿耿作光。似欲得其稱讚之辭。以爲快者。不料李銖面容沉鬱。他視無言。似於賞綬之辭。未便即爲附和者。諸客亦皆態度若默。相率以目視地。較諸往昔。聞主人之言。即以迎合爲能事者。

乃若大相逕庭馬。

此等反常之狀。實出貴綬意料之外。乃亦面容不豫曰。君豈以萬金購馬。事屬荒唐。因致其不滿之意乎。不知欲得非常之物。必當出非常之價。此固理之當然。而無足怪者。余豈效世之小丈夫。日光如豆。惟金是重乎。夫君固以善辨馬之優劣。著聞於時。今請拋棄其重視萬金之成見。而惟馬之是言。則余昨日所購者。非所謂曠世而難於一遇耶。彼萬金雖貴。撫而有者甚多。欲求此馬。談何容易。以君嗜馬甚篤。自當與余慨表同情。與彼世俗者流。殊其酸鹹之好。今覘君之顏色。一似另有見地。而不以余之此舉爲然者。是真令人大惑不解者矣。

李錕曰。余亦未遽視君爲荒唐。特君既出此最高之代價。以購此罕有之奇馬。亦曾識其爲何種名色乎。貴綬聞而笑曰。君豈以余之相馬。若痴人不辨菽麥耶。是亦未免輕視人矣。夫余旣出萬金以購此馬。當然能識此馬之名色。况其具有之特徵。顯而易見乎。試觀彼腹背以上之紅毛。觸目耀然。非即所謂汗血馬耶。君如以余言爲

不謬者。或蒙刮目相待。不復視同吳下阿蒙矣。

夫貴綬不解汗血馬之名稱。特拾撫賈仁之言。以自矜飾。警諸記問之學。冒充博洽。然此亦人情之常。無足怪也。

於時李鈺莞爾笑曰。君誠識見絕人。能識此汗血之馬。尤不愧爲賽馬會中之巨擘。吾意君鉅萬之金。不惜脫手一擲者。殆即因彼腹背上紅毛。耀眼生花。情不自禁耳。李鈺言時。乃現一種若嘲若諷之態焉。

貴綬聞而怫然曰。君之言令人不解。詎視余爲孩提。無端加以嘲弄耶。夫萬金購馬。事屬非常。苟非目擊其能。孰肯出此絕高之代價。若謂因其毛澤之異。遽擲黃金於虛牝。余自信尙非痴人。當不如君所料之過也。李鈺見貴綬不悅。乃亟行引過曰。余一時出言無擇。望君勿復置懷。惟聆君之言。似此馬之材能。君已面加試驗。未知確否。貴綬傲然曰。昨在野外。余固已觀其絕塵而馳。縱鷹隼之飛。當亦瞠乎若後也。李鈺聞言。以手自摩其額曰。余自信所見非謬。而君乃謂面加試驗。稱其有殊才異能。

則此一個疑關。真使人無從打破矣。

此際之貴綬。已覺忍無可忍。乃直詰李鈺曰。君今日閃爍其辭。疑神疑鬼。令人如墮五里霧中。莫明其用意之所在。則却不直捷痛快。一傾吐其所蘊之爲愈乎。李鈺至是。乃侃然正色而言曰。承君不以余爲不肖。相與乃非泛泛之交。苟有所見。在勢難安緘默。蓋君昨日所購之馬。特虛有其表。實一庸材耳。余自信相馬有夙。譬諸作者。娘三十年。當不至倒紉孩兒。惟君乃謂曾加面試。則非余之所敢知矣。

貴綬搖首曰。君相馬之精。余所夙佩。但今日之說。則未敢苟爲贊同。誠以此馬之能力。余曾面加試驗。則其事信而有徵。較君懸空揣測。當爲腳踏實地。況此馬神采奕奕。卓爾不羣。置之衆馬之中。有如雞羣之鶴。以君夙擅九方臯之術。而乃目爲庸材。是亦殆此馬之不幸乎。

貴綬李鈺二人。各執一說。不肯相下。中有一客出爲排解曰。主人與李君。胡爲鑿空而談。徒恣舌辯。馬在後院。儘可再往觀之。觀之尙不能定其是非。則可擇空曠之地。

蹄而馳騁之。如是當不難水落石出矣。他客亦均聽其議。以爲是乃扼要之言。貴綬與李鈺亦皆頷首而稱是。於是諸人乃偕往後院去矣。

彼時貴綬心中懷抱一團盛氣。暗怪李鈺夙稱知馬。胡乃今日有目如盲。吾必有以折之。使彼自承其誤。於心始快。而李鈺及諸客。此際亦默無一言。彼此皆迅步以行。用待折證其事。路非迢迢。轉瞬即至。廐中之馬紛如。多至不可勝計。蓋主客之馬。均參養於此也。惟昨購汗血之馬。則另處一小棚之內。良以萬金之馬。當然不能雜羣乘而居。譬之淮陰羞伍絳灌。無足異也。於時飼馬之人。見主客雜沓而至。則屏息以立。貴綬命將汗血之馬牽出棚外。川便瞻矚。役者應命恐後。健步而前。貴綬立於場中。神色傲兀已極。蓋以擲萬金而購一馬。在己方以此自豪。彼李鈺乃爲大煞風景之言。苟不念夙昔之交者。當已面加斥責矣。

馬既牽出。瑰璋耀目。譬猶魁梧奇偉之士。使人一望而知。當然與彼瑣屑者流迥異其趣。貴綬暗念曰。以此等之良馬。而目爲庸材。吾不知彼何所見而云然也。今當令

彼詳視。庶可憬然自悟其非。於是面李鉅曰。君勿拗執成見。理當一爲詳察。蓋世間之奇物。有似奇文。非潛心揣摩者。未易領悟其趣。君勿以草草一覽。遽下肯定之語。坐令智者千慮終有一失。致貽知馬盛名之累也。

李鉅聞言。挽貴綬之袂。含笑而前曰。吾輩不妨再往觀之。然余自信。則視之熟矣。蓋余今晨甫行歸店。即聞傭役告余。謂君以萬金購得一馬。余乍聞之下。驚愕逾恒。以爲是必非常之俊物。始能博此曠世之代價。急於一觀爲快。以飽眼福。比至一見此馬。亦認爲昔之所稱汗血者。當時吾代君悅豫。至不可狀。誠以萬金雖鉅。而此馬之難求。乃較萬金爲重。君能一旦獲此。則此生愛馬爲不虛矣。孰意詳審之結果。竟爾事與願違。若緘口不言。將何以對吾良友耶。

言時。二人已至馬前。諸客亦隨之。繞立作半圓之形。李鉅指馬而言曰。凡在蓄馬之人。一旦驟觀此馬。當罔不視爲奇貨。何則。其表面固足以聳人之觀也。然苟加以精密之觀察。則不禁愕然餒矣。蓋此馬驅幹雖偉。毛澤雖麗。然而神采茶然。毫無勁骨。

譬之韓幹畫馬。其氣凋喪。正所謂五石之瓠。大而無常者也。倘謂以此等之馬。竟能絕塵而馳。則當挾吾雙眸。不復相天下之馬矣。

常李鈺陳述所見。吐其洋洋灑灑之辭。貴綬則目光霍霍。精神全注此馬。乃李鈺之言未終。貴綬已惘然若失。蓋昨夕燈光閃閃之下。視宵來之馬。即爲日間之馬。今則白日昭昭。觀察較密。又因怵於李鈺之言。當然辨入細微。則卓立於前之馬。與昨日觀諸野外者。直貌似而神非耳。蓋所謂風鬟霧鬢。促腕俊蹄。目若寒星。耳如削竹。種種佳狀。已不知銷歸何處。惟腹背之上紅毛。尙爾無更其舊。然其顏色黯黩。似亦不如昨日之鮮明。貴綬此際。精神上受重大之打擊。不禁面容灰敗。脫口而嘆曰。吾受給矣。吾受給矣。

諸客觀貴綬之色。聞貴綬之言。則皆瞿然而驚。相顧嗟嘆。蓋寄食門下者。固以主人之憂樂爲憂樂也。今主人自謂受給於人。被此意外之損失。乃不啻己身輔導無狀。無所逃罪者然。惟李鈺則洋洋無改其舊。良以貴綬之受給於人。固在彼之意中。而

無足爲怪也。但愀然問曰。君此際亦悉吾言之非謬耶。惜乎昨日吾以事牽絆。未得追陪。否則有吾在場。何至如此。今君可以茲事之顛末相告。則失諸東隅者。或可收諸桑榆。未必毫無補救之術也。

貴綬此時。憤火中燒。怒氣勃勃。乃將昨日自始至終之事。如瓶瀉水。傾吐無遺。李鈺以目視地。聆之唯謹。逮貴綬陳述既畢。則仰首視之曰。此實有意之局騙。惜君落人陷罟之中。而不自覺耳。夫以賈仁之無因至前。茲事已足令人怪詫。乃更以風味生平。甫行邂逅之友。無端邀君作野外之遊。謂機會可以時逢。良馬不難巧獲。斯實無稽之談。聊資慰藉者耳。不謂以託空之言。竟爾有如潮信之準。汗血之馬。不先不後。適於此剎那之際。根觸於君之眼簾。試問天下有如此巧值之事乎。是非賈仁與販馬者。沆瀣一氣。決不至此。惜君當時爲一片愛馬之心所熒惑。不克燭破其奸。正所謂當局者迷。智爲欲蔽而已。况販馬者所居之地。彼何以即能熟其徑路。既行購馬以後。彼何以即欲托故而去。種種行爲。均滋疑竇。事後追思。則其覆雨翻雲之伎倆。

不攻自破。君衷懷坦坦。不諳鬼蜮之行。兼以愛馬情殷。當然易於入彀。又何怪墮其術中而不覺耶。

貴綬曰。君摘奸發覆。明決無倫。余此際乃有如大夢之初覺。是則余野外所見者爲一馬。而夜中所購者。又另爲一馬耳。獨是馬之毛澤軀幹。較易相同。譬之玳瑁可以亂玉。魚目可以混珠。特不解腹背上之紅毛。胡以亦能若是其肖也。詎真僞兩馬。無獨有偶。天特生之以亂人目耶。是則非余之所能解矣。

李鈺曰。馬之惹人注目者。即在於是。苟並此紅毛無之。則何以邀君之信。特馬既僞矣。此紅毛亦未必真。試觀其顏色。黯然有如塵泥。似非借有生以俱來者。吾輩不妨一爲試驗。則真僞立辨矣。因呼役者取沸水至。以刷蘸水。拭其紅毛。但見如血之水。隨刷而下。茸茸之毛。早已褪其胭脂之色矣。李鈺曰。貴綬曰。君試觀之。吾言何如。貴綬頓足曰。奸奴有意欺吾。實屬可惡已極。吾必將彼捉將官裏。盡法懲治。始足以洩吾之憤。言已厲聲呼僕從。命往販馬者所居之處。鳴官捉捕。盡逮醜類。至彼弄狡獪。

之賈仁亦當繫之同往。蓋彼實罪魁而禍首也。僕從噉應而去。貴綬此時怒氣勃然。不可嚮邇。蓋以擲去萬金。購一贗鼎之馬。匪惟痛心。抑且可笑。况喪失者不爲萬金。乃爲家傳隨身之二寶。其損失乃較萬金爲鉅矣。衆客以主人盛怒之下。率皆屏息重足。莫敢出一語。李鈺乃進而勸貴綬曰。君且少平其氣。姑返室內少休。久立於此胡爲者。况以吾之料度。彼奸宄之徒。殆已鴻飛冥冥。無從弋取矣。

返室以後。貴綬所發者。無非憤怒之語。而李鈺及諸客。則皆爲勸慰之言。有頃僕從始歸。其所得之結果。乃不出李鈺所料。蓋昨夕販馬者之居。尙爾人歡於室。馬騰於槽。今日舊地重來。已闕其無人矣。至彼賈仁。則遍訪於附近之鄰右。並無所謂紫虛巷者。地且不得。何有其人。躊躇無奈。只得徒手而返。蓋此等之事。本在人意料之中。而無足爲怪。良以設局騙人。未有其事。既成。尙爾抵死不去。束手待縛者也。

貴綬此際。憤無可洩。頓足怒詈。幾欲發狂。蓋身受局騙。貽人譏笑。一可恨也。到手龍駒。變爲贗鼎。二可恨也。傳家珍物。脫手失去。三可恨也。有此三恨。則當時心理上。起

絕大之衝動。亦固其所。既經李鈺及諸客勸解百端。始得少靖。於時貴綬含怒忤視。嘿無一言。諸客亦體會主人之心。相向愁嘆。不知所以慰之。李鈺則俯首若有所思。忽爾仰視貴綬。啞然失笑。若有不能自己者然。諸客以主人方墮愁城。李鈺忽呈此狀。皆爲之踧踖不安焉。

李鈺之笑容未斂。而對方之責難已至矣。蓋人當牢騷之際。觀他人之歡笑。即能引起反感。此本恆情。初無足怪。况貴綬之養尊處優。驕縱已慣乎。故當李鈺顧之而笑。不禁怫然不悅。曰。余與君論交。雖屬非久。然相與頗不爲薄。縱未能憂人之憂。亦未便引爲快事。今乃當余受給之際。嗚噓不能自禁。詎以君之爲人。竟效彼猥薄者流。幸災而樂禍耶。是誠非余之所能及料者矣。李鈺亟辯曰。吾與君關切殊深。何能爲此不情之舉。君因疑見責。殊覺令人難堪。貴綬曰。或者君根觸於心。有何奇悟。足以助余一臂之力。使彼騙詐之徒。盡行逮獲耶。李鈺謝曰。愧余智慮淺短。乃未能副君所期。貴綬曰。然則君之顧余而笑者。果何故歟。尙希明以相詔。勿令余惑而不解也。

李鈺未言之前。又復失笑曰。余於君受給之事。思而若有所悟。但此等之了解。只能引爲談資。不能藉爲臂助。且此中蘊蓄至淺。少思即得。惜君以愛馬過甚之故。遂至受其所欺。懵然罔覺耳。蓋彼雖取欺詐手段。而未常不隱隱告君。是亦騙局中之饒有趣味者矣。良以所謂賈仁者。假人耳。紫虛巷者。子虛巷耳。譬之暗謎。使人自行領悟。君乃接以真誠。不加體察。視假人爲良友。認子虛作實事。萬金之物。一擲而去。質鼎之馬。隨手牽來。其疏忽亦無乃過乎。吾料彼一羣騙匪。此時方得意揚揚。目君爲忠厚長者。而匿笑不能自己也。

貴綬憮然爲問。若有所失曰。聞君之言。足以發人深省。是則此一羣騙匪。殆屬處心積慮。協以謀我矣。吾不解彼輩壽張爲幻。何以惟我是謀。且能投余之所好。以行其術也。李鈺曰。是則無足爲異。蓋君嗜馬之名。近來已轟傳遐邇。而富貴非他人所能企及。則尤馳名有夙。不始於今。彼騙匪欲施其術。當然於此處着眼。假令彼輩以施之於君者。轉而施之於我。微論其計不售。即幸而售矣。我將何從覓此萬金之抵押。

物耶。足徵君之受騙。既因富厚絕人。足以使彼輩之垂涎。又緣嗜好有在。足以啟彼輩之投隙。事已至此。儘可達觀。既受物質之損失。胡爲又戕賊其精神。尙希俯納愚言。而自寬其懷抱也。

諸客聞李鈺之言。亦皆交相贊和。勸主人暫抑一時之忿。用保不資之軀。倘因此鬱鬱於中。而召疚疾者。則衡量重輕。殊不值得也。貴綬喟然曰。諸客殷殷相勸。足徵愛我厚意。余亦非因惜財之念。糾纏於胸。誠以所失者。不爲金錢。乃爲罕有之珍物。累世相傳。自我而失。於心不無介介耳。兼之蓋世奇馬。實悅我心。不謂過眼曇花。竟成一瞥之虛象。余又烏能恣然置念耶。况乎本季賽馬。開會在即。余昨夕既得此馬。方沾沾自喜。謂可壓倒一切。博得羣衆之歡呼。從此固有之聲譽。益將因茲而雀起。孰料一夕之頃。騏驎已化作駑駘。前此奮望。悉成泡影。轉盼會期已屆。余將何以處此。靜言思之。惟有裹足不前而已。

李鈺曰。珍物良馬。雖屬難求。然而來日方長。未必即無再得之機會。至於賽馬一事。

以余觀之。君亦可暫行不與。蓋上屆君既得意外之榮譽。此際偶有蹉跌。轉足爲盛名之累。不若善刀而藏。以待來日。一俟羅致駿足之後。再作一鳴驚人。之舉。至本屆賽會之勝負。君可靜聽余之報告。亦無殊於目覩也。貴綬雖呼負負。然亦無可如何。遂暫留滯於店中焉。

轉瞬之間。本屆賽馬。已舉行開幕矣。此時興城之地。又復全境若狂。賽者觀者。一時雲屯霧集。則會場之繁盛。固在人料計中也。獨彼以嗜馬著名之貴綬。今乃墊居店中。不能躬與其盛。則其情緒之惡劣。當可想像而知。彼最抱憾於胸。不能自遣者。實以汗血之馬。未能實行獲得。爲其心上之鉅創。良以苟有此馬。不難凌駕全會之人而上之。後時得會員之崇拜。博觀者之讚揚。其愉快當匪言可喻。今則萬金虛擲。良馬成空。盛會當前。趨趨莫進。滿腔懊惱。訴向阿誰。此時之貴綬。乃大有咄咄書空之意也。

夕陽已下。冥色蒼然。此時世界。似已入於靜穆之狀態。獨彼貴綬。衷懷之擾亂。較前

尤爲加劇。蓋彼雖未克躬親與會。而關懷勝負。殊未能付諸淡忘。暗念此屆奪得錦標者。不知屬於誰氏。果吾能挾汗血之馬而往者。彼輩皆盡拜下風矣。今則匿影斗室。讓他人之得意。是何命運乖舛之至於此極也。貴綬愈思愈憤。乃不禁五中如沸矣。

當此盤旋室中。神思飛越之際。忽爾簾啓。則所翹盼之李鈺入矣。貴綬不克自往。惟靜候李鈺之報告。今見其業經蒞止。知已挾得勝負之消息以俱來。則場中一切不啻目覩。彼壓倒全場者。果屬何人。爭得第一者。果係何馬。急欲一聆其究竟以爲快。夫貴綬方受莫大之損失。正所謂我躬不閱。遑恤他人。今乃以處於旁觀之地位。而懸懸若此。則嗜好之累人。亦甚矣哉。

不料李鈺之入也。目光甫與貴綬相接。面上乃呈一種不可思議之狀態。似慍似惱。似喜似嘖。種種感情。幾在面部之上。合一爐而冶之。貴綬望之已悉。不期亦立呈驚愕之狀。則卒然詰之曰。今日會場之內。有何意外之事耶。奈何匆匆而歸。其顏色使

人望而驚也。李鈺不遽答所問。惟前握貴綬之手甚堅。揣其意旨。非作意外之慰藉。即屬意外之欣賀。惟彼不肯驟吐所蘊。則此中疑竇。殊使人莫能即明也。少頃。喟然長嘆。始釋手而就坐焉。

貴綬觀此惶惑愈甚。則詰之益力。曰。君胡爲遽作此態向人。吾此際乃如入疑陣。茫然不知所措。尙希舉其所見。明以相告。勿令人久事揣測爲也。李鈺聞言。舉目以視貴綬。眸子之中。似含無限憫惜之意。久之。始徐徐而言曰。吾知此事亦難終闕。甚欲舉其所見。立即告君。惟君宜鎮定其心。徐謀補救之術。不可逞一時之忿。而爲鹵莽滅裂之行。此則余於未言之先。不得不鄭重聲明者。

貴綬聞言。似已得相當之了解。則脫口而問曰。君豈於余被騙之事。在今日會場。得有若何蛛絲馬跡之可尋乎。果爾。則吾之感君。至不可狀。惟盼迅即言之。勿再從事頓挫。至余雖抱憤於中。亟思所報。然亦必謀定後動。決不爲無意識之舉動也。李鈺聞而嘆曰。君之所料。乃能片言破的。蓋吾於今日會場之中。已目擊彼真正汗血之

馬矣。

貴綬聞言。不禁勃然變色。以手擊案曰。有是哉。君今日乃於會場上之。見彼真正之汗血馬乎。是果何人乘之。吾必與彼膽大之賊子。一行理會也。言時兩顴盡赤。目光炯然。李鈺曰。吾固知一行道破。君必將憤不可遏也。雖然。以余之見。則勸君姑抑其情。少安勿躁。蓋雖見其馬。而不能得彼售馬之人。則此事漫無佐證。君固不能訟之於理也。且人有恒言。物之有相類者。儘多。安能以君有此。遂禁其一時無兩。君若與彼喧爭。彼必執此言以相抗。吾恐君亦且難於得直。良以馬爲生物。尙不若字畫之有圖章。器皿之有標識。足以資爲證據也。

李鈺言時。狀甚暇豫。貴綬則已不可復耐。曰。君勿復絮絮語此。吾今所急欲知者。則彼乘馬之人。果爲誰氏也。李鈺蹙然曰。吾若指實其人。則君之憤怒。益且增高。而積長。然此事莫難終闕。吾亦無恤矣。蓋今日所見乘汗血馬者。非他。即與君曾經構怨之裕恒是也。以如是尷尬之人。而忽有此尷尬之事。回思前此召覺。彼之受辱當場。

抱恨含羞。掉首而去。則今日君受騙之後。其馬忽爲彼所有。此中情事。殊足耐人尋繹也。

貴綬得悉有汗血之馬者。乃爲與己冤讐莫解之裕恒。於是以手互握。格格作聲。齟齬有頃。不發一語。知其心中之怒深矣。李鈺見其不言。知其憤火中燒。怒燄過熾。遏悶不發。殊非佳事。則以言挑之曰。前此君之受騙。其事突兀而來。殊足令人駭異。今此馬隱去之後。陡然出現於會場。其撫而有之者。乃係與君有夙怨之人。印證前後。予以判斷。則此中黑幕。不難思過半矣。

至是而貴綬發言矣。其所言至爲冷峭。僅曰。豎子敢於若此。吾必有以處之。其所言頗似以口問心。自行商榷。而非對人言者。有頃始詰李鈺曰。會中評騭各馬。分組互賽。例於開幕之前行之。彼裕恒既有此汗血之馬。勢當轟動一時。君奈何於事先毫無所聞乎。李鈺曰。君之責難何常不動中肯綮。假使此事吾於開會之前知之。又安能遲至此時始行相告。蓋彼裕恒今日始突然出現於會場。亦由君前此之臨時加

入。有如飛將軍自天而下也。當時會中之人。見彼携此蓋世之馬而至。罔不互相驚嘆。詫爲未有之奇。而會長摩挲老眼。撫視其馬。嘖嘖之聲。不容於口。謂吾年老矣。乃得及身而見此。則此生愛馬爲不虛矣。

裕恒此時。意氣飛揚。驕倨已極。面衆人而作嘲諢之言曰。諸君尙憶上屆賽馬之時。貴綬臨時挑戰。吾之烏騮。見挫於玉豹乎。爾時諸君。惟勝者之馬首是瞻。對吾力加貶抑。幾若死灰之不可復燃。不復爲他日少留餘地。吾當時即謂世事無憑。新陳代謝。勝者難保常勝。而負者亦未必終負。往事非遙。諸君當能記憶。今者玉豹何在。吾固願與之一角雌雄也。

當時會中諸人。見彼懷念前隙。作此誇張之辭。均嘿然不發一語。而裕恒則轉其目光。以覓吾。微笑至前而言曰。君之好友貴綬。胡以不見。吾料其至此。必當舍於君處也。余曰。貴君本屆乃未預會。想因事羈絆。不克前來耳。裕恒曰。彼對賽馬之事。甘之如飴。今盛會當前。而戢足弗至。君之所言。吾斯之未能信。言時以目視吾。其意至狡。

吾前者既見此馬。業已蓄疑於心。今聞彼詰難之言。益復了然其事。乃夷然對彼而言曰。貴君來與不來。斯事何與於我。君之懷疑。烏乃可笑。况丈夫作事。當如白日青天。皎然不滓。若效鼠子之行。施鬼蜮之計。譁張爲幻。自鳴得意。而中懷抱愧。匿影不敢面人。吾知貴君有夙。尙不至出此卑劣之行徑也。彼聞余影射之言。立即以目他視。面頸皆赤。余至此。益知君之受給。彼實操縱其間。用修前此之怨。倘懵然不察。以質鼎之馬。赴會與賽。則君失敗當場。彼之報復。更將美滿而無上也。

貴綬曰。余以無端受此欺騙。早已心焉疑之。君前此加以詮釋。謂因吾之豐於財而嗜於馬。遂致召宵小之覬覦。余究以情事突然。疑其不能無因而至。今則圖窮七現。主其事者。乃爲裕恒。彼胆大包身。乃敢施此狡狴。弄吾於掌股之上。吾前此與之賽馬。贏彼五百金。事隔半年。彼竟以二十倍之數。取償於我。且幸而窺破奸計。未曾受辱當場。否則以僞賽真。勢必望塵莫及。幾何不貽全場觀者之笑乎。夫吾之折彼。純屬憑藉馬之能力。並無若何陰謀詭計。雜乎其間。今彼報復之道。乃假局驅之術。以

行之。吾料彼其計幸售。方且得意自鳴。獨不思吾非木石之儔。焉能受人之欺侮。漫然不復與較。是則彼施此陰險之計。其如後患何哉。

李鈺曰。徵於既往之嫌。驗諸日前之事。則此中之曲折。吾輩固已了然於胸。但事無左證。既不能訟之於理。亦未便面加質問。則君報復於彼者。會將何術之從乎。貴綬冷笑曰。彼既出此譎詐之行。勢不能再以正人相齒。則吾之報復。苟爲智術所及者。當不復有所顧惜。良以不正之軌。自彼肇其端。則吾亦步亦趨。正不妨踐其故迹。至於遵何途術。始能洩吾所憤。此際尙漫無成見也。李鈺聞貴綬之言。明知冤冤相報。勢且益酷。此事之將來。正不知伊於胡底。但貴綬方當盛怒之際。殊未便有所規勸。用以取憎。遂即默然不置可否。在旁觀所取之態度。此類正多。欲如廣福之古道熱腸。不惜苦口致諫。欲從中代爲排難解紛者。當此世風日下之際。殊未易多覩也。相對無言。各有所念。彼此之心事。殊不足爲外人道也。有頃。貴綬忽詢李鈺曰。彼既有此汗血之馬。當然又壓倒全場。取得第一矣。李鈺曰。是何待言。吾聞會長及會中

執事諸人尙欲爲彼設筵開賀。以慶此未有之奇馬也。貴綬聞言。其怒愈甚。切齒而言曰。今日姑且讓彼片刻之得意。將來吾不能摧之辱之。至於極地者。將不復自比於人。言時目光凶露。似有噬人之意。李鈺覩此。只得力爲迎合曰。以君之力。欲加懲創於彼。正如治大鼎以烹小鮮。綽乎其有餘裕。吾固知裕恆之厄運。行將至也。

第十一章 報復而出辣手

夫貴綬李鈺二人斷定此次之受給。純粹出於裕恆之操縱。用報前此之宿怨。言之鑿鑿。無復懷疑。然而天下之事。常有衡諸情理。確切不移。而事實之內容。竟與相反者。亦事之所恆有者也。是則賈仁無因而至。良馬之突然而來。飾僞亂真。懷寶以去。此中種種之佈置。必待本書證明。始能定其果出何人之手。此亦閱者所亟欲一知者也。吾今特正告閱者曰。彼貴綬李鈺二人之所測度。乃幸而中矣。蓋裕恆蓄憾於心。誓思得常以報。彼冒名賈仁者。乃其親稔之門客。遂爾鏤心刻骨。獻此詭秘之計。至阿大甲乙。託名販馬者。則裕恆之與僕。臨時扮演者也。迨其計既售。賈仁覩珠串。

玉珮而生心。遂託口辭貴綬以歸家。轉見阿大甲乙。詎取珠串玉珮。遠颺而去。故裕恒雖洩所憤。並無實惠之沾。叢怨於身。代人作嫁。其情彌覺可憫。至於汗血馬之來處。不外多方以求之。重金以購之。吾書亦無暇爲駢枝之叙矣。

憤懣填胸。懊喪而返。貴綬此次之歸里。其一種盛怒之狀。殆爲家人向來所未覩者。貴綬雖不肯明言其故。示弱於人。而賓客僕從。輾轉傳述。固已闔宅皆知矣。家衆憚於主人之嚴威。莫敢以片辭進。貴綬此際。則眉稜緊蹙。兩目如鈴。所盤旋於心頭者。惟報復裕恒之一事。雖寵妾如美娘。嬌女如花姐。愛子如豹兒。皆不能邀一盼。胸中潛伏殺機。面上毫無生趣。則甚矣人類之自尋苦惱也。

晴天之霹靂。自空而下。身當其衝者。陡然頭腦皆昏。則未幾而將軍署中。有控告裕恒之事發現矣。裕恒身任綏中佐領。所轄之旗丁。控其剋扣餉糈。幾於食不果腹。同時漢籍之人。亦控其執法殃民。擅作威福。種種劣蹟。將軍署受呈後。委員往查其事。以官場之慣例言。官官相護。本爲歷來相傳之衣鉢。其唯一查事之伎倆。惟以事出

有因查無實據了之。蓋一方爲控者留顏面。一方復爲被控者免災危。雙方不傷。事歸化解。其油滑之能事。莫過於此。今裕恒之被控。派員往查。在例亦當如此。孰知委員呈覆之結果。乃大出人意料之外。不惟欺欺皆實。並且周納其罪。幾使人稱其鐵面無私。疑閻摩包老。再見於當世也。

呈覆既上。將軍大怒。乃檄調裕恒至轅。親加鞫訊。裕恒以不善於言語之故。益觸將軍之怒。遂臚列罪狀。以抄沒家產。謫戍邊。擬罪上聞。未幾。奉旨報可。而裕恒以赫赫之官僚。今而爲墜下囚矣。於是財產充公。家人星散。凡在昔曾與論交者。今皆避之若浼。此本炎涼之恒情。無足責也。惟有一疏戚名博俊者。先曾受裕恒之卵翼。其人頗慷慨有古風。今見裕恒一旦失勢獲罪。則舍其妻子於家。親往慰問所苦。並出種種手段。諏訪所以致此之因。期有以爲之昭雪。苦心孤詣。竟不虛糜。蓋爲時未久。此中黑幕。竟爾爲其發現矣。

夫裕恒之被控。不先不後。適在與貴綬結怨愈深之時。則所謂傀儡登場。綫索在手。

操縱其間者。當然大有人在也。蓋此次控者查者。以及將軍署中之幕客胥役。罔不受貴綬之厚賄。惟其所命是從。遂致裕恒如行荆棘之中。觸處盡成罣礙。而無所逃罪也。且貴綬所戀難忘者。惟在汗血之馬。今者機有可乘。安能輕輕放過。於是憑藉金錢之勢力。貫通抄沒家產之員。師彼故智。另以他馬易之。至此而縈懷寤寐之龍駒。乃處於貴綬之廐矣。夫讐人既謫。良馬復來。稱心滿意。孰過於是。獨不思舉手而覆人之家。良心上將留一永久之癥痕也。

博俊既訪得梗概。乃躬省裕恒。以此事告之。裕恒目皆皆裂曰。豎子敢爲如此之傾陷。吾一朝得見天日。而不致死於彼者。將非復人類所爲。博俊曰。此乃後事。可容緩圖。目前所亟亟者。則在申明冤抑。以期出此繲綫而已。裕恒曰。君言何常不是。但署中上下之人。均與貴綬沆瀣一氣。吾不得覩將軍之面。而訴冤之呈。又復不能上達。勢且奈何。博俊沉吟有頃。始向裕恒言曰。養馬之事。爲將軍所深惡痛絕。苟言及此。益觸將軍之忌。獄且無由平反。莫若申訴之際。置此不言。僅言由汗血之馬。致生彼

陷害之心。况馬在彼處。賊證分明。縱有百口。亦將莫辯。至愿不得見將軍之面。則君遣戍在即。固一陳訴之絕好機會也。裕恒聞言。領首者再嘯嘯而言曰。吾若得申其冤抑者。皆君之賜也。未幾而遣戍之期至矣。將軍高坐堂皇。裕恒匍匐階下。公牒已具。押役候行。此本照例之事。敷衍場面而已。不意此際罪犯。忽抗聲而呼。謂有下情。將達上聽。將軍出不意。則叩其何事。裕恒乃長跪階下。滔滔陳訴其預定之言。將軍座上聽之。狀似蹙額疾首。揣其意旨。殆不以其嘵嘵申訴爲然。此非將軍之心堅如鐵石也。良以章奏既上。詔旨亦下。此獄若行平反。不惟控者查者。咎有應得。即將軍亦且身担責成而無所逃避。是則使裕恒所訴者。果爲實情。然救一人而陷多人。於事已嫌不值。况有切身之利害。牽涉於其中乎。則將軍之無意垂聽亦固其所。但其中有一事。足以起將軍之注意者。則所謂汗血之馬是也。良以此馬之名。將軍已旣聞之。然徒擁專閫之尊。年華已垂垂而老。曾未一經寓目。今者入耳動心。勢不能不尋根究底。於是裕恒之冤獄。仗此乃有一線之光明矣。

時則抄沒裕恒家產之委員。適侍於側。將軍乃詢之曰。所謂汗血之馬者。汝曾見之否乎。委員顏色暇豫。毫無不安之狀。從容而言曰。卑職確曾見之。將軍曰。然則當時胡以不言。委員曰。卑職以將軍抗德古人。不喜珍禽奇獸。故不敢以此小事。上熒鈞聽。將軍曰。汝言殊爲得體。但裕恒控汝。謂受賞綬之賄。已以他馬易之而去。斯言信乎。委員曰。卑職行能無似。是則有之。至於砥礪廉隅。尙堪自信。此言胡從而來。將軍明察萬里。當不受裕恒之誣控也。將軍曰。信如汝言。則所謂汗血之馬者。仍當處於官廡矣。委員曰。事有固然。卑職敢以百口保其無他。蓋不獨卑職可以自信。即將軍麾下之人。罔不謹飭奉公。卑職亦皆可代爲担保也。將軍聞此言。面有愉色。顧裕恒而言曰。即此以觀。則汝之所控。顯然爲不足據矣。

裕恒見委員應對從容。毫無窘迫不安之狀。中心已惶惑不定。暗念博俊鑿鑿言之。絕非捉風捕影之比。今彼乃能好整以暇者。其故何耶。抑彼輩師吾之故智。以僞亂眞。用以熒惑將軍之耳目耶。但有吾在此。如是之伎倆。殊難售也。正當中心默默籌

算之際。忽承將軍之詰責。只得抗辭答曰。彼一面之言。烏足爲據。請將軍傳諭。牽馬至前。則是非立辨矣。將軍方沉吟未答。委員曰。請將軍如彼之請。蓋不如是不足以執彼之口。使其俯首認罪也。將軍聞言。乃命人往牽血汗之馬矣。

須臾馬已牽至。裕恒則目光霍霍。幾聚其全副之精神。週身之血脈以瞻此馬。蓋貴綬前此。深恨此馬之非真。而裕恒此時。則翹盼此馬之爲僞。因所處之地位不同。其利害亦因之各異耳。迨辨之既審。裕恒不禁面無人色。蓋以卓立堂下之馬。並非贗鼎。實即以之召抄家。謫戍之汗血馬也。念妻子之無依。痛室家之蕩析。馬則無恙。人何以堪。裕恒至此。已酸淚滴於兩頰矣。

夫汗血之馬。既爲貴綬賄買抄沒家產之委員。以他馬易之而去。則此咄嗟之間。即能將原馬牽至堦下。果何故哉。不知此中之線索。殊易尋繹。蓋署中諸人。凡經手裕恒之案者。罔不受貴綬之厚賂。則凡裕恒之一舉一動。無不暗中受嚴重之監視。蓋可想像而知。前此博俊相訪。與裕恒商榷一切。早已屬垣有耳。爲人所竊聞矣。

役者既得此耗。則駭汗而赴訴於貴綬。請其速將原馬。作合浦之珠還。則將軍問及之時。自可彌縫於不覺。且閉裕恆之口而奪之氣。於事詎不快哉。貴綬聞此。煞費躊躇。良此以蓋世之馬。既入將軍之目。當不復爲己所有。癖好既深。何能遣此。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茲事關係身家。自不得不忍心割愛而棄馬矣。迨馬既返於官廐。復知照抄沒之委員。使其胸有主宰。不致臨時匆遽。一切設備既完。乃靜候裕恆之中訴。使之再膺誣控之罪。嗚呼。人心險巖。甚於蜀路。譸張爲幻。公道何存。著者紀述至此。不禁爲之擱筆而三嘆也。

當時汗血之馬。既經證實。裕恆雖爲之嗒然若喪。將軍則喜溢眉宇矣。堂上堂下無數之人。目光皆集中於此馬。雖未敢大聲喝采。然皆嘖嘖私羨不置。將軍以動於好奇之念。亦自忘其分位之尊。躬自下堂。審視此馬。馬見將軍。亦復昂首長嘶。似訴其前此遭逢之不幸。在在受人播弄。今日始獲撥雲霧而見天日者然。將軍審視既畢。欣慰殆不可支。掉首謂侍者曰。可將此馬牽入內廐。加意飼養。用備余不時之乘坐。

侍者噉應。隨即牽馬以去。嗟乎。鷓蚌相持。漁人得利。彼貴綬裕恒。競爲意氣之爭。而馬乃終爲將軍所有。世人觀此。其亦可以悟矣。

將軍歸座之後。容色頗霽。視裕恒而問之曰。汝謂汗血之馬。業爲貴綬所易。今竟何如。裕恒俯首堂前。殼棘不敢作一語。蓋已無申辯之餘地矣。將軍曰。以汝誣控言之。本有應得之罪。惟念既經抄家謫戍。余亦不復深究去矣。勉滌舊污。自求多福。此即余臨別之贈言也。裕恒頓首起立。隨役者出署而行。衆謂彼之所以能邀此寬典者。蓋以將軍喜於得馬。遂爾滿懷和煦之氣。有若春風之嘘物。不復以暴戾之態向人。裕恒得此。亦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

裕恒出署以後。即有人牽衣頓足而哭。其聲哀痛。幾令人不忍卒聞。裕恒視之。則即其妻與其子也。博俊亦立於後。唏噓不禁。以理而言。在此慘別之場。裕恒本宜垂涕盈把。顧以憤火中燒。淚乃爲之立涸。切齒而言曰。天乎。余果何辜。乃至於是。夫五年之戍期。轉瞬事耳。余幸而不至溘先朝露。得慶生還。苟不剗刃於貴綬之胸。以抒我

一腔之冤憤者。非丈夫也。其妻亟止之曰。事已若此。勿再妄言。惟願託吳蒼之庇。健全而歸。則一家團聚。尙有日也。其子年甫十餘齡。惟涕淚瞻其父母。不知作何慰藉之辭。博俊曰。人心險詐多端。吾輩又行失敗。尙復何言。但祝君無恙歸來。看彼橫行到幾時也。於時役者在旁。努目催促。裕恒乃不得不抱其憤慨而就道矣。

第十三章 蹇運後之再登宦場

人當憤怒沸騰之時。對於己所切齒之人。幾欲食肉寢皮。無所不用其極。迨至事過境遷。威已加而怨已報。則昔之意氣自雄。勃然不能自遏者。今漸覺其枵然餒矣。良以人類之天性。凡爲一時之感情所鼓盪者。事前則抱必遂之願。始快於心。既至事後。回想。乃覺其索然無味。報復之道。亦猶是耳。彼貴綬之於裕恒。基於小釁。竟結深讐。結果所至。乃不憚出此辣手。蕩其家。毀其官。貶謫其身。以爲快。此等殘酷之行。不惟旁觀者惡其太忍。即躬行之者。當靜坐深思之際。亦不能不耿耿於中。而悔其行爲之過激也。

善裕恒遺戍之日。貴綬雖未曾親往視之。而賓客僕從。期逢迎主人之心理。藉目覩爲談資。用以博一開其笑口者。則固有曾經寓目者矣。歸而炫述於貴綬之前。謂裕恒如何狼狽。其妻子如何悲痛。彼此均面無人色。從此迢迢一去。旋返無期。彼等殆成死別矣。惟裕恒誓死報復之言。則匿而不宣。蓋恐觸主人之忌。而受其訶叱也。在述者之意。以爲點染多辭。力行描摹其慘苦之狀。主人必且聞之大快矣。孰知言者津津。而聽者反形落寞。逮至陳述既畢。貴綬僅曰。當塲之情形。乃若是耶。吾固未料其如此之甚也。汝輩往觀已疲。盍少休乎。述者見主人淡漠已甚。殊出意料之外。則亦不敢再爲多口。遂相與失望而退矣。

此時貴綬之心理。較前實起絕大之變化。蓋既机隍於中。遂不期暴露於外也。彼思此次之事。費若許之心計。耗無量之資財。始克收此羅織之效。但結果所至。裕恒之家毀矣。而已又何所得耶。徒留此怨毒之痕跡。良心之缺陷。綿綿而無期也。且最後召釁之由。固出於汗血之馬。今此馬已入將軍之廐矣。殆無異於蜂之辛苦採花。而

他人食蜜也。心機費盡。却爲何來。反覆思維。殊嫌乏味。此所以聞裕恆遺戍之情形。不惟無歡愉之容。而且益增其不安之念也。

雖然。事已若此。無可轉圜。裕恆既被罪而去矣。良馬復脫手而失矣。縱使返躬自責。深悔前此所行之鹵莽。然事已如箭之離弦。不能使之復反矣。此際惟有滌其煩擾之念於胸。不必再行回憶。實爲當務之急。無如人有不韙之事。則常牽挂心頭。譬諸負債不償。儼若有追呼者之踵門而至。縱欲不思。亦不可得。彼昔賢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非內省不疚。又安得而能之乎。此時貴綬既已悟其昨非。殊覺心痛不能自己。又孰料不祥之事。且將接踵而至乎。

貴綬居恒無事。則調笑其幼子豹兒以爲樂。蓋中年以後得子。自當珍視逾恆。况爲寵妾美娘所出。則尤有母愛子抱之意。存乎其內。不料今日悒悒無歡。屏居書室。遂並其寵妾愛子。亦不之顧。足知其所感觸者深矣。晚餐之頃。亦於書室進食。既不與妻子共飯。復不引賓客爲歡。塊然蟄居。引觴自遣。惟是夕飲酒頗多。蓋有見於古人

酒爲歡伯。去愁來樂之義也。不知酒入愁腸。愈足發人之牢騷。而增其不快。醉鄉既不可遁。則思遁於睡鄉。庶黑甜一枕。足以解憂。於是貴綬微醺之後。乃和衣臥於榻上矣。

心境既惡。噩夢斯來。是非趾離子之果有靈爽也。不過腦筋脅亂。心理變化之作用耳。貴綬此時。乃亦不能外此公例。夢境迷離之際。覺有人手執其袪。努目以視。辨之非他。則即爲其所誣陷之裕恒也。貴綬覺己之性命。實在讐人掌握之中。立時毛髮森豎。血液皆冷。惟欲言則口舌若噤。欲動則手足不仁。至此只有忍死須臾。聽其所爲而已。裕恒則切齒言曰。汝以小忿之故。竟忍出此陰謀。致我骨肉分離。家產蕩沒。余今亦無他言。惟取汝命。以申吾憤已耳。言已。取一品瑩如雪之匕首。直刺其胸。貴綬覺刃入膚中。痛徹心髓。不覺失聲而呼。於是一枕黃梁。乃爲之陡然驚醒矣。噩夢乍覺。汗透重衣。視案上燈光如豆。室中有如墟墓。貴綬此時。良知益爲發現。不期欠伸其體。喟然而嘆。嘆聲未已。忽聞後院呼號之聲。有如鼎沸。大驚。急起身離榻。

將往視之。足未履闔。已有三五僕從。踉蹌而至。喘息而言曰。後院火作。刻正從事撲救。幸未傷人。主人請勿焦慮。貴綬不待其辭之畢。即匆匆往視。則所延燒者非他。正其寵妾美娘與其愛子豹兒所居之院落也。

起火之原因未詳。蓋美娘醒自夢中。忽聞有一股薰灼之氣味。棘鼻刺腦。則厲聲以呼婢媪。婢媪未及回言。巡夜之人。已競呼火作。美娘聞之。心膽皆裂。急著衣抱兒而奔。倉猝不謹。墮兒於地。兒受此意外驚嚇。啼聲暗而不揚。美娘淚墮如綆。縻兩手皆顫。乳媪急搶兒地上。抱之於懷。扶曳美娘而奔。則火已迫於眉睫矣。所幸者祝融之威。僅伸張於此一院之內。未成燎原之勢。比及東方向曉。火已就熄。但此一院之菁華。至此已盡成灰燼矣。

貴綬以寵異美娘之故。故其所儲藏者。上而珍寶古玩字畫。下逮衣服器飾之類。其上選者。率多在此院中。今以變出不測。竟爾付之一炬。其所喪失者。實爲不資。但貴綬此時心中。乃無暇軫惜及此。蓋因豹兒以一跌之故。竟得驚癩之症。且爲候頗危。

醫者咸皆束手。貴綬念膝下所有足以爲承祧主祀者。僅此襁褓中物。今乃見其奄奄一息。與死爲鄰。則其中心之如焚。殆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矣。

此外有一人焉。其痛憐豹兒之情。尤較貴綬爲劇。其人伊誰。則美娘也。蓋婦人愛其所出。更有甚於男子。至於生死關頭。其情尤顯。此實人類普通之慣性也。况美娘身居窳室。獨有此兒。其將來種種之希望。均將惟彼是賴。是則不獨爲性情所關。抑且爲勢利所係。則其視等性命。亦固其所。不料禍變橫來。病魔侵襲。竟欲將其懷內嬌兒。攫之以去。前途之希望頓杳。後來之歲月何堪。輾轉思維。實有心痛欲裂者矣。從來婦人之性。最易遷怒。假使辭有可措。則必怨有所歸。况其所主張者。固堂堂正直而有理耶。是則美娘之振振有辭。以一吐其滿懷怨懟之氣。固無足怪矣。當夫豹兒病勢絲憊。家人率相對愁嘆。彼此均不能作一互相慰藉之言。貴綬亦蹀躞室中。長吁不置。美娘則悲咽而言曰。吾固知其有今日矣。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古人之言。其豈欺我。夫我家歷年以來。

從無不祥之事發生。今則不先不後。適於彼裕恒遣戍之日。而有此非常之變。故生焉。是我離析他人之骨肉。而天亦將離析我之骨肉。此固造化之微權。而未常或忒者也。爲之父者。既快心於報復之私。不惜以己子爲犧牲。則他人縱抱憾於心。固無從施其挽救之術者也。此一片刺耳之言。雖出自愛妾之口。然使在貴綬平日意氣矜張之時。必且怫然不悅。良以嬌傲性成。習非成是。初無人敢面斥其短也。今則拂逆橫來。其氣已餒。况乎良知己形萌蘖。妖夢更起驚惶。祝融肆其威。愛兒蒙其厄。不幸之事。紛至沓來。其中心悚動。深悔前此所行之非。殆有難於對人言者。故聞此指摘之語。乃覺其實獲我心。當時惟搔首長嘆。不復能作一答辭也。

返魂無香。續命乏術。蘭芽甫茁。竟致橫摧。蓋爲日未幾。而此可愛之豹兒。遂撒手塵寰。棄其父母而長逝矣。彼時貴綬之悲。美娘之痛。家人之嘆。戚友之唁。慰此等瑣屑之事。吾書亦雅不欲恣爲鋪叙。儘可想像得之。惟此曇花一現。來去匆匆。匪惟嗣續之計。竟付空談。且永留此悲慘之紀念於腦中。揮之而不能去。兼之人言可畏。凡

悉賞綬與裕恒齟齬之事者。多指目其愛子之死。引爲天道報施之談。偶有所聞。心痛已極矣。

蹇運重重。踵接而至。豹兒之逝未久。美娘復奄然病矣。蓋此一塊之肉。實爲其性命所關。今愛兒既已夭折。則憂能傷人。悲以致疾。固屬情理之常。而無足怪者。兼之心症難醫。藥石無效。病勢乃日即於沉頓。前此一朶解語之花。今則病骨支離。玉顏憔悴。以現象卜之。則追隨其愛兒於地下之期。殆將不遠。彼貴綬者。既悲雛鳳之吞聲。又見久茲之將斷。人孰無情。何以堪此。其一把辛酸之淚。殆有難於揮灑之嘆也。一夕冷雨瀟瀟。淒風颯颯。其天氣之愁慘。乃與貴綬之家庭。互相映射。一若造化有意。用以助其悲嘆者然。貴綬以關懷愛妾之故。徘徊室中。不忍少去。此時美娘神思稍清。則以垂涸之眼光。盼貴綬而言曰。妾有片言。望君記取。此亦猶昔賢所稱。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尙望君勿棄葑菲。而加其垂聽也。言時。其聲幽咽。似挾血淚以俱來。實有令人不忍卒聽者焉。

貴綬含淚於眶而言曰。汝勿以多思之故。亂其心曲。須知災厄之來。人所時有。苟能調攝得宜。則其瘳可以立俟。况乎汝體氣夙健。並非弱不禁風之人。今茲之病。殆爲悲思所中。遂致呻吟床褥。倘能擴其心懷。不復牽罣既往之事。則日有起色。正自非難。幸勿作悽楚之言。俾人腸斷也。

美娘嘆曰。余自知大命已臨。無復再起之望。然藉此得與愛兒相聚於地下。則死亦不足爲悲。惟君相待殊厚。今中道相拋。遽作幽明之隔。於心不無戀戀耳。但此非人力所能爲。造化之神。方促我就道。我將何所恃而與之抗耶。百年轉瞬。聚晤有時。在君亦儘可達觀。無事過於悲哽爲也。此時貴綬之淚。乃如懸崖瀑布。直瀉而下。滴於美娘枕函之側。濕痕之大。乃逾於掌。美娘覩此。悵觸往昔之情。念訣別即在指顧。不禁亦嗚咽不能自止。既而忍淚言曰。君幸少制其悲。余尙有要言相瀆。良以朋友臨歧。尙有贈言之義。又何况夫婦之愛。生死之隔也。君苟能記妾之言。而不加遺棄。則余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時以目光注視貴綬。其意至爲殷切。貴綬悲極。乃不忍

視美娘之面。只低首言曰。卿有何語相屬。余自當永銘肝肺也。

美娘曰。余以臨命之身。本不當再恣煩聒。以觸君之不怡。雖然骨鯁在喉。吐之後快。况余將從此一瞑不視。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亦余對君耿耿之寸衷也。夫自君退休林下以來。家庭雍睦。樂趣盎然。無論何人當之。宜無不引爲稱心滿意之境。其美中不足。稍爲缺憾者。惟膝下之子嗣猶虛耳。不意君不嫌慊於當前之境。而另求其所以爲樂者。諸務了不挂眼。一惟養馬是耽。既已糜財。又復冒險。妾瘖口以勸君者。亦非一次。不意言之無當。乃不足邀君之聽。後卒以游戲之小事。結莫解之深讐。彼此報復。有如水火。彼裕恒受禍雖烈。君亦罹此不幸之境。溯其致此之故。實以賽馬一事。爲之厲階。君若少加反省。當不以此言爲過。今者愛子云亡。妾亦將舍君而去。財貨既虧。名譽復累。君試回首思之。當覺其殊不值得也。惟是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余今作垂死之哀鳴。以冀君之一悟者。非有他事。即盼君從茲以後。絕跡於賽馬之場。勿再蹈前此之覆轍。以致禍之中於身者。將有不可究詰者也。君如能採納斯

言。不等於飄風之過耳者。則余死且不朽。並爲君祝福於地下矣。

貴綬慨然嘆曰。卿之所以諄諄誠我者。乃爲是耶。尤足徵關切之深矣。雖然微卿之言。余已潛誓於心。不復爲此。良以余之痛心疾首。深悔其往昔之失者。已非一日矣。今重以卿之告誡。不惟足不登賽馬之場。且並此二字。亦復不出諸口。匪以慰卿。抑且自慰。誠以余於賽馬之事。創鉅痛深。時行內訟。譬諸舊有癢痕之人。又何事剋其舊痕。俾之再流新血耶。

美娘曰。君能勇於改過若是。匪惟妾心慶慰無已。抑亦家門之幸也。惟是人之懺悔。始則力滌舊染。繼則漸付淡忘。終且有故態復萌。不能自止之趨勢。况乎癖好既深。蠲除尤爲不易。偶有觸動。輒行自潰隄防。君果能慎終如始。勿循例有之。恆軌者。則善之善矣。

言時。若未能釋然於中者。貴綬已窺其意。見枕畔有玉釵一股。則折兩之曰。吾若忘卿之言者。有如此釵。美娘微頷其首曰。君堅決若是。足徵進德之猛。獨惜乎其不早。

耳。此外尙有一事。則君與裕恒之搆讐。無論其孰是孰非。而君之索償於彼者。未免過酷。人有恒言。冤家宜解不宜結。此雖俚辭。實有至理。今彼骨肉乖離。財產籍沒。子身遠去。萬里投荒。其所以啣怨於君者。蓋可想像而得。無論彼怨毒既深。輒思報復。宜有以釋其其煩冤。即以積德惜福言之。亦不宜爲己身結致死之讐。爲子孫留累世之怨。故以妾之所見。後此如有相當之機緣。君對於裕恒。宜有以噢咻而撫蓄之。庶幾既泯前嫌。兼無後患。則前此之愁雲慘霧。化爲霽月光風。詎非事之甚懿者耶。幸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古人之言。足資借鑒。區區之忱。尙望君之有以挽蓋也。

賈綬璧額曰。此事余亦念之。惟是讐隙既深。解除匪易。况彼謫戍在外。我優游於家。觀而且難。遑言調恤。此則雖抱棄讐言好之意。而在勢殊難爲力者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余對於卿之良言。亦惟以此自矢而已。美娘曰。君言亦屬近似。惟機會難窮。安知無相逢之日。况乎君有遷善之念。天未必不委曲以從君意也。言時氣息

微弱已極。似不能連續其辭者。

貴綬曰。多言則傷氣。卿以病軀。何能堪此。勢不如少休爲愈。美娘作慘笑曰。余鬱於中者。今始傾囊倒篋而出。覺肝鬲爲之一舒。兼蒙君不以爲忤。欣慰已屬逾望。縱使大命盡於此時。靈魂且將安謐無懣。言至此。忽作乾嗽。眼乃反插而上。旁侍小婢。急以手拍之。有頃始嘯其氣。額間之冷汗。已沁沁出矣。貴綬轉身微嘆。蓋不忍目覩其窘狀也。此時花姐忽入。謂貴綬曰。外間不知有何變故。主事者尋覓阿父甚急。婢媼以阿父心緒弗佳。不敢爲通。乃令我言之。貴綬驟聞此模糊影響之語。亟欲一知究竟。乃不禁倉猝而出矣。

事變之來。匪人所能臆測。蓋此次急於尋覓貴綬者非他。實因其所設之巨肆。爲其中主事之人。及司會計者。彼此串通一氣。拐逃鉅款而去也。情事發覺以後。雖照例報官通緝。然早已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矣。此等損失之事。若在他人當之。其焦灼當不可狀。但貴綬爲人。尙非錢虜之比。只不過增其懊懣而已。兼以不幸之事逼人而

來。視此尤爲重要。遂亦無暇顧念金錢。蓋以爲日未久。彼聰明窈窕之美娘。竟已玉殞香銷。奄然化去。於是貴綬哭子之後。益以哭妾。幾如李後主所云。鎮日以淚洗面。雖家人戚友。勸慰綦殷。悲懷不可告人。哀思終難少殺。頗覺宇宙雖寬。而已乃置身無地也。

當貴綬百無聊賴。懨懨悶損之時。門下之客。皆思有以解主人之愁煩。而鼓舞其興趣。於是諸說雜陳。有若盈廷之射策。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諸客方以爲雕鏤心肝。掉其電光之舌。在理聞者必爲之心靡矣。孰知結果所得。乃不能邀貴綬之一盼也。諸客至此。亦咸覺其無味。率皆卷舌以去。不欲再有所言。中有一客。以善於揣摩自矜。謂解人之愁者。必常有以投人之好。夫吾居停前此之所篤嗜者。非賽馬之一事耶。近雖絕口不談。殆以喪變迭乘。遂爾無暇及此。吾胡不爲之啓其端緒。彼必當以知言相許。而爲之解顏矣。計畫既定。不但欲博主人之光寵。且欲得儔輩之讚揚。因乘賓客盛集之時。乃以賽馬之說進矣。

在客之意。方以爲獨探奧窔。定荷歡愉。不意賽馬二字。甫出諸口。貴綬即色變若觸蛇蝎。雖未便加以訶叱。然亦搖手蹙額。禁其再言。諸客觀此。恍然知主人之痛心往事。蓋不啻驚弓之鳥也。惟彼進言之客。求榮反辱。弄巧成拙。衆目觀瞻之下。其將何以爲情。兼之諸客多目笑存之。益覺踳踖無以爲地。因之面頰如血。以目下視。恨無地罅足以自容。有頃神志少定。徐抬其首。貴綬則不知何時已去。諸人多含笑而前。向彼作揶揄之語矣。

自是以後。諸客益罕觀貴綬之面。而一切供張。亦迥遜於前。此非貴綬之有恹於財也。一以憂患中人。心緒惡劣。往日豪情盛概。今已漸付銷磨。遂無心於結納之事。今則既悔其往昔所行之非。則鑒別人物之淑慝。當然與前此殊其旨趣。遂覺此等讒譖面諛之人。無復禮貌之必要。諸客受此冷淡之待遇。因亦漸漸引去。雖未至雲散風流。一時同歸於盡。然亦寥落如晨星矣。回憶曩昔之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當有不勝其今昔之感者焉。

憂能傷人。語乃非妄。彼貴綬者。自有生以來。席豐履厚。養尊處優。從未悉何者爲失望。何者爲不安。今者事變橫生。拂逆迭起。環境既遭不幸。心君焉得泰然。其所感之痛苦。乃較常人爲倍。蓋憂患所時有者。遂覺其數見不鮮。倘處境過順。驟值蹇屯。則前此未經。殊難忍受。斯固勢所必至。而理有固然者也。貴綬不幸。所處乃適符此例。蹇屯之餘。乃爲病魔所侵襲。計呻吟床褥之間。日與藥石爲緣者。蓋亘數月之久。幸元氣戰勝。漸次就痊。杖而後行。孱弱已極。有時攬鏡自照。乃殊訝其非故吾也。此等種種不幸之事。乃於最短期間。畢集於貴綬之一身。蓋愛子既亡。寵妾復死。珍物燬於火。肆欺復爲人捲逃。身嬰重疾。幾至不起。其遭逢亦云酷矣。以故貴綬之親戚故舊。觀其權此蹇連。私心憐之者固多。其有平日所求弗遂。隱懷怨望。至此幸災樂禍。引爲快意之事者。亦復不少。不意天道循環。人事往復。在此慘澹怛怛之時。忽有意外之佳耗。恰如天外飛來。臨於貴綬之頭上。其事非他。則朝命驟下。官星耀彩。已補授吉林副都統矣。

然而天下之事。未有不勞而獲者也。彼爭逐於朝者。率皆兩目如盞。見一缺出。則思得而甘心者。必至人多於鯛。或蚤緣以通關節。或暮夜而進苞苴。各逞其能。不復相讓。眈眈之情。有如逐鹿。必手段高出一切者。始能償其所欲焉。在此羣情熱中紛拏互競之場。焉能使袖手旁觀。淡於宦情之人。驟然有得志之地乎。是則賞綬之未常少事運動。而竟能居家致此者。殆必有故。其故伊何。則其契友大司徒之子。名祥麟者。憐其所遭之不幸。曾於乃父之前。爲之力行關說者也。

若是時大司徒業經入贊樞要。聖眷之隆。罔有倫比。百官之進退。幾於繫其一言。而祥麟於乃父之前。則有一言九鼎之重。奔競仕途之人。不得直達於司徒公之前。則必以祥麟爲介。用達其所求之目的。此次吉林副都統缺出。致賂於祥麟。以求償其所欲者。實繁有徒。祥麟概行謝絕。人多莫測其用意之所在。蓋彼成竹在胸。將以此一官。以慰其摯友迺澶之境者也。

貴綬種種之蹇連。祥麟業已聞而知之。思有以慰藉其不幸。苦於未得其術。中心懸

懸。殊難。忍。置。此。非。盡。關。祥。麟。之。篤。於。友。誼。也。蓋。有。使。之。不。得。不。然。者。在。因。前。此。貴。綬。所。贈。之。玉。豹。祥。麟。嗜。之。若。性。命。居。恒。御。之。未。常。一。日。或。去。每。覩。良。馬。輒。念。摯。友。慨。然。相。贈。之。惠。今。彼。適。罹。於。厄。我。不。有。以。慰。之。不。亦。愧。對。故。人。耶。此。等。連。類。而。及。之。念。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因。之。旋。繞。心。頭。必。思。得。當。以。報。及。吉。林。副。都。統。缺。出。祥。麟。有。觸。於。心。躍。然。而。起。曰。道。在。是。矣。乃。乘。間。言。於。司。徒。公。以。補。貴。綬。爲。請。並。陳。其。磨。蝎。入。命。所。值。顛。運。苟。使。常。此。家。居。勢。將。抑。鬱。而。死。今。使。之。服。官。於。外。意。將。拯。其。命。耳。司。徒。公。聞。而。領。首。曰。小。子。如。此。有。心。老。夫。不。吝。齒。頰。也。

煌。煌。朝。命。降。自。九。重。而。祥。麟。所。遣。之。專。人。亦。已。賈。函。而。至。於。是。此。黯。淡。之。家。庭。頓。然。有。生。氣。矣。貴。綬。亦。念。家。居。佗。儻。不。如。再。登。宦。場。轉。可。以。此。自。遣。且。良。友。厚。意。殷。拳。在。理。殊。不。可。却。因。之。先。詣。京。帥。辦。理。謝。恩。請。訓。領。勅。赴。任。之。事。並。謁。大。司。徒。父。子。致。其。感。謝。栽。培。之。意。待。諸。務。既。畢。再。行。折。回。鄉。里。摒。擋。行。裝。携。帶。僕。從。徑。赴。任。所。其。種。種。經。過。殊。無。重。要。之。事。足。紀。吾。書。亦。不。復。瑣。叙。矣。

第十四章 一 裘釋怨

人世光陰。去同逝水。自貴綬赴任之後。至是忽忽又五年矣。此五年之經過。在勢不可謂暫。貴綬以朝中有人。照拂之故。其所任之都統。業經易副而爲正矣。官運恒隆。扶搖直上。在理與勢。其爲樂正自無極。不意貴綬居恒怏怏。一似殊無聊賴者。奔走伺應之人。多退而竊竊私議。謂主人當樂而憂。是乃反常之事。人而反常。殊非佳兆。但彼輩雖確鑿言之。於事乃殊無徵應。惟驗諸主人之額上。憂思之鐫痕。乃日見其深。於是又互相怪詫不已。獨惜彼輩智慮淺短。殊不能直抉隱微。而一解釋其主人胸中之秘密也。夫貴綬轆轤心頭。誠中形外而不能自己者。所憂果何事乎。蓋仍受天良之責備。對於搆陷裕恒之事。輒形內疚也。在裕恒遣戍而去。音信毫無。縱未葬身邊徼。與草木同腐。然於報復之舉。業已無能爲役。此蓋徵諸金錢勢力而可信者也。但貴綬每念及之。輒有如芒刺之在背。食則爲之立行停箸。寢則爲之不能貼席。則信矣。內省有疚。爲憂懼所從來。古人之言。洵不誣也。

一日忽有不速之客。踵門求謁。其人伊誰。則廣福也。貴綬覩其名刺。不禁有動於中。心扉爲之跳盪弗甯。良以往事回思。歷歷在目。五年前客邸之談話。至是乃赫然復現於目前矣。當時不從良友之箴言。事後乃有今日之悔。諫果回甘。其味彌永。即今思之。乃殊覺其愧對故人也。

相晤之下。貴綬所以接待之者。良殷。廣福先致其欣賀之意。繼述其睽隔之情。未乃言有事經此。聞故人東山再起。方爲顯宦。因思一親警欵。用抒其嚮往之誠。滔滔以陳。其談頗暢。及視貴綬。則僅唯諾從事。藐然若有遺思。廣福覩此。色頗不懌。曰。吾之謁君者。僅屬友好之情。並無相干之事。而君始則殷殷相接。繼乃詆詆相拒。爲時甚暫。狀態已更。是果貴顯之人。不可以常情測乎。吾殊悔此行之多事也。言已。起於座間。即欲悻悻而去焉。

貴綬亟止之。曰。君姑少安。余將有下情奉白。廣福聞言。乃復岸然就座。貴綬欲言復止。又喟然興嘆。廣福曰。君豈有何懊懣之事。難於告人耶。是則余之怪君。殊嫌其過。

於唐突矣。貴綬以目視廣福。眸子之中。若含無限懺悔之意。徐徐而言曰。君尙憶前此與君相別之一席談乎。余悔不從君之良言。以致有寤寐難安之痛。今茲見君。譬如負罪之囚。又與法曹相對。則其中心之惶仄。自屬情理所宜。然君乃無端以爲簡傲。遽爲絕決之辭。吾又安得不慄膽披肝。舉其實以語君乎。貴綬言時。面目悽楚。頗若心痛不能自禁者焉。

廣福曰。君言之。吾乃髣髴憶之。蓋歲月之悠久。良足使既往之事。漸漫漶於腦中。不能再行記憶。今茲舊事重提。乃覺其立形湧現矣。夫吾輩前此之談話。非會晤於客邸之內。彼時君正以養馬之事。與所謂裕恆者構釁耶。爾時吾曾勸君屈己言和。君意似不以爲可。繼得店主李鈺之報告。裕恆已匆匆而去。此事遂作罷論。茲事相隔已久。儘可無庸置懷。况君既膺顯秩。諒亦無暇殫心於此。胡爲尙憶之如昨日耶。是則其中必尙有許多委曲。尙望君之明以告我也。

貴綬以摯友之前。無所用其隱諱。且將以自訟其過。用爲懺悔之地。於是將既往之

事。歷歷陳之。無復遺漏。迨至敘述既畢。乃愀然謂廣福曰。吾以激於一時意氣之故。傾陷裕恒。以圖報復。遂致種種不幸之事。連翩接踵而來。清夜思之。殊使人不寒而慄。况乎天良之上。留此缺憾。儼如身有隱疾。難以告人。惜當時無諍友如君者。遂致鑄成此九州之大錯也。

廣福聞之。其容有蹙。以目視貴綬而言曰。相別之後。不料有若許之事發生。無怪君之一旦見我。而怒然心動也。夫君之於裕恒。以啣小怨之故。遂爾報復相尋。其間之所經過。羌無一定之是非。惟君最後所行之事。過於狠辣。殊爲義理所弗許。但君既受精神之苦痛。又復痛心疾首於往事之非。當可邀昊蒼之降鑒。而開君以自新之路也。貴綬曰。苟如君言。得謀晚蓋。則余之爲幸大矣。

在署盤桓二三日後。廣福即欲興辭。不料天氣寒沍。竟染感冒之疾。遂致濡滯。未克即行。服藥數劑。漸次痊可。廣福即以起程爲請。貴綬曰。君恙甫瘳。焉可遽受况瘁。且近日天寒尤甚。不觀重雲堆積。有若吳棉。以勢測之。大雪在即。吾又安能使君於此。

時驅車而去乎。兼之良晤難逢。後會莫卜。正宜小聚。藉傾夙懷。毋可匆匆分袂耶。君豈目余爲慳嗇之徒。惜一人之食指乎。是亦未免可笑人矣。飛翼在即。把酒言歡。吾勸君小住爲佳也。

廣福以其雅意殷拳。不容固却。遂即不復言辭。少時。天果霏霏降雪。貴綬乃傳命庖人。特製精饌。與廣福把酒共話。言笑既暢。罄爵無算。比至食畢。皆有醺然之意。仰視長空。則仍扯絮搓綿。一白無際。貴綬遊興忽動。思微行至外。一賞雪景。廣福以疾甫愈。不能同往。乃止携一家人。跨馬而出矣。

貴綬以天氣奇寒之故。內衣狐腋之襖。外襲猗猗之裘。策馬出署。徐徐而前。縱目一望。見擲擲大地。一切景物。有如銀裝玉琢。不禁慨然嘆曰。此真所謂琉璃世界。不染塵氛者也。繼而心一動。謂人所行之事。苟無不可告人者。則如一片冰心。貯於玉壺之內。殆與此琉璃世界無異。吾自問涉世數十年。雖無嘉言懿行。足以自伐。然亦無若何愆戾。內疚於心者。惟最後妄逞意氣。傾陷裕恒。遂使坦坦衷懷。竟似玉之有瑕。

水之有滓。每一念及。机隍百端。足徵一時之不謹。固足以召無窮之悔也。貴綬思維及此。心已馳入冥際。恍覩裕恒怒目切齒。挺立於前。誓將與之不共戴天者然。於是兩目直視。手垂馬策而行。似乎神魂已脫軀殼。所幸馬性馴良。道途平坦。否則必至顛蹶。家人自後觀之。則揚聲而言曰。主人幸少留意。勿復垂轡而行。蓋轉瞬將過橋矣。

此時貴綬正當精神恍惚之際。陡聞僕人之言。似從睡夢中。忽然驚覺者。注目前視。則距橋尚有數丈之遙。驟見橋畔卓立一衣衫襤褸。佝僂如丐之人。其人目中似含火光。向己作矚視。貴綬驟覩此人。全身如觸電氣。骨節皆爲策策而動。蓋此人非他。即屬五年以來念念不忘之裕恒也。夫貴綬之念裕恒。非屬不肯忘。實屬不能忘。一若負彼絕大之債額。追呼之迫其後者。以故一見之下。即能辨之而無訛也。前此裕恒廁身仕宦之林。怒馬鮮衣。僕從赫奕。雖未能與貴綬之貴顯豪富。並駕齊驅。然亦意氣豪放。不可一世。今則褫官籍家。淪入乞丐。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使之

至於此極耶。此時貴綬以五年來懺悔無盡之念。驟觀當前卓立之人。不禁百念交
縈。幾於置身無地。此一點虛靈不昧之良知。殆即葩經所稱。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者
也。斯時距橋已邇。貴綬即翻身下騎。踏雪而前。以爲胸中熱血所鼓盪。步下乃迅捷
無倫。甫至裕恒之前。即爾雙執其手。嗚咽而言曰。使君至於若此。某實不可自比於
人。望君擴其海量。俾余少贖其愆。此後君之憂樂。即余之憂樂。余之枯菀。即君之枯
菀。有負斯言者。神明殛之。言未已。酸淚垂垂。乃滴滴於裕恒之手矣。

貴綬以內忤之故。言時乃不敢視裕恒之面。及裕恒嘿然無言。不期仰首而視。則見
裕恒鬚髮種種。而目黯黹。身衣短褐。敗絮出焉。卓立於漫天風雪之中。乃似毫無畏
寒之意。足徵其熱血之騰涌。至於沸度矣。

兩目炯然。直射貴綬之面。若憤若怒。似驚似疑。乃將無量之表情。於一霎之中。赫然
盡呈於面目之上。惟齟齬不作一語。亦足見其胸中之鬱勃矣。
大雪紛紛。漫空而下。冷風吹面。銛利如刀。貴綬感己身之重裘被體。傷裕恒之短褐

不完。不禁怒然心動。於是立釋裕恒之手。自解其猗猗之裘。斯時裕恒以手捫胸。目光仍射貴綬之面。似乎中有所懷。躊躇而未能即決者。在此刹那之頃。貴綬已自解其裘。親自披諸裕恒之體。愴然而言曰。某所負之責。覺擢髮不足以數。尙望君高風雅量。師法古人。以此裘譬諸緜袍。而貸某以不死耳。言已嗚咽流涕。不能自禁。裕恒至此始慨然而發言曰。吾鑒君悔禍之誠。彼此之嫌隙。從此渙然冰釋矣。惟望君懲於既往之失。自慙後此之患。則今茲之相遇。尙不爲虛。言時一種慷慨激昂之色。盎然溢於眉宇。似在此寥寥數語之中。而寓有無窮之義蘊者焉。

貴綬曰。當茲風饕雪虐之天。無端與君邂逅。是天之有意使余補過也。此間胡可久立。吾輩歸署以後。再當暢談別後之事耳。言已回首顧僕。命其以馬讓客。則見僕方癡然木立。滿面皆驚愕怪詫之色。及聞主人之命。始牽馬而前。分授主客。但目光流轉。注視此怪客之面。似不信以此貧寒猥賤之人。而能得主人之尊敬親愛若是者。惟側聞雙方之言。似前此必有一重公案者。惜余追隨主人日淺。乃不及知此中之

奧秘耳。

惟時裕恒以手挽轡。方將超乘而上。忽爾撫馬嘆息。顧貴綬而言曰。余與馬絕緣者。五年於茲矣。今日重行攬轡。不禁回首前塵。覺人生世上。一有嗜好。實爲召禍之媒。是不可以不戒也。貴綬曰。望君勿復言此。俾吾心痛難禁。雪勢愈猛。盍歸休乎。於是二人乃乘馬返署。僕則趨行於後焉。返署以後。一切奔走伺應之人。莫不詫爲異事。勤容相告。謂大人冒風雪以出。不知何從覓一丐者。尊爲上客。與之並轡返矣。且大人不惜失却官體。躬著短衣。乃以己所披之裘。轉而加諸丐者之身上。觀夫裘之不惜。勢必治筵以饗之。用果其累飢之腹。古人所稱解衣推食者。乃於今日見之矣。所不解者。大人累世貴顯。並非起自草茅。何從與此沿門托鉢之客。有相知之雅耶。是真令人如墮雲霧中矣。中有久於貴綬之門下。備悉個中顛末者。則莞爾笑曰。汝輩少安勿躁。果以旨酒佳肴相饗者。則當詳述其事。用爲下酒之物也。

維時僕從之私議。姑且從畧。當仍述此。蓋地相逢之主客矣。入室以後。未及作周旋。

之語。貴綬即命侍者。導裕恒沐浴更衣。其勤懇之意。乃不啻鮑叔脫管子於堂阜之囚。三薰而三沐之者。貴綬此時。覺滿懷之中。皆欣然有生意。雖沉疴脫體。無此樂也。立命人延廣福至。將舉以告之。蓋人有悅豫之事。欣慰不自能禁者。必對知己之人。一行傾吐。而始覺其快也。

廣福甫入。即謂貴綬曰。君返何速。殆以畏寒之故耶。吾固謂雪勢方狂。外間必凜然。不可以久留也。貴綬遽前。執廣福之手而大笑曰。君之所測。殊未命中。蓋吾之遽返。並非因畏寒之故。實以遇一佳客。携之同歸。此時爲喜氣所中。週身之溫懷和適。乃較挾纊爲劇也。言已。又復大笑。幾於出淚。廣福釋手歸座曰。吾觀君冒冒而出。似爲寒邪所襲。乃挾得癩症以俱來也。

貴綬曰。吾忘形若此。無怪君之以我爲癩也。雖然。吾實挾一不可思議之人物。與之俱返矣。且此相需甚殷之佳客。匪獨爲吾所縈心。當亦爲君所翹盼。今乃於無意之中。與之邂逅。實不啻雨金雨粟之奇。吾苟言其人爲誰者。度君亦驚喜不能自遏也。

廣福曰。聞君之言。殆屬實有其事者。望即明白宣示。用釋疑團。蓋無端而覩一人。題目過形寬泛。余固不工爲此等之射覆也。

貴綬微笑曰。此人雖出君意料之外。實則在君意料之中。蓋遇者非他。即吾五年以來。懸懸心頭。未能暫忘之裕恒也。今吾二人已盡釋前嫌。復歸於好矣。貴綬言時。其一種得意之狀。乃不啻士子之金榜題名。新郎之洞房花燭。其樂殆蔑以加矣。

此等天外飛來之耗。實爲廣福意料所弗及。乃愕然曰。貴綬曰。斯言確耶。吾將爲之喜而不寐矣。雖然。尙希詳以語我。俾明真相。且裕恒既來。此時又安往乎。吾徒聞其語。未見其人。蓋猶不能釋然無疑也。貴綬聞言。乃以適間所遭之事。詳細覆述一過。口角津津。形容盡致焉。

廣福低首歛眉。聆之惟謹。比至述畢。乃仰首而謂貴綬曰。此等意外遭逢。吾聞之。載憂載喜。載驚載疑。蓋君與彼結此深讐。今竟能握手言歡。盡泯前隙。雖由君之卑躬屈己。引咎弗遑。然亦不可謂非天幸也。夫今日之事。在君以爲無端相遇。以吾所測。

則裕恒必屬有意而來。否則焉有此巧不可階之事耶。幸君懺悔有夙。處置得宜。遂能履險如夷。遇虎不噬。否則狹路逢讐。彼或將與君並命矣。君如不以斯言爲然者。少時當以言飭之。或可得其實也。

貴綬聞此驚心動魄之語。覺其中實含至理。追念前情。尙形悚懼。不禁慙然爲問。方欲作答詞。而裕恒已岸然入矣。廣福視之。固屬五年以前賽馬場中所見之人。此際衣履楚楚。煥然一新。已無瑟縮之態。惟面目黧黑。睛陷頤絲。額上皺紋。縱橫無數。足知其自憂患中來也。貴綬爲二人介紹畢。彼此相讓就座。裕恒以廣福爲陌生之人。恐貴綬談及前事。頗露侷促不安之態。貴綬已喻其意。曰：此君固洞悉吾輩相與之始末。且曾以忠言諫我。勸勿與君構難者也。惜吾執迷不聽。遂致負此深咎。於是乃將廣福客邸相勸之事。對裕恒加以覆述焉。

裕恒既悉廣福前此曾暗中爲和事之老。不期面呈感激之色。慨然謂廣福而言曰：君宅心和平愷悌。使人意氣潛消。苟吾與貴君。能奉君爲圭臬者。又何至有今日之

事耶。夫貴君雖有損失。然尙赫奕如前。兼之再陟宦途。較前尤爲貴顯。則所受賽馬之累亦僅矣。若余則一身落魄。四海無家。妻子存亡。至今未悉。子然於斯世之上。直不知生之爲樂。而死之爲悲也。凡此災厄。胥食賽馬之賜。嗟夫事已至此。尙何言哉。言時一種忿怨之色。又復流露無遺。廣福雖極思所以慰藉之。而深苦於無辭可措也。

夫裕恆財產籍沒。父子夫妻離散。流離五年。隻身而返。其禍皆由貴綬肇之。今日觀傾陷之人。口吐怨懟之語。則其踣踣難安之狀。有較鞭撻爲酷矣。於時貴綬面頸皆赤。忸怩向裕恆而言曰。君被禍雖烈。然余所歷之蹇運。亦不爲輕。於是乃將寵妾之亡。愛子之死。以及儲藏燬於一炬。肆欺爲人捲逃。種種不幸之事。歷歷言之。迨至陳述既畢。又復鄭重而言曰。凡此橫逆之來。已足予吾以莫大之苦痛矣。而尤有一事。使余五年以來。鎮日如坐鍼氈者。則即以對君負莫贖之責是也。蓋人當憤怒沸騰之際。對於不義之事。雖復悍然爲之。待至事後追思。補救無術。所受天良之譴責。乃

較身被嚴刑爲烈。吾之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蓋五年如一日焉。今幸君恢恢大度。不咎既往。慨然出肆赦之言。吾久綱之心。乃覺其一旦得釋。此後苟能復君之舊觀。而爲吾力之所及者。當不惜死生以之。蓋用此爲吾補過之地。庶期此心之少安焉。廣福至此。始爲排解之言曰。二君齟齬之事。彼此本宜分任其過。惟最後一着。貴君之所爲。未免過逞。意氣所幸者。過而能改。尙能自省。愆尤蓋未晤君之先。每與吾談及此事。亦輒用疚心不已也。今二君效法古人。如廉藺之棄嫌言好。則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是亦一時之美談。千秋之佳話。吾雖不敏。竊願以一身爲居間之息壤也。

裕恒至是。乃慨然而嘆曰。有是哉。善惡之報施。其效捷於影響。吾至今而始信也。茲請舉其左證。爲君二人言之。夫吾輩既已相聚一堂。前嫌悉泯。則所抱之隱。正不妨傾吐無遺。適聞貴君自述其拂逆之遭。聞之固足以生人之悽愴。然而其事殆猶未也。使非抱懺悔之念於臨時。發慘怛之情於倉猝。則貴君最後一着之不幸。且將於

其生命有關。而吾亦且將爲殺人之罪犯也。

此等破膽之險語。突然自口而出。貴綬聞之。不禁立爲失色。冷汗沁沁然。自額間而出。以目視廣福。但含無限驚懼之意。廣福則態度怡然。殊未少變。亦以目還視貴綬。若自詡其先見之明。而詰以吾言何如者。斯時裕恒左右而顧。以覘二人之顏色。乃賡續其辭曰。二君或疑吾言之不確乎。則請以此物爲信。言時自懷中出一短刃。晶瑩若霜雪。足知其銛利無匹矣。裕恒置刃於案上。面廣福而言曰。斯實吾與貴君最後賭勝之具。當時吾所抱之決心。覺其堅匪石。不可以移。然卒爲之軟化。而棄戰言和者。則此物實具有偌大之魔力也。言時提其所服猗猗之裘。以示廣福。感慨激昂之色。一一呈諸顏面。廣福曰。君之所未言者。吾已思得其半。然仍望加以詮釋。庶得盡明此中之關鍵也。

裕恒曰。吾自謫戍以後。所經艱苦之狀。當可想像得之。無煩置諸齒頰。所幸當事者。憐吾爲官場人物。頗有同類之感。不忍以繁苛之事見苦。只令效其所能。並且薄予

賜恤。以故數載以來。溫飽之外。尙有薄蓄。而懸懸中心。未能一日忘者。則思得富致死於貴君。以售吾一腔之憤怒是也。以故思吾妻子。尙屬第二義。惟報復貴君。乃爲第一義。耿耿此心。五年如一日。待至謫限既滿。已回復其自由之身。深恨無縮地之術。以返其所欲至之地。吾思歸之心。所以急如星火者。蓋爲報讐之念所驅策。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耳。

夫數載之歲月。不可謂不久。今既幸得回環。以理而言。首當省吾之骨肉。茲乃棄妻子於弗顧。惟貴君之所在是往。則一片報復之心。其熱烈概可想見。當吾出發之始。即購此短刃。挾以自隨。日夜摩擦。精神咸聚於是。孰料歷盡辛勤。竟與初願相左。蓋既至之後。詢諸當地之人。則咸稱貴君久已宦遊。去其故里。吾聞耗之下。其一種之失望。殆非他人所能喻矣。

雖然。吾所抱果決之心。初不因受此打擊而少挫。於是立即去此。首途而往吉林。但手中之薄蓄。至此已行告罄。則貸其身畔所有。用爲食宿之費。逮至莫名一錢。則以

丐纒之。斯時余所有之長物。僅此短刃而已。每值飢寒難忍之際。則潛於無人處。出而撫觀之。用以鼓勵其志氣。停辛佇苦。幸達吉林。自念所志將獲償矣。惟是戟署森嚴。不容闖入。偶值外出。亦復騶從衆多。難於下手。余盤旋數四。幾成絕望。然仍思蹈瑕抵隙以進。所志未常一日懈也。

余棲身於一破廟中。每日必至署前巡視。直至暝色四集。無機可乘。始乃嗒然而返。此殆若學子之溫其常課。未常一日間也。本日以大雪之故。已絕意外出矣。瑟縮難堪。以睡自遣。恍惚之中。似覺有人來告。謂今日汝事且將獲當。奈何困於睡魔。不自振奮若此乎。余遽然而覺。希望旋生。遂撐其窮骨。冒此風雪以去。甫抵橋上。即見有二騎自遠而來。余一見之下。即已辨其爲誰。斯時覺肺葉相擊有聲。週身之血。似皆騰涌自毛孔而出。兩眼之中。如有火光向外迸射。念數年來臥薪嘗胆之事。至今日而澈底解決矣。貫君突然下馬而前。實爲余所萬不及料。自念彼豈洞悉吾謀耶。胡爲倉猝出此。在此一念之猶豫。兩手已爲所執。方欲拚此性命。與之奮搏。則哀音已

入吾耳。酸淚已滴吾手。覺其懺悔之誠。實非尋常之彌縫敷衍者。所能髣髴於萬一。私念吾若制彼之命。則亦以罪論抵。兩敗俱傷。事殊無謂。吾其赦彼耶。但此時稍縱即逝。爾後彼反目。若不相識。或且更加侮辱者。吾將爲之奈何。在此以口問心。罔所適從之際。貴君竟釋吾手。余得此機會。乃探手於懷。緊握短刃。荆柄。幾欲決然出之。斯時忽覺有物加於吾體。在此嚴寒凜冽之際。驟覺大地生春。余定神以視。則見貴君短褐立於吾前。所披猗猗之裘。已轉而加於吾身矣。至此余一顆冰冷之心。乃覺爲此裘圍裹而融化也。

裕恒慷慨陳辭既畢。又復長嘆不能自己。貴綬追念前情。尙覺不寒而慄。乃默然不作一言。廣福曰。二君既各吐其實。川爲悔過之地。吾亦乃有下情。難於自闕者。蓋二君之過。皆吾過也。今幸兩造聯歡如舊。吾亦可免天君之撓亂矣。裕恒愕然曰。斯言何指。請詳言之。廣福曰。君未喻吾意乎。請爲解釋之。蓋二君之結怨。由於賽馬。而貴君之賽馬。則由吾爲啓其端。一言之微。幾肇大禍。昔人常有禍從口出之戒。斯言良